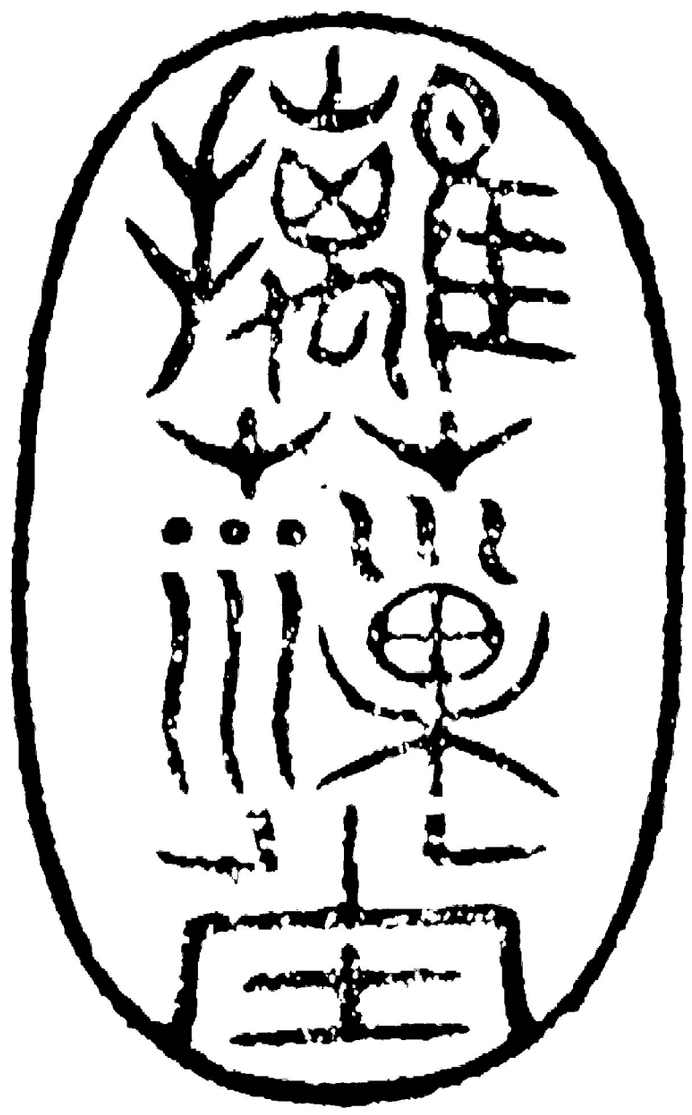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摛藻堂印

四庫全書簽要

史部 第七九冊 編年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卷首一卷　元金履祥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御批

卷次

卷首至卷十八

頁次

一六五—一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御製資治通鑑綱目全書敘

朕惟自古帝王言動必記而史事以興顧周禮外史所掌卷帙寖繁即紀傳亦異千百年來徵言大義昭揭天壤必以尼山筆削為斷所從來尚矣粤自龍門而降累朝國乘體製略同涑水司馬氏易分類為合編蓋猶左氏法也紫陽朱子特起而振舉之綱以提要目以備詳歲時列於上而天統明章程繫於下而人紀立增損精切予奪謹嚴庶幾春秋大居正之宗指與雖其間事例隱括稍有脫誤大都門人一時采輯之過實非晦庵本意也自時厥後有前編有外紀有大紀續編以及考證集覽發明質實之類諸家論著不一而足要皆商確折衷互相參訂明儒陳仁錫裒集而剖劂之不可謂非先哲之功臣也朕幾務之暇留神披閱博稽詳考纖悉靡遺取義必抉其精徵辭必搜其奧析疑正陋蘧異闡幽務期法戒昭彰質文融貫前後所著論斷凡百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臣董誥詳校

有餘首茲允諸臣請並以付梓頒布宇內俾士子流傳
誦習開卷瞭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
一臚如指掌即于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竝
可潛孚默契於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作新盛
民之至意也爰敘述以冠篇端用昭示於無窮焉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御製資治通鑑綱目全書後敘

史之作也不惟其備紀載而已將以昭勸懲於萬世自
孔子作春秋以明天德以彰王事善善惡惡之閒褒
貶見焉故其文則史也其抑揚予奪之法即經也自是
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皆易編年為紀傳本末
具於篇中是非備於論贊至司馬光綜括古今為通鑑
一書采獲詳博考據精嚴為諸史之大成然據事臚列
褒貶之義或闕此朱子綱目所以繼春秋而作也然考

歷朝正史之外有金履祥通鑑前編以及馬總之通歷
宋犀之通譜靡不網羅舊聞多所引證然終不若朱子
之綱目為切要而純正信乎其有功於世道人心非淺
鮮也觀其自序之言曰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使詳
略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蓋隱然不敢當筆削之意
焉然其邪正是非之辯賢姦忠佞之分寓大義於微詞
絡素王之心法麟經以後惟有此書朕披讀尋繹弗釋
於懷治天下者其視此為龜鑑也夫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七日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

提要

臣等謹案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外紀一卷舉要三卷元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從學於同郡王柏何基得朱子之傳當宋末造嘗上書獻海道擣虛之策不用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弗就閉戶著書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大德初卒至正中追謚文安其學務為有用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算之書罔不切究所著大學章句疏義尚書表註諸書已別著錄是編用皇極經世皇王大紀之例凡綱目所未載者編年紀事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經傳旁及舊史諸子采摭條繫凡所引書多加訓釋以裁正其義有出於前儒所未發者蓋朱子綱目本於司馬光通鑑斷自

三晉分封迄於五代之季是編則上溯帝堯下迨威烈準劉恕外紀以記前事而舉要三卷為其標目亦猶通鑑之有目録也又取上古之事為外紀一卷以冠其首每條悉標出處以示傳信書成以授其門人許謙而曰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苛法亂政後王所當戒可謂得著書之要矣明陳仁錫始與綱目合刻我

聖祖仁皇帝既取綱目之書加以
御批乃並此刊布以為考古之助洵可以昭示無窮矣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卷首

三皇紀 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之綱紀也

總論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為據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定書大抵鴻荒闊遠不可得而詳矣況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闕之可也

盤古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音釋

盤古氏釋名盤古猶言盤固也太極生兩儀張九韶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兩儀者上天下

地之謂也四象變化張九韶曰四象者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之謂也邵子以日月星辰為天之四象水火土石為地之四象也釋名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也渾敦氏釋名渾敦未昭斷之謂也敦或作沌

開矣

總論 五峰胡氏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混茫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御世也君之立極以統衆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混沌之世天地始分即有盤古氏出自太極而生兩儀自兩儀而生四象變化無窮庶類繁夥由是天地始為天地人物始為人物而混茫開矣雖然鴻荒之世書契未立制度未備為君者不過穴居而野處茹毛而飲血俾是時不生盤古則天地何由以分日月何由以辨山川何以為山川草木何以為草木此盤古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天皇氏天地人判而三才以立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世道漸開風氣漸盛人文宣著治教休明矣天之立君豈苟焉而已哉是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者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其任大責重不其然乎噫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音釋 天皇氏釋名天陽氣上升積而成形者也皇大君也氏也以治是分天地既分之後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謂之天皇氏者蓋取天開於子之義也干支之名蔡邕獨斷云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音釋 地皇氏釋名地陰氣下凝而成質者也謂之地皇氏者蓋取地闢於丑之義也爰定三辰謂日月星也亦曰三光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此地闢於丑而有地皇氏出焉所以主宰萬物而君臨天下者也天地開闢

支干已名俾三辰不定晝夜不分則冥冥焉萬古皆如長夜矣由是明乎晝者則謂之日明乎夜者則謂之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謂之星宿晝夜者陰陽之道也三辰既分而晝夜已判消長盈虛朔望相繼而遂以三十日為一月焉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俾後之民人皆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晝夜之所以然歲月之如此故不啻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剪荊棘而尋大道引醉生夢死之人心而登高明正大之域矣是以天生聖人精氣所萃天不能言語也而聖人言語之天不能動作也而聖人動作之天不能刑殺也而聖人刑殺之君師之位至尊至重位則天位祿則天祿天子代天理物繼天以出治者也人君敬天法祖節用愛人乃職分之當然耳詎可輕佻而已哉

辨疑 余宗海曰愚聞之師云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人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星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分為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為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三日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千年分為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為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三日攝提紀五十九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日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日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不可不察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為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羣生淳風汪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音釋 人皇氏釋名人者神也而為萬物之最靈者也謂之人皇氏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也淳風汪穆淳實也亦作醇賈誼賦汪穆無窮注汪穆深微貌汪音勿

史論 靜軒周氏曰此人生於寅而人皇氏出所以繼天地皇而為治也是時風氣漸開而萬物為之羣生時序漸著而淳風為之汪穆君乃明君而主不虛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虛貴制治漸敷而政教所由興禮義漸備而君臣所自起饑食渴飲而民食用漸著矣男女媾而民婚姻漸張矣是時法網疎闊風俗淳厚為君者不以安富尊榮為心為臣者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迨夫林林總總之民但知花開為春葉落為秋饑則思食渴則思飲而已民僞猶未滋也人心猶未侈也人雖羣生而僭奪之患不興物雖總聚而凌偪之念不舉故人皇氏兄弟九人分為九區各居一方均享天祿非若後世視骨肉如寇讐待兄弟如芒刺分門割戶惡若賊讐也人心不古有如是哉噫

總論 愚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蔣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為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為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三日攝提紀五十九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敘命凡八十三君自循蜚

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仇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為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蠭蝗尚然況于人哉以盤古之先為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為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慎其世而著其號去其怪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紀以下附諸人皇氏之末以備參考焉

鉅靈氏

出於汾胜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躔于蜀音釋出於汾胜汾胜出猶生也汾胜謂汾陰胜上也按一統志汾陰古地名漢置縣屬河東郡宋改滎河縣至本朝因之屬平陽府蘇林曰胜音誰如淳曰胜音河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丈汾陰縣治胜之上也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矼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音釋循蜚京媚切

句彊氏

德厚信矼厚深也矼苦江切信實貌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陳氏

黃神氏

徂神氏音釋徂許切

犂靈氏

大騩氏音釋騩京媚切

鬼騩氏

奔茲氏音釋奔沽三切

泰逢氏

蓋盈氏

冉相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是為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範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空桑氏音釋帝王世紀云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

神民氏

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祷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弁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撦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閩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音釋弁服蔽體孟康曰弁服島夷之服注切兩手取也茹而預切相牽引貌綯髮閩首綯徒刀切絞之也閩未詳音切疑字之訛也以去靈雨去除之也詩定之方中篇靈雨既零注靈善也靈雨者方春時雨也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訛推結左言不知文字帝杜宇云音釋居瞿上居猶聚也瞿上古城名按一統志在成都府雙流縣東一十八里乃蠶叢氏所都治導江治理之也導江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都安縣唐改導江縣元省入灌縣屬成都府逮蒲澤逮及之也蒲澤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堂陽城晉置蒲澤縣宋省入南宮縣屬真定府人訛推結左言訛眉庚切民也亦作氓周禮注氓猶情情無知貌虔曰椎一作魋今兵士作椎頭結也索隱曰魋傳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蜀民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左猶戾也毛晃曰人道以右為尊故非正之言曰左言望帝杜宇九域志杜宇古蜀主也號望帝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鑿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厜傀氏音釋

厜呼回切一作巍傀姑回切亦作瑰

傳六世

渾沌氏

傳七世

東戶氏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竅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饁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音釋熙載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注熙廣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九竅以承流九竅猶言九州也釋名竅天子封畿內縣也董仲舒策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道上顛行而不拾遺道猶路也漢書注早行曰顛家語孔子與閔魯政道不拾遺注拾取也遺失也耕者餘饁宿之隴首餘食之賸也饁許意切饋客生食及芻米也隴力董切丘壟也顛師古曰田中高處也亦作壟

皇覃氏

傳三世

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傳七世

啟統氏

傳三世

吉夷氏

傳四世

几遽氏

亢倉子曰几遽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内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畺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棄埋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音釋鶉居鷇飲注鶉鵴鳥也鷇鳥子欲出者言聖人如鶉鳥之居無常處而飲食如鷇之待哺而活也棄埋風化棄古老切說文木莖為棄埋也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祓韋氏

傳四世

有巢氏

傳二世

說見後

燧人氏

傳八世

說見後

庸成氏

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傳八世音釋羣玉之山云云

禪通紀

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十九世

軒轅氏

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號都于鄫葬衡山之陽音釋都于鄫說文天子所宮曰都鄫古邑名按一統志禹貢豫州之域周封黃帝後於此為鄫國春秋時為鄭武公之國名曰新鄭秦屬潁川郡漢置新鄭縣至本朝因之屬河南鈞州荐衡山之陽按一統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南嶽即此

太昊伏羲氏

傳十五世
說見後

史皇氏

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分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也倉頡之興蓋有所受之也倉頡四目靈光有聖德以王天下因以制文字以垂後世也倉頡既沒靈雨粟鬼夜哭

哭居陽武而葬利鄉音釋登陽虛之山登猶升也按一統志陽虛山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里一名陽峪黃帝時倉頡隨帝南巡登陽虛之山即此臨于玄扈洛水之汭臨訣文自上流下也玄扈山名按一統志在西安府洛南縣西北一百里世傳黃帝時有鳳鳥銜圖至此山帝拜受之洛水在洛南縣北五里發源冢嶺山東流入河南盧氏縣界入於河汭儒稅切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曰水之隈曲為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帝王世紀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書出於洛水禹因則之以序九疇居陽武而葬利鄉按一統志陽武古邑名秦為博浪沙地漢置陽武縣屬河南郡至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利鄉未詳出處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傳八世
說見後

考證愚按舊史皇氏至無懷氏皆在太昊伏羲氏之前四明陳氏以為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氏後今從之

疏仡紀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訖于周

考證右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名年代所都之處然則人皇以後豈

得謂無帝王邪今採四明陳氏世編增纂而分注之庶幾學者得有考焉而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氏之後今從之次于左云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妙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繇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衣其皮敝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音釋　搏生咀華禮記曲禮篇毋搏飯注搏

胡計切妬也又音害構木為巢構五豆切架也巢說文鳥在上曰巢在穴曰窠即陳桱所謂聚薪柴以居稼穡書無逸篇先知稼穡之艱難注種曰稼斂曰穡食草木之食夏暑曰草木之食謂橡栗之屬是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太古之時民物雖夥而猶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妒傷及有巢之世機智漸生民物相妒焉有巢氏受命而興深閔民物為害由是換起宸斷研精殫思構木為巢教民居之而禽獸之毒始無以施其憂民之心深矣夏暑之極架木而為橧巢冬寒之極穴居而為營窟其仁民之意切矣然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民生自爾蕃息也未有粒食之利而有衣服蔽禽獸之皮而民生自爾其安恬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觀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與物相友類本相同然而友愛之心則一也至有巢之民與物為敵固又異於太古之民矣使無聖人者出創制立法構巢以居則民必為禽獸所傷而無噍類焉此聖人所以有功於民物有功於後世而非私智穿鑿者所可伯仲其萬一也聖人之功用何其宏長乎噫

燧人氏

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及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餌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弘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為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閬丘是已

音釋　鑽木取火鑽祖算切所以穿物也周禮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教民以烹餌以用也及燧人氏以為燧者火之所生也始作結繩以記之也今溪洞諸蠻猶有此又有刻板以為記者

史論　靜軒周氏曰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興王之治是時民雖巢居穴處然猶茹毛飲血也烹普庚切煮也餌而甚切烹調生熟之節也燧者火之所生也始作結繩以記之也今溪洞諸蠻猶有此又有刻板以為記者

寅亮乎天工閔丘贊襄乎治化天子雍雍默默居南面以聽天下賢相從從容容拱北面以理天下蒼生熙熙皞皞咸服役以安天下嗚呼雖三皇之時民物淳厚然亦能弗擾之而已是知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焉不正安能使下之正乎故人君當正己以率物人臣當正心以事上上下正而天下一歸於正矣天下正斯世奚有不治哉

總論 五峯胡氏曰鴻荒之時亦猶日之晦月之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羲聖體是以為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道也

五帝紀

總論 雙湖胡氏曰天地肇判邃古遐邈厥詳曷聞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他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答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其帝世皆取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紀五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善乎胡氏之論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王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即三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庶幾仲尼之意云耳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音釋 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胥音須渚音煮履音李娠音身

綱 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帝于成紀蛇身人首二說未知孰是生帝于成紀按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陵乃上古國君或疑即此處按史記伏羲母曰華胥氏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至本朝省入秦州屬鞏昌府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家語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王去聲治也國語云風者天地之正氣鼓動萬物之謂又王者之聲教也伏羲以木德王天下故以風為姓也

作都于陳音釋 作都于陳作造也都猶總也天子居於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也陳邑名按一統志古為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漢置陳縣後魏置陳郡後周改陳州唐以後仍舊至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教民佃漁畜牧以充庖厨

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卧則咕咕咕起則吁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犧氏音釋犧卧則咕咕起則吁吁吁丘居切卧聲又開口也即莊子所謂口咕而不合也吁虚于切歎聲也以佃以漁亭年切獵獸也漁語居切捕魚也養犧牲以充庖厨陳殷曰牛羊豕曰牲犧色純者也宰殺之所曰庖烹餁之所曰厨

畫八卦造書契

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文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音釋八卦卦有三文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音釋河圖洛書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之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始畫八卦八卦謂乾坤離坎震巽艮兌也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契謂刻木畫字也代更替也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音釋鄭氏曰書畫字也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為轉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作甲歷

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釋名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為妻曰娶以儷皮為禮釋名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為妻曰娶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為之禮後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音釋制嫁娶妁陳殷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周禮註媒之為言謀也謀合異類使成親也說文妁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

以龍紀官

太昊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黄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黄龍氏音釋太昊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孔安國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黄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治音釋因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

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駱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造琴瑟

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徵以迎神明之則以合天人之和絙桑為三十六絃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音釋

造琴瑟琴瑟俱樂器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達靈成性象物昭功也廣韻曰瑟琴類庖羲所作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本五十絃後折而用其半

在位百十五年崩

葬于陳傳十五氏音釋崩禮記天子死曰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葬于陳按一統志伏羲氏陵在陳州城北三里入本朝祀典有祭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與共工氏較卒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媧陵制都良筦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百三十載而沒音釋作笙簧以通殊風笙樂器笙中金葉曰簧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中吹笙則鼓動其簧以發聲也殊異也別也於

柏皇氏

其治世也為而不有應而不永居于皇人之山

中央氏

亦曰中皇氏

大庭氏

其膺録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顏氏

栗陸氏

其為政也敖惰自用民始攜叛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益貳栗陸遂亡

驪連氏

亦曰昆連氏

渾沌氏

亦曰混敦氏

赫胥氏

其為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畫動夕息渴飲饑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

尊盧氏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居彊臺之陽

昊英氏

其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蓋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氏

有巢氏

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緝襲而扉堲以塗茨翳以蔽風雨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蓋屋廬之始也音釋編槿而廬陵如切舍也緝襲而扉忍切木名廬陵如切舍也緝襲而扉忍切木名廬居杜甲切草名扉芳微切戶扉也堲塗茨翳於計切障之也莫歷切濕泥也塗同都切抹之也茨疾資切茅茨也翳於計切障之也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考證

世傳伏羲之後凡十五氏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佐伏羲為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邪○按此亦以本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而言耳

共工氏

太昊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

于湛樂淫泆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

音釋　傲亂　天常傲尺竹切始也天常即五常也隳髙堙卑隳呼回切毀也本作墮堙伊真切塞也

總論　定守陳氏曰易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畫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又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又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為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八卦既畫書契始成罷結繩之政明吉凶之理由是政事益明吉凶已判此固聖人憂天下之大經大法也然而夫婦有別網常有敘而教化可明胡文定公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治國之首務也上古之時男女無別夫婦苟合瀆禮亂倫伏羲有見於此乃制嫁娶之儀以儷皮為禮正其姓氏通其媒妁淫奔之事永消苟合之風瓦解天下之為男女者始知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終身不能求通而鑽穴相窺踰牆相從之事少沮矣雖然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自三代之時未免有鶉奔之失故詩三百篇存而弗削欲以警乎後世也奈之何禮義乖違廉恥道喪近代以來淫風荐盛有夫未亡而與人私通夫已亡而改容再嫁求其斷臂剔目以示信者百無一二嗚呼世有古今心無古今上古人心也中古此人心也近世亦此人心也古今人心安有異乎所以然者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亡得乎此則失乎彼耳人心至明豈可不知從一而終之道哉

炎帝神農氏

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

音釋　育于姜水育養也按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即此其起本於烈山烈當作厲按一統志在德安府隨州城東北百八十里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註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志註隨故厲國也皇甫謐云今隨之厲鄉荊州記山有二穴云是神農所生遂即此地為神農社常年祀之

都陳遷曲阜○初甄五穀嘗百草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甄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下宜之故號神農氏音釋斲角切削之也耜詳子切田器所以起土者揉忍由切調順也耒耜之柄也無夭札之患夭伊鳥切短折也札側八切左傳注夭死曰札

始為日中之市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音釋廛呈延切市中空地也一曰居也說文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市貿易居貨之所也又貿易曰市

以火紀官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為火師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音釋夏官為鶉火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惜誓篇晦庵集註南方七宿曰鶉首鶉尾鶉火蓋鶉鳥無尾故以翼為尾云

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

帝承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帝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子宜立

帝臨魁帝臨魁子在位神農氏納莽水氏之女曰聽訞生臨魁是為炎帝在位八十年子承立

帝承帝明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子直立

帝宜

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

帝宜之子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裹立

帝裹

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裹生節蓋節蓋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

帝裹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為政東急務乘人而鬬其捷於是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潞神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稷有子曰慶甲或云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句龍為嶺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句龍生垂垂為堯共工寔生伯夷封于呂為舜四岳其後呂尚周封於齊

音釋

諸侯攜貳廣韻攜貳離心也居于涿鹿涿鹿山名按一統志在直隸保安州城西南九十里一名獨鹿山涿水出焉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即此降封帝于潞降猶貶也潞邑名按一統志在直隸保安州城東南禹貢冀州之域商為黎國周為赤狄潞子國後周置潞州唐以後仍舊至本朝因之以上黨縣省入

屬山西道播種五穀播補過切布也種之仲切蓺也夏畦云五穀者黍稷稻菽麥也垂為共工書注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為舜四岳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行保民之政也自三皇訖籛五帝迭興民物雖夥代有制作然而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自若也炎帝初王天下即興憂民之心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樹藝五穀躬親畝畝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農事興矣然天時寒燠不常黎民疾病難免須仗藥石庶幾延生殊不知草木有寒溫平熱之性君臣佐使之義炎帝始味其滋察其性分寒溫平熱為四等辨君臣佐使為二區一日之間逢毒七十皆能化之而無侵害由是方書以興醫道以立民有疾疢皆可療治炎帝憂世救民之功用何其切哉夫以五穀既樹而民食已足藥石既備而民食已豐無窮之德是知聖人一心即天地其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一物不遂其生育之成無一民不遂其長養之性一至公至仁之心也天即聖人也聖人即天也夫何問然之有

總論

雪航膚見曰按大易繫辭有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正謂造化之秘泄于此聖道之統始於此矣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之民嘗百草治醫藥以濟人之疾後世醫農商技所由而興斯民生養之道畧備於此時也教天下之耕日中為市以

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當此混茫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顧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北面而朝咸遵其制度稟命令也豈有蛇身牛首之怪異者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信也明矣

黃帝有熊氏

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為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身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索隱云按有土德故又以姬為姓音釋黃帝有熊氏長于姬水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之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號有熊氏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世嗣少典氏為諸侯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為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修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子是也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按一統志軒轅丘在開封府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黃帝生于此故名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都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也弱而能言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

及炎帝戰于阪泉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之代少典氏為諸侯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音釋神農氏衰索隱曰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時即班固所謂參虛皇甫謐所云帝榆罔是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釋文云干楯也戈戟也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器起于太昊矣呂氏春秋云蚩尤造五兵此其一也習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直者治五氣王肅曰五氣五行之氣也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也蓺五種索隱云蓺音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種朱因反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也教熊羆貔貅貙虎廣韻云熊胡容切獸似豕山居冬蟄也羆通眉切獸似熊黃白色貔蒲糜反執夷豹屬貅虛尤切猛獸豹屬貙敕朱切似狸白色虎火五切西方猛獸也爾雅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服牛乘馬亦其類也及帝戰于阪泉之野春秋傳曰

我所欲曰及故戰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服虔曰阪泉地名在上谷郡

誅蚩尤于涿鹿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無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絶轡音釋無并諸侯慈湖王氏曰無并謂大家兼之野音釋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諸侯爵名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周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此蓋因物命名因名取義轉相明也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陳殷曰霧者陰陽蒙冒之氣蚩尤能為之以昏迷軍士作指南車陳殷曰指南車古制不可考唐憲宗始定其制車上有樓四角刻木為龍又刻仙人於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亦通擒蚩尤戮于中冀擒捉也戮殺之也索隱曰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黎之谷按一統志蚩尤墓在兗州府壽張縣治東北九里亦有蚩尤有髀冢世傳黃帝殺蚩尤鉅野縣東北九里亦異處故別葬焉

諸侯尊為黃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為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以雲紀官

立六相

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為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音釋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官名書周官篇司徒之官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注地官卿主國教化敷五倫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大司徒之官故此職掌如此大封黃帝臣名司馬官名書周官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政故以司馬名官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后土黃帝臣名齊職儀曰李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于四方使為李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得皐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劉向新序楚平王韓以伍奢為大理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孟詵錦帶前書載三代法官之名則曰虞曰士夏曰大理也

立占天之官

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鬻苞授規正日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東區占風音釋帝既受河圖翰墨全書曰黃帝之時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受之圖見蔡氏書傳乃設靈臺設立也事物

紀原云黃帝置靈臺以為測候之所唐改太史為司天監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其小吏有靈臺郎時乾元元年也

命大撓作甲子

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紀音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

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元三元合者天地之大經也自黃帝以來未有能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命隸首作數隸首乃迎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

音釋

容成作蓋天以

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隸首作數隸首算數即九章算法也律度量衡即律呂也記陽氣之初者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乃截竹為管謂之律詳見下文明堂位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正義曰度者分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而五量嘉矣衡即權也王幼學云權重衡平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與物鈞同而生衡所以知物之輕重也

音釋

隸首作數隸首

命伶倫造律呂

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起消息正閏餘音釋伶倫造律伶倫黃帝臣名按律呂志云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筒以象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陽六陰六為律陰六為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數八至太蔟太蔟數八至南呂南呂數八至姑洗姑洗數八至應鍾應鍾數八至蕤賓蕤賓周而復始也以為黃鍾之宮律歷志云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泉萬物滋萌於子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制十二筒按律歷志其一曰黃鍾之筒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其二曰大呂之筒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八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其三曰太蔟之筒長八寸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其四曰夾鍾之筒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寸之二百四十三分損一下生無射其五曰姑洗之筒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其六曰仲呂之筒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

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六寸上生大呂其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蔟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益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上者以黃鍾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以林鍾六為妻隔八而生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序也

命榮猱作十二鍾

帝命榮猱鑄十二鍾協月簡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音釋榮猱黃帝臣名猱于元切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棪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音釋是為雲門大卷著之棪豫章熊氏曰雲門黃帝所作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也棪駈羊切枧也楬丘瞎切敔也俱樂器鄭玄曰枧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敔狀如伏虎脊有廿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枲之以止樂亦作楬命曰咸池樂書曰咸池樂名黃帝所作堯修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也

作冕旒正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纊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雜糅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於恭也旒垂玉過目所以蔽明也周禮王五冕圖云衮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冕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旁潤雜糅草木之華旁猶側也雜呼回切飛舉貌雜徒的切山雉也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雜又雜衣后服也禮記作褘當為讀如雜雜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服以為飾因以為名按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褘衣褕狄闕狄釋云褘當為雜即雜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后服褘衣以從之褕當為搖狄當為翟則搖雉其色青也上二翟並刻繒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繒為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或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褘于歸反於是衮冕衣服之制與說文衮龍衣事始曰黃帝作畫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似天故有衮龍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周登日月于太常九章而已餘五服俱周制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為上以制衣後知為下以制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許慎注云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世本又云伯余制衣裳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雒紀四始

作器用

帝命寧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鞉神鉦以揚德建音釋揮作弓夷牟作矢太白陰經曰庖犧氏弦木為弓剡木為矢易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山海經曰少昊生般始制弓矢世本又曰牟夷作矢揮作弓宋衷云牟夷揮皆黃帝臣也郭璞曰弓矢一器而作者兩人於理可疑以般為是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鞉神鉦唐樂志云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也王幼學曰鼓吹音律管熏之樂也本北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唐制鼓吹有五部吹音尺僊反鐃尼交切

如鈴無舌有秉周禮以金鐃止鼓也角吹器也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衆通禮義纂曰蚩尤師蜩蜩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觸于黃帝氏也谷儉角賦夫角蓋黃帝會羣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鞮通眉切唐韻曰鞮騎上鼓鼙裨也裨助鼓節也亦作鞞今軍行馬上所擊是也黃帝制鼓鼙以當雷霆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警令倕作鼙鼓之樂又云倕作鞞以節鼓也鉦之盈切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鐃以擬雹之聲今之銅鑼是其遺制也

作舟車

帝命共鼓化狐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枸直以攜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音釋作舟車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為舟呂氏春秋曰工倕作舟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曰番禺作柬皆發蒙記曰伯益作世本曰共鼓化狐作註云並黃帝之臣也拾遺記曰軒皇變柬桴以造舟楫黃帝內傳帝既斬蚩尤乃叙舟楫易繫辭曰黃帝刳木為楫蓋以黃帝為是又淮南子說山訓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又記輪訓曰古者肩擔背負之勤而為之制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通典曰上古聖人觀蓬轉而為輪輪相承流運周極任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輪相承流運周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此車之始也世本曰奚仲造車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郭璞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云吉光明其父子創意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今按繫辭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是則車造自黃帝始奚仲但改制之妙也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剡空胡切虛其中也剡以舟切削也楫音集說文所以進舟者亦作檝作檝大輅說文云大輅玉輅也天子祀天所乘輅本作路陸佃云天子五輅其玉輅一曰大輅言於金輅為大賈逵曰謂之路言行路也

作合宮

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而敷教焉音釋廣宮室之制蘇氏演義云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曰宮方也為宮必以雉堞方正也風俗通曰室其外也宮其內也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作貨幣

帝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音釋范金為貨范房啖切以模鑄金也禮記范金合土亦作範鄭康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廣韻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制金刀食貨志貨寶於金刀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蓋身形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

作內經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燥濕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山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於巫彭桐君處

方餌而人得以盡年音釋察五氣謂五行之氣即所謂濕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皺瘃之患後世祀為先蠶音釋無皺瘃之患皺七旬切皺也瘃涉玉切寒瘍也趙充國傳瘃墮之患顏師古曰因寒瘃而墮指也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於是畫野分州經土設井而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音釋披山通道徐廣云披為披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詖恐稍紆也西至于崆峒按一統志崆峒山名在陝西肅州衛城東南六十里舊屬歸祿縣史記黃帝披山通道西至崆峒謂此北逐葷粥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亦曰薰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合符釜山符信也契也說文符之為言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僞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漢文帝初與郡國為銅虎符竹使符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為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蒐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符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嶌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正義云上監去聲下監平聲則地著而數詳地著土地而著猶言土著也著直畧切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也

屈軼生于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

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枉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音釋幽明之占東萊呂氏曰正義云幽陰明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存亡之難索隱曰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時播百穀草木句絕王肅曰時是也播種之也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蛾音牛綺

反一作蟻蟻言淳化廣被及之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徐廣曰波一作沃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疵厲疵疾資切病也厲鬼疫也物無疵厲疵疾也

在位百年崩于荆山之陽

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焉年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焉

音釋 採首山之陽按一統志首山在河南府閿鄉縣南

或謂黄帝陵葬於首山者荆山在延安府中部縣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軒轅采首陽之銅鑄鼎於此葬橋山按一統志橋山在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故名

帝子二十有五人

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雷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為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為十二姓曰祁己滕箴任荀嬉姞儇依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后為侯伯者十有九焉○或云休嬉姓黄帝之崩諸侯尊休為帝號有鴻氏無思無為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在位四十七年而崩葬于雍有子曰白民曰嬉生季格格生帝魁白民銷姓降居于夷其別子為防風氏○又曰帝鴻氏之三危三苗氏有弟曰驩驩○音釋嫘祖嫘力追切玄囂囂曉又曰蒼林生始均是為北狄之祖平聲得姓者十有四人生人以來此葬于雍雍地名按一統志禹貢雍州之域周為召穆公采邑秦置雍縣漢屬右扶風本朝因之屬鳳翔府有弟曰驩驩詧他結切貪食也是為北狄之祖殷曰金元之祖起於沙漠出在北方自稱為黄帝之後吾不知其然否此云是為北狄之祖似乎有所據矣

總論 虞湖胡氏曰羲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為朴畧至黄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宫室昔之汙尊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用利難以枚舉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

善乎胡氏之論曰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于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僊術騎龍升天者真妖妄矣言哉言乎

史論 靜軒周氏曰炎帝之時五穀既樹矣算數猶未作也藥石既興矣律吕猶未造也算數未作則民會計之不精律吕未造則民五音之不正黄帝命隸首以作算數命伶倫以造律吕由是金鐘已鑄月筭已協不惟和五音然又立天時正人位焉夫以音律雖明禮樂未制遂作咸池之樂製冕旒之冠天之正色玄也作衣以象之地之正色黄也作裳以象之衣服冠冕粲然有章音律大樂秩然有敘可以祀郊廟可以享百僚矣蓋水中之行非舟楫則不通也帝乃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焉陸中之行非車輅則不達也帝乃圜木為輪斲木為輅以行四方焉車輅既備而上帝猶

2752217

未祀也器用既周而百靈猶未接也帝遂作為宮室于以祀上帝于以接萬靈則人依人而血食人享神而有所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有如是哉嗚呼一代聖王繼天立極而為萬世之師法足以淑諸人而傳諸後嵬嵬功德安可以企及耶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己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云黃帝之子清是為青陽氏聲于河之湄音釋降居江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降居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南過邛都入東北至朱提縣為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邑于窮桑窮桑地名按一統志在兗州府魯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即此處國于青陽青陽地名未詳出處索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為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為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位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晚日之明故號少昊金天氏也

都于曲阜○以鳥紀官

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音釋鳳鳥適至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皆人神和上下是說文云鳳瑞禽羽毛之長王者德盛則至

曰大淵

在位八十四年崩

壽百歲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帝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為弓正是制弓矢主祝弧星封于尸城有子曰昧為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少昊別子四人曰重該修熙其不才子曰窮奇音釋葬于雲陽雲陽地名未詳出處按一統志少昊陵在兗州曲阜縣東北二里軒轅陵之東前有石壇石像又有八卦石每歲祭祀則設祭器于上

總論

五峰胡氏曰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衆矣故釋氏乘祝得而得以其說誣惑斯民為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焉不復知正身修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

史論 靜軒周氏曰嗚呼此蚩臣僭叛異端簧惑之始天道為之小變矣夫以泰極而否盛極而衰固天運循環之數也是時九黎亂拂天常不遵王命而為萬世亂臣賊子之魁桀其罪可勝誅乎少昊衰微弗克弔伐謂之何哉由是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怖家為巫史民瀆于祀天地為之晦冥山川為之崩竭變禮義之俗而為鬼魅之鄉矣雖然上者源也下者流也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自然之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入元氣既衰邪氣由之而入焉今九黎亂德民惑神怖皆少昊有以啟之也先正有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心仁愛人君信有之矣少昊溺於宴安不能反身修德九黎之亂德固自若也天下之神怖固自如也天下國家之寄者不可不作事謀始吁

以少昊之時去古未遠朴畧之風尚在淳厚之俗未亡而有亂德神怖之事者不惟天道小變是亦人君失德也俾吾身之元氣既正則外感之百邪何從而入哉有天下國家之寄者不可不作事謀始吁

顓頊高陽氏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或云昌意娶昌僕生乾荒乾荒娶于母家曰女樞寔生顓頊

音釋 顓頊高陽氏索隱曰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陳殷曰高陽蓋顓頊所興之地名因以為氏或謂開封府杞縣是也顓頊音專旭生帝于若水若水注見前篇江水

都于帝丘音釋

皇甫謐曰帝丘地名今東郡濮陽是也按一統志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上山村有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又開州城東二十五里有顓頊城一名東郭城蓋顓頊古都也又臨河廢縣東北三里亦有顓頊城未知孰是

命五官

顓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之孫為火正曰祝融是謂五官

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

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

音釋 九黎亂德正義云黎氏九人當時之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陳殷曰雜揉混處也方猶分辨也南正重司天以爕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南正北正並官名揚子法言重黎篇重黎人名重少昊子句芒也黎顓頊子祝融也司主也屬神謂明其祭祀之禮以聯屬之也屬民謂明其綱常之道以聯屬之也無相侵瀆瀆猶褻也言神不侵民而民不瀆神也

以斗杓建寅之月為歷元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

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為歷宗也　音釋會于天歷營宿名

作承雲之樂

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於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　音釋會八風之音為圭水之曲按羣書備數云八風謂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也圭水曲未詳其義

在位七十八年崩

帝靜淵而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水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年九十一而崩葬濮陽帝嚳鄒屠氏之女生駱明蒼舒隤敳檮戴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又娶勝濱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自蒼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者也○駱明如是為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羋姓其後為楚○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鼓鼓生舜是為有虞氏或曰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漢置徐州晉宋以後俱仍舊至本朝因之直隸京師封于韋是為豕韋地名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此地漢置鄄城縣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宋元仍舊至本朝因之屬東昌府又按東昌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陽氏陵前有聖水井旱禱輒應舊有壇廟久廢惟祈雨禱雪感應碑尚存樊封于昆吾昆吾地名按一統志在開州城東二十五里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築夏昆吾五伯之一籛鏗曰會人曰曹姓為彭祖按一統志籛鏗古陸終氏第三子彭祖也自堯歷夏殷封于大彭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焉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彭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徐州之域本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漢置徐州晉宋以後俱仍舊至本朝因之直隸京師封于韋是為豕韋地名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此地漢置鄄城縣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宋元仍舊至本朝因之屬東昌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陽氏陵前有聖水井旱禱輒應舊有壇廟久廢惟祈雨禱雪感應碑尚存樊封于昆吾昆吾地名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築夏昆吾五伯之一籛鏗封于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羋姓其後為楚○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鼓鼓生舜是為有虞氏或曰

為滑縣屬大名府

史論 靜軒周氏曰民心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知天下之治亂由君德之賢否也史稱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為之雜擾矣顓頊繼體承其餘烈以黜陟百官而九黎之德猶未革也故其間猶有苗民之虐堯舜之聖猶不能化而誅之必待禹而後格之則其為治之難可知矣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橋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音釋 帝嚳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嚳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夋也

都于亳音釋 都于亳按一統志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鄭玄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曰薄即今寧陵縣葛鄉亳乃今穀熟縣也蒙為北亳預曰梁國蒙縣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即今寧陵縣葛鄉亳乃今穀熟縣是也古書亡滅未知孰得其實

作九招之樂

帝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命曰九招

在位七十年崩

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歷日月其動也時其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嫘嚞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檮戭大臨深淵如履薄冰而豐享豫大之態不萌於心胸之間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哉

音釋 歷日月而迎送之歷日月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帝元妃有娀氏女曰簡狄次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為舜后稷其後為周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為陶唐氏四妃嫘嚞氏女曰常儀生摯庶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檮戭大臨深淵如履薄冰而豐享豫大之態不萌於心胸之間亦何亡

云言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即日推策是也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史記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嶷鄂力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索隱曰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伊索隱曰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葬頓丘頓丘

地名按一統志頓丘城在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亦謂之陰安右城漢置頓丘縣晉於縣置頓丘郡五代晉置德清軍宋省入清豐屬大名府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嚳陵在焉

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

帝嚳崩摯嗣立荒淫無度不修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

總論 五峯胡氏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敏歆其祀於是有子不可謂怖而諸儒不悟惑可知也至於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子則無是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史論 靜軒周氏曰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輿之精孕山川之英毓之河海之秀鍾之五行範其體萬善羅其躬固有禎祥之兆矣然不過乎氣化形化之理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豈上帝悅其禋祀而錫之以嗣乎此猶可信者至若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簡狄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神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鳴呼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不得不辨以祛童蒙之惑也夫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天生聖人為生民主其亦異於常人赤龍鱗蟲耳何必其祥而後生飛鷹羽蟲耳何必其瑞而後育迨虹臨華渚

帝堯陶唐氏

姓伊耆名放勳帝嚳之子以火德王天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以子丹朱不肖乃遜位於舜詳見金氏通鑑前篇

總論 雙湖胡氏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為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

總論 勿軒熊氏曰洪荒之世氣浮而為天者不過茫茫一大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黃帝顓頊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

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

則而象之歲分為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又分為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為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為地者亦不過茫茫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抵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糞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荊豫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疆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農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闢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總論 雪航膚見曰自天地開闢至帝堯之世七政已別風氣駸開大物駸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為帝堯大聖詎為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吉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外書

鴻烈解作史君子收于外紀中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豈可以為實事耶

總論 古史通裒曰唐堯之德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而又克明克峻德以睦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效協和萬邦以成時雍之化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步占夫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明示以析因夷隩其為治之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則有以合天下之善諫鼓之立謗木之設則有以來天下之謀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華封之祝曰壽曰富曰多男子其必有見於此也然堯在位七十載遜而授之於舜以天下與人而能為天下得人夫豈輕於付託之際哉

史論 靜軒周氏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古有是言也帝堯之心廓然大公非溺愛不明之比故知子之不肖不足以主神器而傳大寶所以求乎賢人焉此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若後世之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皆以禪位為說者等而上之何啻霄壤而遜夫妻之乎迨夫妻二女攝堯天下無驕色無喜容雍雍默默躬修德化不耽乎衽席之私情不溺乎愛憎之偏愛二女傾心樂從皆執婦道以帝女而下嫁匹夫以天子而下友庶人不妬忌不驕矜何德如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大綱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舜能盡夫婦之道二女能修夫婦之德近而家庭夫婦之道窱然也遠而天下夫婦之道粲然也自非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則二女必有爭長之心大舜必有偏愛之意而夫妻必有反目之嫵也若漢光武之廢郭后唐高宗之廢王后宋仁宗之廢孟后皆由君德不剛以致三綱頹敗君不君而臣不臣夫不夫而婦不婦天下自是而傾覆矣何以君臨天下而主宰羣辟哉

帝舜有虞氏

姓姚名重華顓頊五世孫受堯禪以土德王天下都蒲坂在位五十年遜位于禹詳見金氏通鑑

總論 樊湖胡氏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為道汨於人心之危者易陷隱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信能執乎此中則天下之大以之傳賢者亦此中也以之傳子者亦此中也推之而為湯武之放伐亦不外乎此中也此舜所以別白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且誨之以精一用工之要者其慮至深遠矣吁精者明也即堯之所謂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為萬世心學之要也

總論 五峯胡氏曰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曽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釋教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毀羣倫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者恬不以為慮可悲之甚矣

總論 古史通畧曰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雖有大智之資而好問好察邇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故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業業而致孝孳孳而為善由是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謹徽五典則五典克從而無違事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而無百揆時敘而無違教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而無異辭朝覲會同歸之而無異意迨其既涉帝位也謂奉天之道所當先也故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事神之禮所當講也故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四巡未去則去之遠方十六牧之咨則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若夫九官之欽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垂益分掌虞工之事夔夔分典禮樂之職以至納言之官則命龍任之當時設官內外相維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則責實之法既嚴於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責成之法尤嚴於終然舜之為治雖有資於人而實本乎天也咨汝二十有二人則曰欽哉惟時亮天功無曠庶官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則勑五典而使益厚天敘有禮則庸五禮而使益明天命有德而天討有罪而五刑之用以示其罰是以一時之間法度彰禮樂著德治民心而有植而海隅之蒼生共惟帝臣內則比屋之可封外則四裔之來王不事詔而萬物成不下席而天下治孔子以為恭己南面無為而天下治者此其時

也當時大治猶有庶頑讒說之未化苗民負固而不服得以梗聖人之治自常情處之非誅之以嚴刑則必置之於度外而舜不忍為故其化庶頑也既以納言命龍於先又以昌言咨禹於後俟以明捷以記而使之知所愧恥格則承否則威而使之有所勸懲必欲其並生斯世咸臻太和而後已其待苗也首遷其君而不服又從而分北之既分北其民而不服始命禹以徂征之及徂征之命猶違而文德之教誕敷卒至於干羽舞於兩階而來格見於七旬則普天之下盡歸泰和之中矣由是功成作樂堂上之樂奏而祖考之來格堂下之樂奏而鳥獸之蹌至於簫韶九成則鳳凰亦為之來儀至治之應有如此者而君臣之間未嘗以已治自足猶且以保治相勉克艱之戒大禹陳之警戒無虞罔失法度伯益陳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皐陶又陳之至舜之作歌也亦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臣言之而君聽之君唱之而臣和之君臣之間夫豈為是私憂過計哉蓋當泰之時而審復陞之戒居豫之時而存介石之心聖賢保治於無窮其道固如此也後世孔子稱頌其德不能自已載於魯語則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載於禮記則曰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甫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舜其孰能如此乎至季札見舞韶箾者亦曰德至矣功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明君以求言為急聖學以得賢為要不求言則聰明必為之壅蔽不得賢則政事必為之墮弛故諫諍輔弼之臣非人臣之利乃社稷之福也人君之所當重也帝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非學知利行之賢不以己之聰明為聰明而必求人之聰明不以己之賢聖為賢聖而必求人之賢聖立誹謗之木於國都雖言涉誹謗不罪好察通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恭己無為而天下自治矣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氣象何從容也觀其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惟恐民之不安生息而致怨怒也南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惟恐民之不樂生息而致貧窶也民已安矣而猶以為未安治已至矣而猶以為未至聖人不自滿足謙尊而愈光之意可見矣嗚呼視聽求賢自輔而又歌解慍阜財之詩一舉而聽言求賢恤民之事皆在其中宜乎恭己無為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聖人道大德宏有如是哉

總論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以便學者觀矣

總論 劉氏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象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皆不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卷首

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包犧至舜為五帝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孔頴達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録非本書也莊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采其文辭論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為五帝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徐秉敬
謄録監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陶唐氏帝堯

甲辰元載乃命羲和用邵氏經世歷漢晉天文志春秋文耀鉤尚書修

二載定閏法用尚書朱子小傳修

七載麒麟遊藪澤用路史修

十有二載巡狩用家語路史修

甲子二十有一載

甲申四十有一載虞舜生於諸馮用經世張氏紀年修

五十載帝遊於康衢用列子修

六十載舜以孝聞用史記本紀胡氏皇王大紀修

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岳舉鯀俾乂用尚書修

六十有九載鯀績用弗成用尚書修

七十載舉舜登庸用尚書及竹書紀年修

慎徽五典納于百揆用尚書左傳修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用尚書左傳
莊子釋文修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用尚書史記本紀修

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用孟子修

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用尚書孟子張氏紀年修

七十有四載巡狩用尚書修

流共工于幽州用尚書左傳莊子釋文修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于三危用尚書左傳莊子釋文修

八十載禹告成功用尚書大紀修

甲子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用尚書吳越春秋胡氏大紀甲子紀例修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用國語修

加賜伯益用史記秦紀及索隱修

封契於商用商頌史記本紀及索隱修

封棄於邰用大雅史記本紀修

癸未一百載帝乃徂落用尚書修

九十載

甲申百有一載

乙酉百有二載舜避于南河之南用孟子張氏紀年大紀朱子文集修

有虞氏帝舜

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用尚書修

禹皋陶相與陳謨用史記本紀修

巡狩四岳八伯用尚書大傳修

三載考績用尚書修

五載箾韶樂成用尚書及大傳修

六載巡狩用尚書大傳修

七載作大唐之歌用尚書大傳修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用尚書孔氏疏

蘇氏古史修

十有四載帝作歌用尚書及大傳修

十有五載帝載歌用尚書大傳修

十有六載九叙惟歌用尚書及大傳修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總師用尚書及經世紀年修

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用尚書修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用尚書大傳修
復九州用經世歷修
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用尚書路史修
甲子三十有九載午會始此○用邵氏經世修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陟方乃死用尚書史記本紀修
甲戌四十有九載
夏后氏大禹
丙子元歲春正月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用稽古録經世歷大紀修
二歲舉陶薨用史記本紀路史修
薦益於天用孟子修
三歲考功用吳越春秋修
五歲巡狩用吳越春秋漢書説苑修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用國語史記本紀越外傳修
甲申后啓元歲
二歲益避於箕山之陰用孟子大紀越絶書修
三歲大戰于甘用孔氏書傳楚辭修
九歲王崩子太康践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巳太康元歲尸位用尚書修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
都陽夏用尚書路史薛氏書傳修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用尚書路史修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用尚書修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用唐大衍歷日度議修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用尚書經世修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用大紀修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践位用經世修
乙亥后相元歲征畎夷用竹書修
二歲征黄夷用竹書修

七歲于夷來賓畎夷來賓用竹書東漢書修

八歲寒浞殺羿用左傳孟子路史離騷修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弒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自有仍奔虞用左傳經世汲郡古文大紀修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用經世大紀修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用大紀修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

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用左傳經

世修

方夷來賓用竹書修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用經世修

少子無余封於越用吳越春秋修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二壽用竹書路史修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用經世修

辛酉后槐元歲

三歲東九夷來御用路史修

甲子四歲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丁亥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路史乃東狩于海用路史修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羌用竹書路史東漢書修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用經世大紀修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用路史修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用經世路史修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厪踐位用經世路史修

辛巳后厪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用經世修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用世紀修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用經世修
癸酉后皐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用經世路史修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用竹書修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 用經世史記本紀修
癸卯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 用大紀例改入據漢書劉敬傳路史修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用經世修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 用經世修
湯始居亳 用經世大紀張氏紀年修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元 商湯征葛 用經世孟子修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用經世路史孟子修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用經世書序修
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已而釋之 用經世史記本紀大紀修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用淮南子大紀修
甲午五十有二歲 用經世修
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用大紀修
王伐桀放之于南巢 用尚書外紀修
仲虺作誥 用尚書修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用尚書修
三月王至東郊諸侯論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用左傳世紀史記索隱等書修
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疏大紀修
十有九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漢書禮記疏大紀路史修
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用管子淮南子漢書禮記疏大紀路史

史修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 南子漢書 大紀修

二十有二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 漢書禮記疏大紀修

二十有三祀大旱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 漢書禮記疏大紀修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用管子荀子淮南子 左傳春秋疏大紀修

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用孟子程子 大紀等書修

戊申太宗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用尚書修

王徂桐宮居憂 用尚書修

二祀王在桐宮 用尚書修

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 用尚書修

甲子十有七祀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辛巳沃丁元祀

八祀伊尹薨葬于亳答單訓伊尹事 用書序書注路史世紀修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戌太庚元祀

甲子十有五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小甲元祀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辰雍已元祀

三祀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用尚書正義修

甲辰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 用尚書序君奭篇併注史記本紀大紀修 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用尚書經世修

三祀諸侯畢朝用家語世紀修

甲子二十有一祀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巳未仲丁元祀

甲子六祀遷于囂用大紀例修

藍夷作寇用東漢書修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申外壬元祀

十有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亥河亶甲元祀徙居相用經世修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丙申祖乙元祀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用書序經世大紀修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乙卯祖辛元祀

甲子十祀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辛未沃甲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用史記本紀經

丙申祖丁元祀

甲子二十有九祀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用史記本紀經

戊辰南庚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巳陽甲元祀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子盤庚元祀遷于殷改號曰殷用尚書經世修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戊辰小辛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巳丑小乙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幽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 用大紀修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巳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為相 用尚書經世修

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為相總百

官資學于說 用尚書修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用皇極經世圖卦修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用詩書史記本紀經世修

丙辰祖庚元祀

三祀祀高宗 用尚書史記本紀大紀修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亥祖甲元祀

甲子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用詩史記本紀修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用尚書鄭氏蔡傳修

丙申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寅庚丁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二祀遷都河北 經世附元祀大紀附甲子

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卯太丁元祀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用竹書東漢書修

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庚午帝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用竹書東漢書修 用東漢書大紀修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用竹書孔叢子修

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 用世紀史記本紀修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用禮記路史大紀竹書修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拒昆夷備玁狁 用逸周書詩序修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 用史記本紀大紀修

丁未紂辛元祀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 用竹書修

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 用國語史記本紀修

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用史記本紀修

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 用大紀修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並用舊史大紀修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用舊史尚書大傳修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用本紀修

西伯得呂尚 用說苑等書修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用尚書論語大紀修

商亡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用武成修

大會于孟津 用泰誓上篇修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用泰誓
中篇修

已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用泰誓
下篇修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用牧誓周語
虞劇歷議修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用史記本紀
本紀修王入商乃反商政用史記本紀
世紀大傳修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用史
記本紀逸
周書修

閏月用朱子
文集修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用逸書書
集傳修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用書禮記大
紀古史修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用禮記
逸書修

二年周公居東用金縢後敘詩豳
風尚書大傳修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用尚書
豳風修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用武
成修

王訪于箕子用洪
範修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山用史記
列傳修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用旅
獒修

王有疾用金
縢修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子誦踐位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用尚書管子
經世竹書修

丙戌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用大小戴
禮記修

周公誥君奭用尚書史記
世家大紀修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用逸周
書修

王冠用家
語修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用世紀史記世家
公羊傳大傳修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用金縢後叙
越絶書鄭康

成詩書
注修

二年周公居東用金縢後敘詩豳
風尚書大傳修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用尚書
豳風修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用金縢
後敘越

絶書
修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用尚書修

作大誥東征用尚書修

殺武庚封微子啟于宋為殷後用尚書修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鄯降霍叔于庶人用尚書逸周書修

四年周公作立政用尚書大紀修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用書序修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用孟子修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用尚書修

五月丁亥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用尚書修

蒐于岐陽用左傳并注及外傳修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用尚書大傳修

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太保先周

邑用尚書修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用名誥多士梓材修

太保作誥用名誥修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宗周用洛誥逸周書修

八年周公分正東都用大傳修

命蔡仲邦之蔡用尚書大紀修

九年封弟叔虞于唐用左傳國語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用大紀書序修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用書序大傳修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用尚書修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率庶殷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

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用尚書修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用尚書修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用史記世家并注修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用史記世家世本修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魯煬公薨子宰嗣用史記世家修

己丑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用國語修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用史記世家修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用周書記異修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用史記本紀外紀大紀修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用尚書大紀修

十有三年王西征用紀年山海經修

十有七年王西征用紀年列子并注修征徐戎用史記世家韓退之文集修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紀係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用尚書修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緊扈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乙亥共王元年

三年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亥懿王元年徙都槐里用大紀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壬子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用大紀史記秦紀修

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丁卯夷王元年始下堂而見諸侯用禮記經大紀修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用史記世家大紀修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癸未厲王元年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燕惠侯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蔡厲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年齊侯徙治臨淄用史記世家修

宋厲公薨子舉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厲侯薨子宜臼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子秦侯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陳慎公薨子寧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頃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子壽嗣用史記世家修

三十年以榮公為卿用事用史記本紀國語修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子公伯嗣用史記秦紀年表修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三年殺言者用史記本紀修

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子仲嗣用史記年表修

三十有六年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用史記秦紀修

三十有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居于彘名公周公行政是為共和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用史記本紀修

庚申三十有八年共和行政

晉靖侯薨子司徒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子四十有二年王在彘用經世修

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弟彊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子孝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子覬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周名二伯立太子靖用經世史記本紀修

楚熊嚴卒子熊霜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戌宣王元年以秦仲為大夫討西戎以尹吉甫為將
北伐玁狁至于太原用經世修
燕惠侯薨子莊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以方叔為將南征荊蠻用經世修
命名虎征淮夷用詩大雅修
王伐淮徐用詩大雅修
魯眞公薨弟敖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齊武公薨子無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晉僖侯薨子籍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大旱用大紀修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戎破之用史記秦紀年表修
楚熊霜卒弟熊狗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以戲為魯太子魯弒公薨戲立用國語史記年表修王不籍千畝用國語史記本紀修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
誅弒君者七十人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少子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晉獻侯薨子費生嗣徙都于絳用大紀修
十有八年蔡夷侯薨子所事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用外紀列女傳修
封弟友于鄭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子說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六年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宋哀公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狗卒子熊咢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二年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用國語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僖公薨子靈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戴伯薨子兕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子賾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系本修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熊咢卒子熊儀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用國語史記本紀經世修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用國語經世修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用國語注大紀修

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踐位用史記年表本紀經世修

庚申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武公薨子說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始辟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用國語修

四年陳夷公薨弟燮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莊卒子嗣用史記年紀年表修

曹戴伯薨子兕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用經世修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用小雅廣劇歷議修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用國語修

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弒王于驪山之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用史記年表紀世家經世修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雒邑始命秦列為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酅虢十邑國之用尚書經世國語大紀修

秦祀上帝于西畤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二年魯孝公薨子弗湟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四年燕頃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用史記秦紀經世修

宋戴公薨子司空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七年楚若敖卒子熊坎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九年蔡僖侯薨子興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東徙汧渭之會用史記秦紀經世修
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曹惠伯薨子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用史記年
表世家修
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揚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霄敖卒子熊昞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子終生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五年秦作廒畤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子圉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
東歸于王用史記秦紀修

蔡戴侯薨子考父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子力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子伯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秦初有三族之罪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陳文公薨子鮑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子寤生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三十年衛公子州吁阻兵用經世修
楚蚡冒卒弟熊通弒太子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二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成
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誅潘父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三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八年衛州吁出奔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祿父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用史記年表世家修經世修

燕鄭侯薨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經世修

四十有四年鄭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己用經世左傳修

四十有七年晉曲沃鱓入翼弒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郤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用外紀路史修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荣　蘭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二　史部

己未　周平王四十有九年　魯隱公元

鄭伯克段于鄢　春秋實其母姜氏于城潁　用左傳修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用左傳修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用左傳修

祭伯如魯　用左傳修

五十年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　史記年表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

王崩孫林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尹氏卒　春秋

鄭祭足帥師入宼　用左傳修

武氏子求賻于魯　用左傳修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

壬戌桓王元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宋陳蔡衛伐鄭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鞏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用左傳修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春秋

二年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伐翼翼侯奔隨用左傳修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用左

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春秋

甲子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用左傳修

鄭輸平于魯用公羊穀梁傳修

魯侯齊侯盟于艾用左傳修

宋人取長葛春秋

京師饑用左傳修

鄭人入朝用左傳修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用左傳修

陳及鄭平左傳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文公卒孫嗣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用左傳修

蔡宣侯卒子封人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用左傳修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

鄭伯以齊人來朝用左傳修

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見春秋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

侯齊侯會于防用左傳修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經世

七年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鞏帥師會齊鄭

伐宋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用左傳修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 春秋

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

八年鄭伯魯侯會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用左傳修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之田 用左傳修

魯公子軌弑其君隱公而自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九年魯桓公元 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祊田盟于越 用左

傳修

燕穆侯卒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用左傳修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用左傳修

蔡侯鄭伯會于鄧 春秋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子為小子侯 用左傳國語史記年表世

家修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

魯侯迎婦于齊 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用左傳修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用左傳修

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 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佗殺世子免而自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用左傳修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楚子熊通侵隨俾請爵于王王不許 用左

十有五年穀伯綏鄧侯吾離至魯用左傳修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郯左傳
晉曲沃稱誘弒其君小子侯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六年王使家父聘于魯見春秋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用左傳修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用左傳修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七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春秋
十有八年曹桓公卒子射姑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用左傳修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春秋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春秋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經世
二十年魯侯會宋公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魯用左傳修
侯會鄭伯盟于武父用左傳修魯侯及鄭師伐宋用左
傳修
陳厲公卒見春秋弟林立用史記年表修
衛宣公卒子朔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用左傳修
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宋衛燕師敗績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如
魯盟用左傳修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齊僖公卒子諸兒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春秋
燕宣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王使家父如魯求車用左傳修

王崩子佗踐位用史記修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用左傳修
鄭伯突入于櫟春秋宋公魯侯衛侯陳侯鄭伯突入于櫟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用史記修
乙酉莊王元年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魯衛陳
蔡伐鄭用左傳修
衛人立伋之弟黔牟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衛侯朔出
奔齊春秋
二年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黃魯侯邾儀父盟于趡
魯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用左傳修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蔡季自陳歸于
蔡春秋
秦夷三父族經世
十月朔日有食之春秋
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經世

三年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
其子同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
儀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子克奔燕左傳
四年魯莊公元使單伯送王姬見春秋魯築王姬之館于
外用左傳修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見春秋王姬歸于
齊春秋
五年齊王姬卒見春秋
宋莊公卒見春秋子捷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五月葬桓王春秋
紀季以鄣入于齊春秋
燕桓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七年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武伐隨卒于師子熊

貲嗣始都郢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春秋

紀侯大去其國春秋

齊侯魯侯狩于禚用穀梁傳修

八年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用左傳修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用左傳修衛侯朔入于衛春秋黔牟

来奔用左傳史記世家經世修

十年秦滅小虢經世

十有一年魯侯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用左傳修

齊無知弑其君襄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春秋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

魯侯伐齊納糾用左傳修齊小白入于齊桑齊襄公

春秋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用左傳修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傳管夷吾以歸為

相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魯侯敗齊師于長勺用左傳修

魯侯侵宋見春秋

齊師宋師次于郎春秋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

還用左傳修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春秋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春秋

十有四年魯侯敗宋師于鄑用左傳修

王姬歸于齊春秋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胡齊踐位用史記本紀經世修

宋萬弑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

御說萬奔陳宋人醢之用左傳史記年表修

庚子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春秋

齊人滅遂春秋齊侯會魯侯盟于柯用左傳修

二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春秋

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用左傳修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荆入蔡 春秋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春秋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春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春秋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用史記年表修
四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春秋
荆伐鄭 春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用左傳杜氏纂例修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左傳
秦武公卒弟立 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楚滅鄧 經世
為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用左傳修
邾子克卒 春秋
子瑣立 見春秋
五年王崩太子閬踐位 用史記本紀修

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入冦立頹 用左傳修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見春秋
蔡哀侯卒子肸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 用左傳修
齊人伐戎 春秋
四年虢公鄭伯昏命于弭奉王復歸于王城殺子頹王與鄭伯虎牢以東 用左傳修

鄭厲公卒子捷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巡虢守左傳

五年秦作密時用史記修

晉伐驪戎獲姬以歸用史記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春秋公子完奔齊用左傳修

楚熊惲弒其君杜敖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祭叔聘于魯見春秋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用史記世家修

曹莊公卒用史記年表世家修子羈嗣用左傳杜氏注修

七年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覿用幣用左傳修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春秋

郭七用春秋胡氏傳說苑修

八年衛惠公卒子赤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春秋

晉侯盡殺羣公子用左傳修

九年晉始都絳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虢人侵晉左傳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春秋

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用左傳修

晉伐虢用左傳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左傳

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春秋

邾子瑣卒春秋濛滕立見春秋

齊人宋人魯人救鄭用左傳修

荊伐鄭春秋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

居蒲夷吾居屈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二年鄭人侵許春秋

十有三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用左傳修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春秋

齊人伐山戎春秋俾燕修貢于王用史記世家修

秦宣公卒弟立 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五年魯人殺公子牙而立叔孫氏魯莊公卒子般嗣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啟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狄伐邢 春秋
曹僖公卒子班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魯閔公元齊人救邢 春秋
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魯 用左傳修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夙於耿畢萬於魏 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魯慶父弒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取慶父于莒殺之而立仲孫氏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狄入衛 春秋 殺懿公衛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于曹卒齊人立其弟燬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 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有八年魯僖公元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春秋
楚人伐鄭 春秋 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檉謀救鄭 用左傳修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為季孫氏 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用左傳修
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春秋
燕莊公卒子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甲子二十年徐人取舒 春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秋
楚人伐鄭 春秋
二十有一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用左傳修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春秋 許穆侯卒于師 用左傳修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
齊人執陳轅濤塗 春秋 魯及江人黃人伐陳 用左傳修

諸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春秋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用左傳修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庚午襄王元年宋桓公卒子茲父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 春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春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 用史記本紀修 秦始得志於諸侯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臘 經世
貢於王 用左傳修
二十有三年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 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用左
二十有四年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春秋 齊侯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用左傳修
曹昭公卒子襄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庚午襄王元年宋桓公卒子茲父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 春秋
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用左傳修
晉獻公卒奚齊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 春秋 荀息立奚齊之弟卓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里
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 荀息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二年狄滅溫溫子奔衛 春秋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
夷吾為晉侯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晉殺其大夫里克 春秋

三年王使名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用左傳修
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用左傳修
四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春秋
楚人滅黃 春秋
王子帶奔齊 左傳
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用史記年表經世修
陳宣公卒子款嗣 用史記年表經世修
五年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用左傳修
六年諸侯城緣陵 春秋
蔡穆侯卒子甲午嗣 見春秋無用史記修
七年楚人伐徐 春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幽遂次于匡 春秋諸侯之大夫救徐 用左傳修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用左傳修
齊師曹師伐厲 春秋
五月日有食之 春秋
宋人伐曹 春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
齊大夫管仲卒 用史記世家管子修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春秋
王命秦伯釋晉侯 用史記本紀修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八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春秋
狄侵晉 左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侯徵諸侯之師入戍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于淮 用左傳修
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氏 春秋
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春秋
鄭伯始朝于楚 見春秋魯人救齊 見春秋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春秋立公子昭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狄救齊邢人狄人伐

衛春秋

十有一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圍曹春秋

衛人伐邢春秋

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用左傳修

梁亡春秋

十有二年鄭人入滑春秋

齊人狄人盟于邢楚人伐隨春秋

十有三年狄侵衛春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春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春秋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鄭伯如楚左傳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左傳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用左傳修

王召叔帶于齊用左傳修

衛人伐邢春秋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

十有五年齊侯伐宋圍緡春秋宋襄公卒子王臣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人伐陳春秋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用左傳經世修以狄女隗氏為后

經世

晉惠公卒子圉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六年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用國語修

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用左傳修

宋公如楚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衛侯燬滅邢春秋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
晉侯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溫原攢茅之田用左傳修
衛文公卒子鄭嗣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春秋
魯侯衛子苔慶盟于洮用左傳修
十有八年魯侯苔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北鄙用左傳修衛人伐齊春秋魯公子遂如楚乞師用左傳修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圍緡春秋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春秋魯侯及諸侯盟于宋見春秋
二十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

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春秋
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用左傳修
楚殺其大夫得臣春秋
衛侯出奔楚春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苔子盟于踐土用左傳修陳侯如會春秋諸侯朝于王所用左傳修
陳穆公卒子朔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苔子邾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用左傳修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春秋立公子瑕左傳曹伯襄復歸于曹春秋諸侯遂
圍許用左傳修
二十有一年王子虎魯侯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翟泉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春秋
晉人秦人圍鄭春秋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用左傳修
二十有三年晉侯作五軍用左傳修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春秋
二十有四年楚子使鬬章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用左傳修
鄭文公卒子蘭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人侵狄春秋及狄盟用左傳修
晉文公卒子驩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秦人入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春秋
晉人敗狄于箕春秋

魯僖公卒子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春秋
二十有六年魯文公元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春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使毛伯錫魯侯命用左傳修
晉侯來朝于溫伐衛用左傳修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拜用左傳修
衛人伐晉春秋
楚世子商臣弒其父頵而自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七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春秋
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魯公孫敖盟于垂隴用左傳修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春秋
二十有八年晉人宋人齊人衛人鄭人伐沈用左傳修
王叔文公卒春秋
秦人伐晉春秋

秦伯師還誓于師 用史記秦紀修
楚人圍江 春秋 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用左傳修
二十有九年狄侵齊 春秋
楚人滅江 春秋
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用史記秦紀修
衛侯使寧武子聘于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會晉趙盾
三十年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會晉趙盾 用左傳修
葬 用左傳修
楚滅六滅蓼 用左傳修
三十有一年晉舍二軍 用左傳修
秦穆公卒子罃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晉襄公卒 左傳 晉人迎公子雍于秦 用左傳修
三十有二年魯取須句 用左傳修 宋成公卒子杵臼嗣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宋人殺其大夫

癸卯頃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 用左傳修 二月葬襄王 春秋 魯
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用左傳修
楚人伐鄭 春秋 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用左
晉趙盾立世子夷皐 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丙
于令狐 春秋 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用左傳修
狄侵魯西鄙 用左傳修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 用左傳修
三十有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晉趙盾魯公子遂盟于衡雍 用左傳修
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奔莒 用左傳修
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用左傳修
楚人伐鄭 春秋 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用左
傳修
曹共公卒子壽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燕襄公卒桓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侵陳 左傳
二年秦伐晉 春秋

蘇子盟魯于女栗 用左傳修春秋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春秋

三年楚子伐麇 春秋

晉人魯人會于承筐 用左傳修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用左傳修

四年楚人圍巢 春秋

秦伯使術聘于魯 用左傳修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

五年陳共公卒子平國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邾文公卒子貜且嗣 用左傳修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 用左傳修狄侵衛 春秋

魯侯及晉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 用左傳修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王崩子班踐位 用左經世修

尹氏聃啟如晉 用左傳修

齊昭公卒子舍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經世修

宋公魚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用左傳修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春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 用左傳修

齊人執單伯 春秋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用左傳修

己酉匡王元年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耦如魯盟

曹伯朝于魯 並用左傳修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

單伯自齊反于魯 用左傳修

晉郤缺帥師伐蔡 春秋入之 用左傳修

齊人侵魯 用左傳修諸侯盟于扈 春秋

齊人侵魯 用左傳修遂伐曹 春秋

蔡莊侯卒子申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春秋

宋人弑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秋諸侯會于扈 春秋

甘歜敗戎于邻垂 用左傳修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秦康公卒子稻嗣 見春秋魚用左傳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齊人弑其君商人 春秋立公子元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莒弑其君紀公 用左傳修

五年魯宣公元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齊人取魯濟西田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于棘林伐鄭 春秋

晉人宋人伐鄭 春秋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春秋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

乙卯定王元年正月葬匡王 春秋

十月王崩弟瑜立 用史記本紀修

楚子伐陸渾之戎 春秋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用左傳修

楚人侵鄭 春秋

鄭穆公卒子夷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 見春秋魚用史記秦紀修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靈公弟堅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伐鄭 春秋

三年魯侯朝于齊侯止之為高固請昏 用左傳修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左傳名公逆王后于齊 用左傳修

五年河徙 用周譜修

秦師伐晉 春秋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

宋師伐陳及鄭公子歸生師師戰于大棘 用左傳修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春秋
諸侯盟于黑壤 用左傳修
燕桓公卒宣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年晉師白狄伐秦 春秋
楚人滅舒蓼 春秋
盟吳越 用左傳修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
楚師伐陳 春秋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 用國語修
七年王使徵聘於魯 用左傳修
魯侯朝于齊 見春秋
孫蔑入聘 用左傳修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春秋
晉成公卒于扈子孺嗣師還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成公卒子速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春秋
八年齊人歸魯濟西田 用左傳修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春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燕桓公卒宣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春秋
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用左傳國語修
楚子伐鄭 春秋
九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秋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春秋見
甲子十年楚子圍鄭 春秋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 用經世修
楚子滅蕭 春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
十有一年楚子伐宋 春秋
人救陳 春秋

十有二年曹文公卒子廬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侯伐鄭春秋

楚子圍宋春秋

十有三年宋人及楚人平春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

晉侯使趙同来獻狄俘用左傳修

魯初稅畝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春秋来獻俘王

以黻冕命晉士會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成周宣榭火春秋

王孫蘇奔晉左傳晉侯使士會入聘用左傳國語修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春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用左傳修

魯侯之弟叔肸卒用左傳修

十有六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春秋齊侯會晉侯盟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用左傳修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春秋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用左傳修

晉作六軍 左傳

鄭伐許 春秋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賈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鄭伯伐許 春秋

燕宣公卒昭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 春秋

王崩子夷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丙子簡王元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左傳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 見春秋傳史記索隱修

同盟于蟲牢 用左傳修

晉遷于新田 左傳

鄭悼公卒弟睔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春秋

吳壽夢來朝 用吳越春秋修

二年吳伐郯 春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春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馬

陵 春秋

吳入州來 春秋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 春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春秋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用左傳修

晉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郯 用左傳修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春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春秋
秦人白狄伐晉 春秋
鄭人圍許 春秋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 左傳 用左傳修
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春秋
五年晉使羅莅如楚報使 用左傳修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以會齊侯宋公魯
侯衛侯曹伯伐鄭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景公卒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程嬰請死 用經世修
六年周公楚出奔晉 用左傳修
命王季子單子取鄔田于晉 用左傳修
七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 用左傳修
八年魯侯及諸侯来朝遂從王季子成子會晉侯

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 用左傳修
成肅公卒于瑕 用左傳修
九年鄭人伐許 用左傳修
衛定公卒子衍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桓公卒子嗣 見春秋無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十年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用左傳修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春秋

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 見春

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郤犨盟于扈而歸之 用左傳修

釋曹伯歸于曹 用左傳修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 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春秋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用左傳修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

邾定公卒婁立 見春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春秋

燕昭公卒武公立 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厲公來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

魯成公卒子午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楚人鄭人侵宋 春秋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同盟于虛打 用左傳修

十有四年 魯襄公元 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寧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用左傳修

厥咎帥師伐鄭 春秋

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用左傳修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春秋

九月壬崩太子泄心踐位 用史記本紀修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蘭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舉要卷三

庚寅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 春秋

鄭師伐宋 春秋 鄭成公卒子髡頑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秋 晉荀罃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 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 用左傳修 遂城虎牢 春秋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春秋 吳人伐楚 左傳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用左傳修 陳侯使袁僑如會 春秋 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用左傳修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人圍頓 春秋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用左傳修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用左傳修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用左傳修
諸侯戍陳用左傳修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春秋晉侯宋
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用左傳修
五年莒人滅鄫春秋
齊侯滅萊春秋
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春秋晉侯宋公魯侯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邾子會于鄫用左傳修鄭僖公如會
未見諸侯卒于鄛見春秋公子馺實弑之而立其
子嘉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陳侯逃歸春秋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春秋晉侯鄭伯齊人宋
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用左傳修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春秋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用左傳修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春秋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用左傳修遂滅
偪陽春秋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春秋晉侯宋公魯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用左傳修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春秋以單子為卿士用左傳修
十年魯作三軍用左傳修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春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用左傳修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春秋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用左傳修會于蕭魚楚
人執鄭行人良霄泰人伐晉春秋
十有一年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
世修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春秋傳修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用左傳修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 用左傳修
楚共卒子招立世子出奔吳 用史記年表修
吳侵楚敗績 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杞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吳于向 用左傳修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寧殖宋人伐許 見春秋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用左傳修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 見春秋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 春秋齊侯伐魯北鄙
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
鄙 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齊帥伐魯北鄙 用左傳修晉侯宋公魯侯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用左傳修曹成公卒于師見春秋子滕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世家修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春秋

燕武公卒文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阿晉人執邾子春秋齊靈公卒子師見春秋子滕嗣見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春秋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用左傳修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春秋子產為大夫用左傳修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用左傳修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春秋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春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春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春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春秋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秋

孔子生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三年齊人來城郚魯叔孫豹來賀城用左傳修

鄭伯如晉用左傳修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用左傳修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春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用左傳修

會于商任用左傳修

庚戌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用左傳修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沙隨用左傳修

鄭大夫公孫黑舠卒用左傳修

孔子生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

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春秋

侯襲莒春秋

穀洛鬬國語

二十有三年齊人來城郚魯叔孫豹來賀城用左傳修

鄭伯如晉用左傳修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用左傳修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春秋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
燕文公卒懿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 用左傳修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春秋弟餘祭立 用公羊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修
晉使趙武為政 用左傳修
二十有五年衛寧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衍復歸于衛 春秋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 用左傳修晉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春秋
人執衛寧喜 春秋
許靈公卒于楚 用左傳修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春秋

晉侯使士起入聘 用左傳修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用經世修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用左傳修
衛殺其大夫寧喜 春秋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用左傳杜氏長歷修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晉楚 用左傳修康卒子麇嗣 用左傳年表世家史記修
王崩太子晉母弟貴賤位 用史記本紀修
燕懿公卒子款嗣 用史記世家修
丁巳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 左傳
衛獻公卒子惡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閻弑吳子餘祭 春秋弟夷末立 見春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苫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用左傳修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用左傳史記年表經世修

二年蔡公子般弒其君景侯而自立用左傳修

宋災宋伯姬卒春秋

王殺其弟佞夫用左傳修王子瑕奔晉春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苫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春秋

鄭使公孫僑為政用左傳修

三年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稠立用左傳史記年表經世修

鄭伯如晉用左傳修衛侯如楚用左傳修

苫人弒其君密州春秋

魯仲由生用史記列傳修

四年魯胎公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頴用左傳修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用左傳修

苫去疾自齊入于苫苫展輿出奔吳春秋

楚子麇卒春秋令尹圍實弒之而自立楚公子比奔晉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用左傳修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春秋

蔡漆雕開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六年鄭游吉如晉左傳齊晏嬰如晉用左傳修

北燕伯款出奔齊春秋燕人立悼公用左傳修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

徐子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春秋

鄭作丘賦用左傳修

魯有若生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用左傳修

秦景公卒子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春秋

孔子志于學用論語修

九年鄭人鑄刑書用左傳修

楚公子棄疾如晉用左傳修

楚遠罷帥師伐吳春秋吳人敗之用左傳修

齊侯伐北燕春秋

十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春秋

衛襄公卒公子元嗣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子

如衛弔追錫命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春秋陳哀公

卒用左傳修楚師滅陳春秋

十有二年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

于陳用左傳修許遷于夷春秋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齊陳氏鮑氏逐欒施高彊用左傳修

晉平公卒子夷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平公卒子佐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

孔子生伯魚用家語修

疾帥師圍蔡春秋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

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王

使單子命事於會用左傳修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春秋

單成公卒用左傳修

十有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春秋

鄭簡公卒子寧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侯魯侯衛侯鄭伯如晉魯侯至河乃復魯公

子慙遂如晉公子慙奔齊用左傳修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弒甘公過用左傳修
楚子伐徐春秋
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春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用左傳修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與盟用左傳修晉人執魯季孫意如以歸春秋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春秋
吳滅州來春秋
燕悼公卒共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七年晉釋魯季孫意如用左傳修
曹武公卒子須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卒子僚立用史記世家修
蔡朝吳出奔鄭春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春秋

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左傳
十有九年齊侯伐徐春秋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左傳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春秋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春秋
郯子朝于魯用左傳修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用左傳修晉荀

燕共公卒平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 春秋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 用經世修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用史記世家家語修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
尚伍員奔吳 用左傳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 用經世修
鄭大夫公孫僑卒 用左傳修
蔡平侯卒子朱嗣 用年表世家修
魯冉雍生魯冉求生 用史記列傳及注修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 用左傳國語修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
立 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顏回生齊高柴生 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二十有五年王崩子猛踐位 用左傳史記本紀修葬景王王

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秋入于王城
用左傳修冬王子猛卒 春秋母弟丐立 用史記本紀修
十有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用杜氏長歷修
衛端木賜生 用史記列傳修
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 用史記世家修弟申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春秋
王居狄泉 用左傳修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地震 用左傳杜氏注修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鄔 用左傳修
晉侯使士景伯來 用左傳修鄭伯如晉 左傳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
吳滅巢 春秋
三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用左傳修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用左傳修宋元公如晉卒于曲棘子頭曼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孔子如齊用史記世家修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至王入于成周用左傳修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春秋

楚平卒子壬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用左傳修吳弒其君僚春秋諸樊之子光立用左傳史記世家修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春秋

曹悼公卒見春秋露立見春秋楚人誅費無極用左傳修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用左傳修六年魯侯如晉次于乾侯用左傳修鄭定公卒子勝嗣

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用史記世家修七年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討敗之用左傳修八年晉頃公卒子午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春秋

九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春秋十年吳伐越春秋王使富辛石張如晉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邾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用左傳修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十有一年魯定公元晉人執宋仲幾用左傳修十有二年盜殺鞏簡公用左傳修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用左傳修

十有三年邾莊公卒 見春秋 益立 見春秋
衛卜商生 用史記列傳家語修
十有四年陳惠公卒 見春秋 子柳嗣 用史記世家修
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名陵侵楚諸侯盟于皐鼬 用左傳修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春秋
吳言偃生 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
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 用左傳修
於越入吳 春秋

魯曾參生 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春秋
鄭寇晉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虒靡 用左傳修
冬王處于姑蕆 用左傳修
十有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左傳
單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 用左傳修
齊侯鄭伯盟于鹹 春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春秋
齊國夏伐魯西鄙 用左傳修
王入于王城 左傳
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 用左傳修
曹靖公卒子伯陽嗣
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春秋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 用左傳修
燕平公卒簡公立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宓不齊生（用史記列傳修）

十有九年公山不狃召孔子欲往不果（用論語史記世家修）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用史記世家家語修）

鄭獻公卒子勝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哀公卒孫嗣（見春秋兼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魯閔損生（用家語修）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春秋）

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皆叛（用左傳修）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用左傳修）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春秋）

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春秋）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用左傳修）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用史記世家修）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用史記論語史記世家修）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春秋兼用史記年表秦紀經世修）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用左傳修）齊侯宋公會于洮

王使石尚歸脤于魯（用穀梁傳修）

春

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春秋）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

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左傳）

孔子自衛適陳畏匡反衛（用論語史記修）

二十有五年孔子去衛過曹（用史記修）

魯定公卒子蔣嗣（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經世修）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春秋）

孔子適宋及鄭至陳（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六年魯哀公元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春秋
吳子敗越于夫椒用左傳修
齊侯衛侯伐晉春秋救邯鄲用左傳修
吳侵陳左傳

二十有七年衛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用左傳經世修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春秋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春秋
蔡遷于州來春秋
燕簡公卒獻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八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春秋
魯桓僖宮災用左傳修
殺萇弘用左傳修
魯季孫斯卒用左傳修
晉趙鞅圍朝歌左傳
秦惠公卒子嗣見春秋兼用經世修

二十有九年盜殺蔡昭侯國人立其子朝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孔子如蔡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春秋
三十年晉趙鞅逐荀寅士吉射奔齊用左傳修
齊景公卒左傳少子荼立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三十有一年吳伐陳春秋孔子自蔡如葉用史記世家修
顏回卒用史記世家修
孔子自楚反用史記世家修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春秋
三十有二年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春秋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用左傳修
三十有三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
魯侯會吳于鄫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用左傳修

三十有四年楚人伐陳春秋
三十有五年魯侯會吳伐齊用左傳修齊侯陽生卒春秋
齊人實弒之而立其子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春秋
孔子自陳復至衛用史記世家修
三十有六年齊國書帥師伐魯魯侯會吳伐齊用左傳修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春秋
孔子自衛反魯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説卦文言用史記世家修
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用左傳修
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棠皐用左傳修
三十有八年單子晉侯魯侯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駱來告勞用左傳越春秋修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春秋於越入吳春秋吳及越平左傳

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用左傳修
孔子作春秋用史記世家修
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魯史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宋向魋謀弒其君不克入于曹以叛自曹出奔衛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用左傳修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驁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用論語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魯饑用魯史修
四十年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魯史
鄭伯伐宋魯史
晉趙鞅帥師伐衛魯史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用左傳修
熒惑守心用史記宋世家修

四十有一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鄄邴來告（用左傳修）

孔子卒于魯（用左傳修）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勝誅之迎楚子復立（用左傳修）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用左傳修）

四十有二年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用國語修）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用左傳修）

楚滅陳殺陳湣公（用左傳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而與晉平晉

立公孫般師莊公死于戎州已氏（用左傳修）

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用左傳修）

齊侯魯侯盟于蒙（用左傳修）

甲子四十有三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復石魋與太叔遺（用左傳修）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琅琊為封邑（用史記田敬仲世家修）

秦悼公卒子嗣（用史記年表秦紀修）

四十有四年越人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不及（用左傳修）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左傳）

王崩太子仁踐位（用左傳史記本紀經世修）

吳伐楚（用經世修）

魯叔青來京師

丙寅元王元年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用經世修）

吳子殺公子慶忌（用左傳修）

越圍吳（左傳）

晉定公卒子錯嗣（用史記世家修）

晉趙簡子卒立其次子無恤（用左傳修）

蜀聘于秦（用史記秦紀修）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用史記世家修）

二年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用左傳修

晉趙無恤滅代用史記世家修

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用左傳修

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用左傳修

三年越人納邾子益于邾太子革奔越用左傳修

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用左傳史記年表修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用史記世家修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為伯用史記世家修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

吳所侵宋地用史記世家修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四年晉荀瑤告伐齊用左傳修

魯叔青如越越諸鞅聘魯用左傳修

蔡成侯卒子產嗣用史記世家修

楚人聘于秦用史記年表修

五年晉侯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用左傳修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用左傳修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為夫人荊為太子用左傳修

魯侯朝于越用左傳修

義渠聘秦用史記年表修

六年衛侯輒出奔宋用左傳修

魯侯自越反用左傳修

七年越皐如后庸宋樂筏魯叔孫舒伐衛納衛侯

輒衛人賂之不克納衛人立黔用左傳史記世家修

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用左傳修

宋景公卒大尹立啟六卿逐啟及大尹而立得

用左傳修

王崩太子介踐位用史記本紀修

晉荀瑤城宅陽用酈道元水經注修

癸酉貞定王元年越人使后庸聘魯且言邾田魯侯及

越后庸盟于平陽用左傳修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用左

傳修　魯侯出奔越用左傳修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魯人立其子寧用左傳稽古録大事記修

二年魯悼公元

三年晉地震用外紀修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越葵執卒于鹿郢嗣用紀年史記世家大事記修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用左傳修

六年晉人楚人聘秦用史記年表修

鄭聲公卒子易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河絶于扈外紀

八年秦堑阿旁用史記年表修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用史記秦紀修

十年越鹿郢卒子不壽嗣用紀年史記世家修

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為己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用史記世家稽古録修

晉荀瑤滅夙繇用外紀修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而專其政用史記世家大事記修

蔡聲侯卒子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荀瑤襲衛用蘇氏古史戰國策修　晉三卿宴於藍臺用國語修　晉河水赤三日用外紀修

十有三年晉取秦武城用史記秦紀修

齊平公卒子積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陳成子卒子盤代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用國語修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用經世遥鑑修

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用經世通鑑修。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用史記世家修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用史記世家修

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用國語外紀修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用史記年表修

蔡元侯卒子齊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九年燕孝公卒載立用紀年史記世家修

二十年越盲姑卒子翁嗣用史記年表修

越人迎女於秦用史記年表修

二十有一年晉知寬奔秦用史記年表修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用史記年表修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用史記秦紀修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用外紀修

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用史記年表修

秦厲共公卒子嗣用史記秦紀修

二十有八年王崩子去疾踐位弟叔弟叔弟嵬之少弟嵬攻殺叔而立用史記本紀修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用史記帝王世紀修

辛丑考王元年

二年晉哀公卒子柳嗣用史記世家修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用史記世家修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用史記年表修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八年彗星見用史記秦紀修

九年楚惠卒子中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衛敬公卒子糾嗣衛屬于晉韓趙魏氏用史記世家修

十年楚滅苔用史記年表修

魯悼公卒子嘉嗣用史記世家稽古録大事記修

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史記年表

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弟立用史記秦紀修

十有三年晉桃杏冬實外紀

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用史記外紀修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踐位用史記本紀修

衛公子黮弒其君貜侯而自立用史記世家修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用史

記本紀修

丙辰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

家索隱經世修

秦庶長鼂弒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用史記本紀修

從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用史記世

鄭共公卒子已嗣用史記世家修

晉韓康子卒子啟章代魏桓子卒子斯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用史記年表世家經修

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用史記年表修

四年秦作上下畤用史記年表修

六年盜殺晉幽公魏斯誅亂者立其子止用史記年表修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用史記世家修韓啟章都平陽趙浣

城泫氏用水經注修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少梁用史記秦紀修

越滅郯外紀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用史記年表修

秦城蜇河濱秦初以君主妻河用史記年表修

十年晉趙氏城平邑用水經注修

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用史記年表修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而自立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霊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簡公用史記年表稽古録修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鄔圍平邑用水經注竹書紀年修
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用史記年表修
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用史記世家修
秦與晉戰敗于鄭下用史記年表修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用外紀修
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用史記世家魏收地形志修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用史記世家修
越朱句卒子翳嗣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用史記世家修
十有六年日有食之用史記年表修
王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城用外紀修
魯元公卒子顯嗣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用水經注竹書紀年修
齊田莊子卒子和代用史記世家禮記修
十有七年魯侯奪禮孔伋用孟子漢書古文修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用孟子漢書古文修
秦初令吏帶劒用史記年表修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用史記世家修
晉韓武子卒子虔代趙獻子卒子籍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秦塹洛城重泉用史記年表修
齊田和伐魯取成用史記世家修
秦初租禾用史記年表修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用史記世家修
楚簡卒子當嗣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用史記年表修

鄭城京 史記年表

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于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用史記年表說苑通鑑修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用史記世家經世修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 用史記世家修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用史記世家修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上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用漢晉志杜氏通典修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 用史記年表說苑修

齊宣公卒子貸嗣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用史記年表世家修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 用史記世家修

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子購由嗣 用史記世家大事記修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用史記年表本紀修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蘭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二百八十五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一

陶唐氏帝堯羅氏路史曰堯生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通鑑外紀曰年十五長十尺受封唐年十六即天子位耆左氏傳作祁漢史曰伊氏

書曰粤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粤起語若稽追記之辭古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放大也放勳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放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為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為堯稱焉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叙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煥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舊說止其所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真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史臣叙堯之德而以欽為首此聖人之心法也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之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蕪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子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明推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其類者即上文所叙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皆考比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豈無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黑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聖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推而廣之也

甲辰元載乃命羲和邵子皇極經世書係之元年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象儀則是命羲和帝堯即位之初政也又按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職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楊子曰羲近重和近黎韋昭曰即羲氏和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二氏也歷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歷法蓋未備帝堯始為歷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為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曰此所命蓋羲伯和伯下文分命其仲叔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史記索隱作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宅度也蔡邕石經作度朱子云宅度古文通歷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朔日度也宅嵎夷曰暘谷周禮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賓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南交曰南則景短多暑所謂日東則景夕多風之地也西朔方曰幽都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其所宜為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者也易如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史記依今文作便程其義尤明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分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又揖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為四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歷家七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此皆授羲和以作歷之綱要四子分為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二載定閏法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作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既命羲和歷象又四時推候皆合有古文

矣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歷家所定章法昉乎此隆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歷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他無為也故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馬朱子書傳曰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而少遲一日統地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亦一日一周而少遲一日統地一周無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三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月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履祥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為歷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歷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歷則疎蓋帝堯生知即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分一不足以盡天授之以作歷之綱要如於中星及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義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必數數然也後世日不足而始為度度不足而更為分秒分秒愈多則筭法當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歷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歷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歷則歷與天常相應定歷推天而歷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就定法以拘之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然嘗就其說而推之一可也何必析為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二分日之一為一度蓋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通之為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果若所言則止日四分之一而已

少固不足論晉志載劉洪王蕃之法則析為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計百三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開元大衍歷又析一度為三千四十分太積八十年而差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之然自開元至寶祐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歷積分雖多反不如晉志之近密也紹興統元歷漢上朱震典之析一度為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歷中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十餘度矣去堯之世三千五百餘歲而差四十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陸後此三千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當在東陸後此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遂行南陸則冬長夏短幾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曰非然也唐張說一行歷議曰日之所行即為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七載麒麟遊於藪澤

路史曰堯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鴟又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十有二載巡狩 發例于此 後不悉書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 註十二載一巡狩也 路史註曰杜佑謂十二載一巡狩者非

甲子二十有一載

甲申四十有一載虞舜生於諸馮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 蘇氏古史曰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為有姚居於潙汭故為有嬀履祥按舜生姚墟因生為姓故為姚姓居潙汭後世復因居潙而為嬀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潙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潙水源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諸馮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爾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為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為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 ○路史曰其先國于虞始為虞氏 河東虞阪 系出虞幕○春秋外傳周太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謂能服事帝朝 舜重之以明德○史記曰父瞽瞍盲索隱曰母握登 史記據世本敘窮蟬橋牛者非

五十載帝遊於康衢

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書出三代之末尚多傳聞之辭而此語亦自得聖人之意學者稱之今不敢棄○文中子曰堯有衢室之問○時有老人擊壤

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叶入聲胡氏附此歌於九十載問今以類附此

六十載舜以孝聞

史記曰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歷山今河中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今河中府有雷水出雷首山入河鄭康成謂兖州雷夏澤陶河濱河濱之器皆不苦窳水經曰河水南遶陶城鄄道元註即舜陶處在濟陰北南去歷山不遠不苦窳言民皆務為厚正之器不薄惡喎斜也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負夏衛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胡氏皇王大紀作一遷二遷三遷莊子又有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大紀曰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淮南子曰當此之時口不說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謂舜已下階而瞍焚之也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謂舜已出去而瞍塞之也澮水燕談曰今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為匿空旁出者也其廟名之曰孝感泉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嶽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

履祥按瞽瞍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豢養舜之為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

之貴糶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嶽舉鯀俾乂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四嶽者掌四方方嶽之官古者大事則咨四嶽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割始為害也懷山襄陵叙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爾滿望皆水而天影其中若滔天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知而使然

乃已僉曰者四嶽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舊說逆命史作負命按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為他職時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為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嶽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異義未詳列子註及柳文與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圮族也

帝曰往欽哉

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救其失蓋能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六十有九載鯀績用弗成

九載績用弗成○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履祥按周漢以來諸史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

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於其間多為隄防以障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堯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

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為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為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為不可及也

七十載舉舜登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以嗣子朱為對啟明者謂其才智之開明也朱之為不肖也亦以此朱子曰此下為舉舜張本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頴達曰經三言衆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本也○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巽入也使入居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錫四岳以衆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也薦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為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而即曰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也書大傳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帝曰俞予聞如何予聞者已知其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於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為天下擇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見大心平大公無我意象於此可想見也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處頑嚚之下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喻父母於道加之傲狠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乂是蓋真誠之克積和氣之薰烝也不格姦則衆亦不至於為惡矣家難而天下易觀諸克諧烝烝之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可見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按荀子莊子皆有堯舜問答之辭胡氏大紀亦取之然疑信相半今不取履祥按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序無別已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臣之言為納懷嬴故附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

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見六一文集且司馬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媼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為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信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瞽瞍以至于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於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黃帝氏姓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於黃帝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皆有功德於天下果如史記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五帝之天下皆黃帝之天下也伏羲神農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

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竝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暮以至瞽瞍之祖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暮以至瞽瞍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興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膠矣

慎徽五典納于百揆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族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真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氏之八子豈果堯之庶弟與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莊子釋文謂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虞賓于四門舜歷試之時鯀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鯀無成功舜臣堯舉黜幽之典於是有羽山之貶驩兜之比周罔上亦亟黜之至於三苗就竄疑未能若是速也所以書敘四罪總於攝位之後

季太史克以舜賓四門殛鯀放驩兜故併以流四凶族繫之爾事之前後舊必有考然四罪之行皆堯七十載舜登庸之後非六十年間事也意者六字之訛與今追正其訛繫之七十年以後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古者聖人為民驅其境螭魅聚焉故

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

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履祥按太史克叙四凶之辭疑多溢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畧之

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益掌火

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書叙納于大麓為舜歷試之終事今係之歷試之三年蕭鰊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舜舉之也大紀命禹益棄皆係之此年今從之或曰此時方舉禹則鰊殛之後禹未舉之前三年之水孰治之與太史克固曰舉八愷使主后土矣但不如舉禹之專掌爾○一云納于大麓蓋納于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烈風雷雨弗迷百神享之也蓋堯時曾有風雷之變使舜禱之泰山而息也按淮南子外紀亦言堯有大風之變今不敢信用且依史記蘇氏之說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淮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

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履祥按洪水之為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食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視鯀之方命圮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必得聖人之規模焉馬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有定勢矣獨不關諸人事與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

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為災也則數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並興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害其為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為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不允其讓也允其

執其中授之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無叮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玉為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為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墜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

淳風為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為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創為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祭祀以攝位告也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合五等諸侯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為信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受命也

七十有四載巡狩舜以攝位初年輯五等諸侯盡正月皆至其二月乃日日覲四岳羣牧考察諸侯以還其瑞則二月未暇巡狩也故逾歲而巡狩合附于攝位之明年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禮記作柴而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嶽之下祀東嶽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祀泰山也禮則一歲巡狩而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正朔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禮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見之儀等也聖人制為覲享之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各有攸當大夫命士

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朱子曰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有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注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五載一巡狩于平民罔不寧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椓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數奏明試以下等事○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履祥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山乃中嶽嵩高不得為中嶽據爾雅雅河西嶽河南華河東泰江南衡則嶽山乃西嶽而華乃中嶽爾崧高之為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泰嶽今猶謂之霍太山則壺都冀州蓋以泰嶽為中嶽爾雅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禹貢岍山一名嶽山又名吳嶽今在隴州者是也然則唐虞五嶽當以岍為西嶽泰嶽為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黃帝以潛霍為山之副然則泰以岍為西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歷代加封岷山多以西嶽為言蓋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嶽稱岱宗而南西北三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覲羣后道里之宜爾不必拘於嵩華之為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為嶽

流共工於幽洲

流共工于幽洲幽洲北裔也當是遼東之地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于三危

竄三苗于三危西裔也隋書曰党項羌者蓋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鬼名等皆自稱獵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接葉護南北數千里三危山名舊云沙洲燉煌縣東四十里甲兩山是然三危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拘曰居此山也○吕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椓

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楚語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火當作北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

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履祥按諸儒言書者稱苗民繼蚩尤之暴而楚語稱三苗復九黎之德孔安國遂謂蚩尤為九黎之君夫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九黎少昊之末諸侯也其時相去遠矣孔氏合而言之故說者疑辯特詳然皆不得書之意夫呂刑之書為訓刑作也則推所以立刑之由楚語觀射父為絶地天通而言也則推巫鬼之由則述九黎之為昏上古之世其民淳朴在下無罪在上無由推立刑之由則本蚩尤之為亂推巫鬼之由則述刑至蚩尤始為亂延及平民無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於是聖人矯正而虔劉之此刑之所為作也刑以制亂非有國者所尚也不得已而後用之爾而有苗遂並刑以為虐民始有不得其生者矣於是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而巫祝之事興焉巫祝之事蓋九黎之遺習也呂刑楚語所指不同學者多合而言之其失久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非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流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垂草官府之刑扑夏楚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之法與其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所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係諸典刑之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稽諸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而謂聖人為之乎

八十載禹告成功按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唐虞之法九載三考大紀載禹成功於八十一載之間蓋自七十二載舉禹至是九年矣其後夏史叙禹之功是為禹貢之書今附于此云史記漢史皆稱禹治水十三年蓋本作十有三載乃同之文此特兗州貢賦始同爾禹貢夏史之追書故及十有三載之事其實告成則在此年也

禹貢夏史叙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為名禹貢叙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叙功謨之事則在有虞之時稽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如敷治之敷有布置周徧之義禹治九州非一手足之為烈亦布置規

畫之有道耳隨山刊木禹功之始奠高山大川禹功之終其始洪水泛濫草木繁興禽獸逼人種藝無地禹於是隨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使民居高種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疏導其後懷襄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以為每州表鎮望祀之典焉此禹功之終也又古者州域既廣國小而多地無定名凡禹貢所書山川皆因山以名其地非謂專導其山也此讀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云

冀州

冀為帝都故為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為中帝畿實跨冀豫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為中州如楚詞謂中州為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北所及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分也詞謂中州為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及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分也

冀之為州三面皆河水患特甚蓋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為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西東河旋淤大陸之野此冀州水土之上南河壅砥柱之下東河壅砥柱之上南河壅砥柱之下東河壅砥柱之上南河壅砥柱之下東河壅砥柱

中又三之為九等以人功之有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於田也冀為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鄉遂正軍羨卒必雄於外服粟米黍稭併與漆林雜物並征之亦不別立貢篚總其數之入為九州第一但聖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時錯出於次等河東太行地勢全體皆石土載其上但壤性柔細故其地為九州第五恒衡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名出恒嶽之北谷合于滱而入易衛出真定府靈壽縣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衛水以北為并州又按滹沱河出恒嶽諸谷而衛水與之合流恐恒衛既從即滹沱為是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河澤唐杜佑李吉甫謂今邢趙深冀大河東北流過滎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蓋古河本說大河東北流過滎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蓋古河本道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於是播為九河以殺其勢爾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謂徒駭即滹沱在今滄州之清池馬頰鉤盤在今德州之平昌胡蘇在今滄州之臨津覆釜在今滄州之樂壽鬲津在今滄州之南皮按河自大伾北流過大陸以北無棣簡即今大名之漳溝潔在今滄州之東光鉤盤即今小海之北境爾雅九河之地已為海淪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溝洫相通其間便求其故迹遠矣據王橫所言大風海溢即今小海碣石古河入海之處在今海中五百餘里則九河之地淪為小海久矣況自河徙之後經流既息枝流尚可尋乎

雷夏既澤　今濮陽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也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必大於今

灘沮會同　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沛出為濉沮有楚音二水河沛之別也然則河遷沛狀則灘沮不可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灘即汳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灘水東入于泗即汳通河泗許氏謂汳受陰溝至蒙為灘水首受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也汳今作汴沮即今灘水首受滎澤過應天今入南清河古時黃河亦入此路但經稱古當合入沛後世遏之入淮入泗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

宅土 兗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長而蠶事興矣兗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邱宅土矣 **厥土黑墳** 墳謂土性起發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九州土田連舉惟兗徐揚三州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文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誤作正通為貞又篆文貞字作歪與下下相類因以致誤兗地平下被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有三年而治田與賦始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黑鹵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文者織絲成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此兗入都水道也沛入河而南出故浮沛可以達河

史記禹釐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薛氏謂古漯自今開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徙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於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岱即泰山是名岱宗在今襄慶府泰山特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汶出其西淄出其東東即蒙艾為沂水諸源又東濰小山濰水所出西即泗水所出南淄濰登萊窓東跨海西高出青州之地即今青齊濟南麗北跨河西遠東但小海所淪則青之北境亦非全壤不獨兗州為然 **嵎夷既略** 首書嵎夷跨海而有東夷蕪堯命羲仲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略者經略之也 **濰淄其道** 濰出今窓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淄出今淄州淄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清河

厥貢 濱古文作瀕青之土色白而性墳起其海瀕之地則廣大而斥鹵可煮為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厥田惟上下** 九州冀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後世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百二十二猶言百倍十倍所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亦言其 **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鹽廣斥所出絺細葛布也海物非一種皆雜貢之岱畎泰山之谷其所出絲枲鉛松怪石異石也如今萊之溫麻也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萊夷山也萊夷俗地宜畜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 **厥篚厥絲** 厥山桑也其絲堅韌宜絃琴瑟故篚以貢之一說通上文謂萊夷貢厥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繭云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汶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為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今海州朐山縣藝種藝也淮沂之水既平則蒙羽之壓皆可種藝矣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即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唐鉅野屬鄆州石晉時混於梁山濼鄆今東平府即東原之地大野之水既豬則東原

之地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埴細而粘若今陶器之泥也漸包古文作蘸包考工記搏埴老子埏埴是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徐土粘埴而墳起故時生聚人工未及田視九州為第二當
厥貢惟土五色貢土五色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侯社羽畎夏翟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古者車服旌旄以雉羽為飾羽山出夏翟山在兗州鄒縣名鄒嶧山九以此得名嶧陽孤桐嶧山域志以為嶧山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特生之桐也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為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為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泗濱浮磬泗水之濱浮生之石可以為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浮今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跡又宿州亦有靈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淮夷蠙珠暨魚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即淮白魚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不常有厥篚玄纖縞玄黑赤色沈括謂今深紫類皁者是古人以為上衣纖黑經白緯者縞素繒也記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浮于淮泗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水縣陪尾山有四源故謂之泗菏澤與沛水相連而泗本誤作河爾泗出兗州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青州書達于沛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沛可知河沛泗淮在古必有相通之道禹所以殺河流使之可以南泄通南北使之可以朝貢灌輸後世河徙而南會于菏澤滙于鉅野分為南清河并行于泗以入淮蓋亦其故道也
南至海即今淮南江南東西二浙之地福建廣東亦屬焉彭蠡既瀦陽湖自洪宮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與國之間至江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即是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鴈也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患之意蓋深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為三入海中為松江東南為東江北為婁江吳松江七十里分流所謂三江之口是也一說太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古在浙西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蓋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故浙西歲有白水太湖謂之震澤者震動也今湖翻是也在今湖州烏程之北北入常州無錫晉陵東入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舊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則彭蠡之水已合為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滙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為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北方之水河為總稱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為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為大江之江嶺至揭虔北枝趨數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為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滙為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

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吳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於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篠箭竹簜節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揚江湖之區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為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為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爵今瑪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為杯器蓋瑤之類琨今崐山石是篠以為矢箭簜以為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是也齒象齒草犀兕之皮羽翟雉毛旄牛尾古為揚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此皆為器服車甲旌旗繁纓之飾惟木惟與也木豫章之屬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類**厥篚織貝**博物續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紡以為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蘗氏云織貝今木綿也或曰織貝即島夷所貢如今南海諸蕃皆以木綿為服謂之搭布其細者則名吉貝**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惟荆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為枳橘頌所謂受命不遷者也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徐州已言淮泗達菏故此但言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抵荆山南跨衡山南荆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屬潭州湘潭縣荆州即今荆湖南北路北接京西西侵夔峽南控廣西東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荆道已安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九江孔殷**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朱子謂國初胡祕直近世晁詹事陳冠之皆以九江為洞庭按山海經亦云洞庭之泉是為九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今考朱子文集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水出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為蒸舊說不在九江數朱子之說是也蒸湘之屬而記文亦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濱江出武岡軍唐紀山又名邵陵江亦名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西江合據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且蘭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且蘭今屬播州是與牂柯江隔嶺而分水出辰州西南蠻者也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山中至辰州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此名九江也但挪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郴城下始勝舟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其與漸溆二水孰為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名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為洞庭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故因山得名云今所謂荆湖南北路自是而分**沱潛**

既道爾雅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所下流復合曰箄簏江公安縣有沱潛港此沱之證也潛出今江陵府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海說者以為潛水華容今監利縣北即潛江縣雲土夢作乂舊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馬江北為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沈存中謂今監利玉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為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沈鄭謂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荊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連亘固廣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荊州之地中間卑濕江漢至此夫分沮洳故藪澤為廣今枝分為沱潛者既道則其沮洳為雲者皆為平土為夢者皆可作乂矣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近中土人功修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荊貢畧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金次于揚而木加焉杶古文作杜爾雅杜一名檀郭璞謂材中車轅榦栝也材中弓弩之榦周官所謂荊之榦是也栝檜可括箭也揚止言木荊又備言羣材礪砥砮丹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郢石是也砮者石可以為矢鏃今思播有之周初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家語孔子嘗以對陳侯石砮之問蘇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竹也趙宣子所謂箘簵之勁楛其本堅小而直陸璣謂葉如荊而赤莖似蓍三物皆中矢笴三邦所貢又為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

曰妨胡之笴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志零陵貢葛笴蓋此類云包匭菁茅菁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醡酒不以絲皂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包者苴之匭者匣之也劉貢謂辰州廬溪縣包茅山一茅三脊今屬麻陽縣然鄂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厥篚玄纁璣組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一說謂六入為玄古人玄衣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辮絲以貫珠以為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為紐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卜納錫神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於漢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踰山路入洛達于南河荊河惟豫州豫於九州為中土南跨漢而抵荊山北距南河即今東西南三京頴許汝亳陳曹孟鄭唐隨襄均鄧諸州之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世傳禹闢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兩山相對如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寧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為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河南縣穀城山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河南縣入洛洛至鞏入河滎波既豬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沛水入河而南出溢為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爾雅水自洛出為波而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沛水不復南溢而滎澤使王景即滎故瀆東注浚儀名浚儀渠導菏澤被孟諸菏澤在今曹州沛陰縣孟諸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

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濉水矣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其上者無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疎如今轆轤之淖淖汩之闕之沙陌皆所謂下土者厥田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而南言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而南也餘見上磬錯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故豫之賦與冀相埒計皆上上冀言上上錯豫厥貢漆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紵以為布纊綿錯鑄鐵為之今鑪是有用則錫命而貢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北距華山之陽西南抵黑水即今興元成都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珥河諸蠻漢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岷嶓既藝岷山江源嶓冢漢源說見下文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種藝矣沱潛既道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此皆沃野灌注之利也水自漢出為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真符縣也然此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冢山東南流徑西和州南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沱潛源流之治見之岷嶓蔡蒙旅平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於此遂立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山雲霧常蒙其頂上合下開沫水徑其中出為溷涯水沫即大渡河也和夷厎績雅州嚴道旅祭也平謂蔡蒙之壞水土皆平也

以西地名和川即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為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為青衣水諸源也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蠶叢氏之神也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細而疎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蓋此也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梁州產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銀白金鏤鋼鐵磬石磬漢於犍為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可以為裘其毳可以織為金罽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疊州岷州宕昌諸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牧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通之道乃逾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以入渭渭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潛沔於渭無可通之道乃逾山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今本誤也蓋潛即西漢水沔即褒水自江沂嘉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經自沔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由渭入河絕流而渡曰亂入渭不言矣沔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入漢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上言通漕謂褒絕水至褒城鎮斜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黑水東北距西河即今永興秦鳳西涼吐番吐谷渾疊宕甘肅瓜沙等地弱水既西說見下文導水涇屬渭汭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高陵縣入渭屬注也漆沮既從漆水今同州白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高陵縣入渭沮出洛水或云出西夏界中歷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

南入渭　灃水攸同　灃水出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北條荆山在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在今京兆府南自西傾泰隴東之終南惇物在武功烏鼠即渭源説見下文三山不言所治皆即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間水土之平可見矣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涼州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按水土如此此禹所以厎績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沙州燉煌縣東四十里有卑兩山一名昌羌即三苗之種其地有疊州山多重疊三危山有三峰甚高人以為三危又宕重或在其地戎人凡山有三峰者便指以為三危故漢志西指化雨樊綽又指麗水之山但禹貢即山以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間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順序矣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黄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為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為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滈之區最為沃壤西邊近沙磧北邊山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内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復然不能及東南歷宋朝滋不及然雍冀之非古西以夏北以契丹也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雖闕中亦仰東南之粟至宋朝則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為盛古今地力風土其不同蓋有由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玉可以為磬琳美玉琅玕青玉也其東有嶓冢之西有崑崙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也其東有藍田青玉蓋琅玕也皆西則皆浮于積石河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西河者至華陰會于渭汭則浮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渭為雍中巨流南則灃北則涇漆沮朱子按漆水集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黄河順流載兵下魯州以取興州熙河路漕臣李復奏黄河過魯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此聲之若出必為夏人侮笑事遂寢朱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履祥按神禹導水濬川必有通道但天地人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中外聲教阻隔河源莫考至秦并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極力開拓僅得河南空無匈奴開方始得渠搜之地受休屠之降始得豬野之澤然自積石以下源委未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蜀南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寨勞遠以玉斧畫河為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此後河流忽中陷五六十丈澎湃如瀑船筏不通名為噎口蠻人不復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中外也又如自荆入蜀素號水險近四十年四川請於荆湖和糴運米入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為安流以此推之李復所奏河道一則固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崑崙無定所而莊騷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為是則在今肅州

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今西北別有崑崙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唐北庭金滿縣西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捷枝即析支渠犂即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自有渠搜縣為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即西域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以下道

山也岍岐荊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山虞周之世疑以此為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西南入渭汭為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口而下九山冀山也禹於帝都所親治道故冀山為多壺口太嶽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馬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底柱在今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禹鑿底柱為之三門至今為河流之險唐時又嘗鑿之不能殺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沿水出馬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恒嶽程子謂太行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爾恒山北嶽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一說謂恒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亦通○禹貢一篇經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合為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脈絡可指諸掌不爾則散而無統矣導岍而下鄭王諸儒分為三條四列條之說導岍而下北條西傾而下中條嶓冢以下南條也列之說導岍而下正陰列西傾而下次陽列嶓冢而下正陽列列之說比條為密然皆不離地脈之說就地脈之說論之則西傾嶓冢岷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為不可通蓋雍之西其山隴自南而北冀之諸山皆又自北而南今北條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言地理者謂太行西南跨大河與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總在山形之內則北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天地全體之常形爾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即山以名其地故導山之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禹功之始而經敘導山又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第槩可知矣蓋其治水之初利在冀民擊鮮續食固是一時之急者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為綱紀必且自西徂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源之險阻而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導山乃所以為導水計也自其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為渭漆沮沣洛陸也西傾而下為渭涇灃也為洛為淮沇也嶓冢而下為漢沔潛三澨也自岷山而下為江沱汶潛九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矣如導沂則岍汧可知及岐則杜漆可知至荊則合洛池瀕可知析城則汾絳可知太行則懷沁淇池國蕩諸水可知恒山則恒衛滹滋易桑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導西傾則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則西漢嘉陵褒斜灞滻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穀伊潁可知桐柏至于陪尾則汝渦濠泗沂可知導嶓冢至于荊山則漢滻白檀至于陪尾則漳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青衣大渡馬湖涪黔江可知至于衡山則九江諸源至于敷淺原則庭東會彭蠡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禹蓋奠舉並行不可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

西傾至太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崈臺山謂之西傾則其西地勢反下而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出其北白水江出其南朱圉山在今秦州伏羌縣一名白巖山太華今華山熊耳外方桐柏嶺山也熊耳見下文外方舊說嵩山非也嵩高世名中嶽安得反謂外方又與江夏內方相為內外

哉按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為外方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固嵩高之聯峰然謂為嵩高則非爾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出陪尾在今襲慶府泗水縣桃虛西北舊說拘於地脈以陪尾即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道水嶓冢至于荆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道之東流入諸湖濼合潛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為內方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其形如鼈西有小別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之汚口云

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荆山說見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出謂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水而東者為嶺包瀟湘之原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傅通典註江州潯陽縣有滄塘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傅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廬山當其地而敷陽山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續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爾道山而云過九江則道山即所以道水可知也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

水蓋總敘水之原委沂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爾水溢則被流沙也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惟皮船可渡其間一渡名娑夷水廣盡一矢用藤為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

危入于南海 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敦煌過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

相貫廣處可二十里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漢武初開滇池其地有黑水祠乃蜀之正西北距宕昌不遠宕昌故遂以姚州之瀘為西瀘而雲南之地又有瀘南縣諸以漢永昌故地置姚州有西瀘蓋唐葛孔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即此水也但兩漢志以瀘為温字從省誤後人失考爾故東漢志謂黑水祠謂温水者即此瀘水也今按西南夷圖西珥河北合龍德河中合印鴻川南合導江川其印鴻川東過葉榆之水又東合流名西珥河過滇池則黑水祠在而區江亦合于麗水者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水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在大理國東南大理

即雲南也唐名南詔至宋名大理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爾雅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誕妄今不盡辯而說其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蘭山石門黃河所出西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初連山青海之水出浩亹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為冀西河大抵盤東山硤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為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濶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為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三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翠縣洛水入焉名為洛汭又東至澶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滏水入焉今名枯滏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為九河說見兗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謂迎接九河也亦通古河入海之地蓋在右碣石自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蓋自禹以前河決而北故禹播九釐漯以東故并行於漯而沛亦為河所并至宋則河決而南矣蓋古河北流既久濁流舊淤土膏日息則地形反高故河不復北趨漸次東決至五代晉漢時河遠梁山以東北入海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泗水故道南清河并泗水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沛水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今梁山又塞而黃河遂西浸睢陽之境此古今之變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嶓冢說見梁州漢水初出舊名為漾至漢中為漢又一源名沔水故世以漢沔通稱然據書意則沔蓋褒水也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之北四十里名滄浪洲三澨即漢口是也又東南至今漢陽軍大別山而入江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匯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為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西諸水壅遏不通滙而為湖雖非江漢所滙而勢實滙之史官追記固易差失而古書多是隱見互見若先叙江而滙澤在江條之內似無甚失惟先叙漢以及彭蠡而後叙江如此互見則首尾橫決反為失之中江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為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淺源而與江漢並列為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西之方言爾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江出岷山岷山數百峰大酉山為最大雪山三峯矗其後冬夏如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為大渡河矣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東至于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與九江俱滙為洞庭而併入江矣故說者遂以澧亦在九江之數非也詳見荊州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

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滙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於導江之功在荆為多蓋荆地卑濕沮洳江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致力矣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出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沛源縣湧為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為沛水至懷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為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菏説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沛水性沈勁太行為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沛出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及既入河又伏横而南出至王莽末沛入河不復南出而河南無沛瀆滎自受河為水過其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並見前章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頼始大東會泗沂説見徐州今水之入淮者不獨沂泗汝頼渦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豫之沮隋唐之汴今之黄河皆入淮矣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山見雍州爾雅其鳥為鵌其鼠為鼵穴地三四尺鼠在内鳥在外孔氏書傳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不為牝牡又其山一名青雀山渭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北入于河

説見豫州北方諸水雖大河亦永惟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温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礬石東漢都洛陽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隹為雒後世仍從水各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内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隈亦已安居也刊者去蓊翳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溱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之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無復横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

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水土既平故六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田賦也庶土謂凡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為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内之夷狄蔡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辨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

我德以為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

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甸服百里米此節以下大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為天子之田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為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為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服役事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為輕重爾古人九穀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槀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矣故制為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之於都爾夫二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諸侯之服侯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一曰侯后也為民羣后也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於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畏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分為五等侯服分為三等外諸侯分各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蠻以安華夏優文偃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外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則自此以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要服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綱統四裔也舊說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近於邊塞雖州牧侯伯為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畧於中國矣又於其中分三百里為夷二百里為蔡夷者易也取簡易之意蔡者放也如蔡蔡叔之蔡有罪者則蔡放於此焉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荒服此為四遠荒畧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百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而夷蠻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為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為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漸如漸民以仁之漸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聲教之達也聲如樹之風聲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聲律身度觀民設教本末備舉東漸于海則教化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冒覆于流沙至於北暨南暨止於恒碣南暨止

於衡陽而南北地長聲教旁達不可為限故南北不言所至總而言之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為後世計雖立為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經理之焉**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告成也錫如師錫之錫玄圭為贄入覲而告成于帝焉一說禹治水獲玄玉之瑞故謂之錫禹不自居以歸之帝而告成功焉

履祥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刊定諸山總敘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辯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

患鑿阻瀍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畎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於某水總序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水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形且有消長而況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之殼及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而遥者也夫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即河日遷山日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遥者也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今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即或曰條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疏於為條每段為列可爾若指為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為岷山而岷山最大其東北為積石諸峯其東為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為

之則自積石而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所以西入河泳易寇漳恒衛之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屹為泰華東北為殽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盡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所以西入河泳易寇漳恒衛之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屹為泰華東北為殽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盡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所以西入河泳易寇漳恒衛之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屹為泰華東北為殽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盡也

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盡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所以西入河泳易寇漳恒衛之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屹為泰華東北為殽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盡也

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為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為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為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絶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為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甲子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禹貢九州奠高山大川此分為十二州故又分

以時考之并用大紀甲子紀例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前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為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禹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為九州蓋九州為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合并為幽合青為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為雍合徐為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沛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蓋封之為侯伯也官曰司空總掌天下水土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吳越春秋敘禹治水成功而後巡十二部則分十二州在此時可知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嶽於有呂

國語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啟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加賜伯益

史記秦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旂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旂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鳥

獸多馴服是為柏翳即伯益也柏
封國此命為侯伯亦作伯舜賜姓嬴氏不言封國
賜姓以榮之爾雅索隱曰此秦趙之祖一名柏翳尚書
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
柏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伯翳與伯
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而亦謬誤也

履祥按伯益即柏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
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去聲之為卨入聲
卑之為咎音告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
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鼗綏之為鮈陬之為騶虞
之為儡紂之為受冏之為弼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
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
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
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
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
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
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
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
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
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柏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
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
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柏翳
不得為伯益則禹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伾不
得為垂鮈不得為鯀他如仲伾不得為仲虺紂不得
為受弼不得為冏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
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為然也重黎二
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
總敘齊又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
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乘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
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柏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郾李三
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
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
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
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
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
實不可以不辯

封契於商

商須長發之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
下土方集傳曰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員既
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集傳曰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
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
方禹治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幅員廣大之時有娀
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時始為
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履
祥謂帝立子生商子也生猶甥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為商蓋其時帝舜封契於商也○史記
本紀曰簡狄有娀氏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
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乃命契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堯
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

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則非帝嚳次妃明也○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降為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履祥按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詩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娀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為舉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殷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為不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封棄於邰稷之受封詩書不載所始但禹之治水暨益暨稷而後賢每以禹稷並稱當是之時禹以成功受封契亦以禹功之成始封益又以佐禹之功加命則稷之封在此時無疑也今附于禹功之後甲子之紀焉

生民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姜嫄炎帝後有邰氏女姜姓嫄名禋祀者高禖之祭也禖即先媒蓋上古始為婚姻者後世祀之未嫁者祈婚未育者祈子帝武巨人迹也姜嫄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而敏然歆歆若人道之感焉於是即其攸介攸止之處而震動夙肅震書作娠震即孕也由是有娠而生后稷也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馮依姜嫄之身而后稷生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彌月滿十月也達詩傳他達反小羊也羊子易生愚謂達如字亦通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詩人異之也異之者神之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疑之也疑之者耻之也耻之故棄之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氷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不夭而育疑而棄之其異如此神而收之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藝種也荏菽大豆也役列也麻子可食皮可績為衣麥麥牟也瓜瓞以為茹也稷自幼已能辨物惟知種植其天性然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頴實粟即有邰家室后稷之穡凡上章荏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歆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及其漬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衰發秀堅好頴粟之也至下章秬秠糜芑則又自后稷而始知種之爾堯以棄教民稼穡有功生人故封之又以其母感化而育不由有父故使其繼母氏之國胙之土而命之氏也邰又作鄄在京兆武功縣元和志曰邰在渭水之南漢渭縣是也縣西二十里有鄄城有后稷祠姜嫄祠史記取詩紀稷而不實今止取詩為證不及下文○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路史曰稷字度展○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履祥按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為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為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為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為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為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為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祖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何若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攸介攸止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他考也朱子曰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而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特異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為斷不復上附於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壟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穡之為天下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九十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癸未一百載帝乃殂落

書曰二十有八載舜攝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魂氣歸天為殂體魄歸地為落鬼神之義盡矣聖人在上又兇神之盛故言其崩曰殂落百姓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謂其禮樂制度所以經緯乎天下者也

路史曰帝堯之子十其長號監明先死監明之子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生有文在手曰劉鎏留同富宜氏史漢作散宜氏生朱驁佷媢克兄弟為閱嚚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使出就丹虞氏國之房夏后封之唐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上唐唐杜皆其後御龍豕韋魯今在汝范隨士劉見左氏。鄭康成曰堯遊城陽而死葬焉。外紀曰葬穀林。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為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為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為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履祥按堯老而舜攝二十有八年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古史論曰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嶽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大紀曰既除喪舜委政於舉陶退避於南河之南論曰堯命舜舜命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況又將去人臣以為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已出使丹朱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為首非所以明徵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

治民舜之所以事君於此俱可知矣

甲申百有一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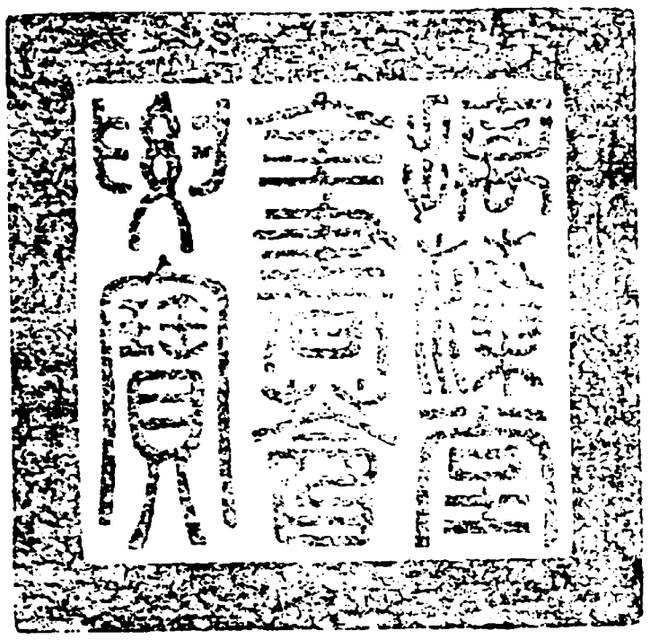
乙酉百有二載舜避于南河之南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

其心與計利害者遼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粲然明白無可疑者○張氏紀年敘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亮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當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

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履祥按春秋以上君薨嗣君踰年即位于廟夫即位必踰年者當喪未君也踰年而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也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即位何以知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位在三載之後也書注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司馬稽古録亦云然即位於三載之後則聖人之心可見矣河南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不以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況五帝之世世質民淳帝堯陶天下於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禹岳諸聖賢咸萃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之衷也聖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人之心焉是為得之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二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二

有虞氏帝舜

辭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也協于帝則自欽明而下皆與帝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會稽内史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西岳羣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初升積陰之後日之初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羅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任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為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蓋推言其效也舜曰咨四岳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也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疇皆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棄之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饑謂或阻於饑或阻於饑時者不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使之阻於饑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一作高又作禹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詞也書則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朱子曰夏明而

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劫人曰寇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縣當畿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前后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寇賊姦宄也皐陶為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為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人不言兵政蓋總皐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猾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皐陶古者封建之世亦無大外蕃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外以邊塞委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

藏於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制於共工馬政兼於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此教民利器用為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攓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殳國名伯陵之子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戕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繫出四岳及其敘十一國則又曰伯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為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固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者自天子以至於士之長子也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之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渣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為多也直而使之温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皐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為詩者無非天理之真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為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啓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詩也則必有歌也夫其有詩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自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可以諧其諧則可以

成其韻調也此作樂之原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絕人為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詖行古今要不能無顧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為駭上以為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龍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禹皐陶相與陳謨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事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舜既為天子矣一聖人在上而舜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也至是堯崩天下歸舜而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人在上故禹皐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故史記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之慮哉君臣皆自以為不足故其言如此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語帝前皐陶述其謨曰云云而帝又命禹曰汝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皐陶以此二語為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皐陶以此二語為有謨明弼諧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皐陶以此二語為謨之首史記不亦昌言履祥按伯夷當作伯益伯益蓋禹謨所載克艱之說而帝舜謂惟帝時允之德而又有儆戒之謨禹曰帝慎乃在位有天之申命之說而帝又有臣鄰之咨有作股肱耳目之咨是皆舜始為天子君臣相警之辭故今格汝禹之年其實舜典為經而三謨乃繫皐陶謨益稷之篇於初年之下若禹謨則附其傳善觀書者亦當以謨附典而觀之

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以下言知人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論其人之有德者固當歷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為九德者自寬以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為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為德栗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故柔而立則為德愿謹愿也愿者多同流合污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為德治亂曰亂治紛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為德擾而毅則為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温則為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為德剛者多無止蓄故以剛而塞為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屬也塞古文作寋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彊而義為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栗而後日不然一事彊毅而他事不爾則不常易變不足為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為有德之人用之則得矣小人勉彊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之事振舉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修治無不舉而裁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為治道小大之差也日宣日嚴疑作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於成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此安民之目也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勅則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即典禮以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也衷均有以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繼之以五禮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全此者為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為罪於是乎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舉凡治民之事者言之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

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厎行欲人不以為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己不為空言而輔行之也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皐陶謨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楫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跋行險阻者也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血食曰鮮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丈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為民奏魚獸之食此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為民舉艱鮮之食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堯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為通濟之術如此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自敘其功云爾皐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蓋禹所言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能成之者此真實用功之語所以為可師與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瑕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臣哉帝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復歎咏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蔡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為黹黹以絲也繡之為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其尊卑之差等也○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右宣力四方並言之何也蓋禹此制禮之準也龜

山楊氏曰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不明孰甚焉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為風土之歌謠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諧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者正其所感者道其所道者雅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音聽之者莫不淡且和焉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故以作服為重樂本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為主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及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謂之鄰與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有虞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為憂既聖之又扑以教刑蓋太平之世後生不免後世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為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為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頑頑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者其義理寓於禮制猶令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策也故古之教者以射侯猶令之教者以書冊也夫射者體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此射之為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揣之樂以出之所以教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否威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命夔者也化○百揆之職無所不總聞六律五聲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皐陶者也而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經緯之者與禹同寅協恭和衷哉禹拜昌言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黎獻黎民之賢者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衆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頑讒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本以舉賢才為先以考功實為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為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浸淫於士大夫而敷同日奏罔功矣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讒說之興本於遨遊之習而人君身心又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太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為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為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頟頟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

復往治水履祥按禹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留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

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履祥按以下文考之蔡氏之說為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傳所謂為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讒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尚在我苗頑之頑為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為警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迪德皐陶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皐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 鄭氏曰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也履祥按祀之與年歲古或通稱但各有所重與○又曰四岳之職出則為方伯分置八伯履祥按八伯蓋其時每方二伯也其名見下

壇四奧 鄭氏曰為壇祭四方之神

沈四海 鄭氏曰祭水曰沈

封十有二山 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

肇十有二州 鄭氏曰肇域也為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

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馬 代猶通

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 鄭氏曰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舞曲名言象物生有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晳當作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又舉禹掌天官

義伯之樂舞鼖鼓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 鄭氏曰儀本作義伯夷掌之儀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

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馬 鄭氏曰中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

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初慮 鄭氏曰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猶物象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

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 鄭氏曰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干大也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馬 鄭氏曰八月西巡狩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

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 鄭氏曰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

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 鄭氏曰和伯和仲之後玄鶴象陽鳥之南歸來言也反其本也

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馬 鄭氏曰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狩祀幽都之氣於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

冬伯之舞齊落 鄭氏曰冬伯冬

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　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亦且相率而舞蹌蹌也蕭古文作簫

鄭氏曰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　歸格于禰祖用特

履祥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馬是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耶舜巡四岳禮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王子績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三載考績發例於此後不屢書

五載一巡守

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蔡氏曰戛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絲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鏞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鐘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搏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絲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鏞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鐘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

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也　○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

鄭氏曰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假人鬼為成也　○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

鄭氏曰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　秋養耆老而春食餔子乃勃然招樂興於大

鄭氏曰鳥獸率舞　故

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内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夭地順而喜應降○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六載巡狩

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氏曰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氏曰關猶入也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鄭氏曰令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琴也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素猶始也履祥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

蔟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鄭氏曰蔟猶聚也樂音衆多聚之以為八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謂塤在北方之屬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天所以理陰陽也

七載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謳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謳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禪也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外蕃為生戶熟戶也履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當舜之時分北三苗說見堯紀當堯時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王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間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庶事可知矣故終之以陟方而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於謨曰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為三考黜幽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於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豕既入其芟又從而掊之而謂聖人為之乎

十有四載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蔡氏曰勑戒勑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之間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而不知其所以為不可及也與○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

履祥按十有四載傳敘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勑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與今繫之此年而以傳附之

十有五載帝載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夔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卿雲叢聚蟠龍貢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黿咸出其穴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后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以為登歌祀堯之詩慶續載成也叢脞煩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

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子王子曰宋書慶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賡歌氣象豈有重華君臣觀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者乎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四祀云還歸二年鄭氏曰明十五年愚按當作十六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原當作敘履祥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此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舞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瞍掌九德之歌北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總師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

此三十二載也而書曰朕三十三載則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粤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朱子曰曰已下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風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矣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無告不能自存者我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畏而言則謂之神舜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堯之稱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固為有理但此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稱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訣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影響朱子曰惠從順迪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慎之意履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論堯之克艱益因舜

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蓋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無虞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過故戒之疑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已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修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達之遠方可也千百姓譽與咈百姓二句相反須是兼看戒其千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失事而名不正言而政不行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為九功非類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為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三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炎稼穡而離於上於義不通不若從禮記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三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炎稼穡而離於上於義不通不若從禮記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為九功非類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為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三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炎稼穡而離於上於義不通不若從禮記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民則或至千譽要在道欲二字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目也所謂六府者府蓋官府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六府三事以利民用謂之九功九功之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一

汝惟不怠總朕師朱子曰九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曰陟帝位堯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亦若是而已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虞廷大臣德之相似

者禹皐耳故禹於命攝之時所遜惟皐禹懼帝舜惟見己之功而不見皐之為功也故勉帝以念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禹以帝與己而不與皐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皐之功與如見皐之為功則自有不可捨皐而它與者此禹必欲避皐之辭也一說我念皐陶固在皐陶舍之不念亦在皐陶名之於言固在皐陶允出於心亦在皐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禹恐帝舜不念皐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皐之功焉大抵皐之知見密於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為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皐之美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為遜位之辭觀於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於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禹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降孟子作洚洚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其成功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成功而能有其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為大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此授舜以治天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一理運而為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焉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蓋皆乎氣者固亦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原乎理

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為人心為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貳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為皆有以得其中矣中即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眇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擇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聖傳天下之大聖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言人之言也無考於實者勿聽謀己之計也不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蔽斷也昆後也

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履祥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為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箕子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者皆為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鄭氏曰王謂禹也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履祥按古者數年自人君即位為元亦有因事起年者元年即一年首年云爾非有它大義也時帝舜為天子三十三年禹攝其事而此稱元祀者謂攝政之一年爾自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為莫大之事於是後世之論膠矣帝令大禹步于

上帝使禹推天道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氏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履祥按此敘九疇也禹始攝天下之政故帝令其以所得洛書推為治天下之綱目也王皇義通九疇之數以皇極為中而九疇之用以五事為始蓋皇之建極本諸身也故九疇以此二疇為要然而漢伏生等傳失其真其後遂專言災祥休咎之證其亦範之一用與鉢分戶析各指事應則失之拘矣○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劉歆曰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為九疇之取義者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稟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

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係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徵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參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萬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人物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行次之於八政五紀次之於四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乂哲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數之言也然後世或以推交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歷曰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為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三十有五載洛禹征有苗

大禹謨曰帝曰洛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荊楚之為觀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而征三旬苗民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為其抗衡而征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為民耳逆命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益猶欲其久而自悟故贊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益贊于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

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苗民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謙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舜干羽者示之以禮樂也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舜之羣臣羣后朝會覲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路史曰於是命禹行天子之事三載釐苗弗恭命禹征之○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履祥按舜之攝也覲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與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與

甲子三十有九載

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歷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灾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

節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陟方乃死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是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朱子云祖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史記曰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

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西漢劉向傳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作二妃令本曰三妃者誤也韓子曰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故曰君其二女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大紀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履祥按淮漢以北自伏羲下至近代帝王之墓尚皆可考獨舜冢不見於此而蒼梧去都最遠重以三苗之亂歷舜禹始克平之故數然也是以舜至蒼梧令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亦有會稽之會死亦葬焉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遠近論也

甲戌四十有九載

乙亥五十載禹避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路史曰女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二百八十七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三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帝禹

丙子元歲春正月

夏小正曰　夏小正夏時之書見大戴禮戴德作傳與正文合為一篇朱子儀禮別出之　春正月啓蟄　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瘨憤盈土氣震發則蟄出蟄也　鴈北鄉　月令鴻鴈之動固宜然啓者始震之謂非出蟄也　月令鴻鴈來傳曰鴈以北方為居生且長焉　雉震呴　震振也呴鳴也書曰越有呴雉蓋其音云　魚陟負冰　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　農緯厥耒　戴氏曰緯東也愚按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耒田器也　初歲祭耒　祭始為耒田器也　始用畅　關澹本作暘舊注音襄按畅木生也訓達作畅為是戴氏曰畅人薦之也愚按古者先立春王將耕耤則嚳王祼嚳嚳之言畅也祭耒而用嚳也　囿有見韭　韭陽菜春有之見也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立春大風也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方大也南風也　獺祭魚　月令同　鷹則為鳩　月令所謂皆修其疆畔分其溝洫以修其疆畔也均田所以修封五十畝均田所以修其疆畔分其溝洫也均月令所謂皆修封逾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按爾雅疏頰能藏食者　農率均田　率相率也疆審端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　田鼠出　戴氏曰鼢鼠也　農率均田　率相率也疆審端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　田鼠出　戴氏曰鼢鼠也　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　日滌凍解而為塗泥也　獺祭魚　月令同　鷹則為鳩

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在正月按月令鷹化在雨水之後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蓋因秦之舊故呂不韋以鷹化係之仲春耳**農及雪澤**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此凍解便往治田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是也**初服于公田**戴氏曰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愚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采芸**雜禮圖云芸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鞠則見**戴氏曰言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者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故九月曰榮鞠則菊華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之間與月令不相異也**柳梯**柳始綻如梯也**梅杏杝桃**戴氏曰杝桃山桃也**緹潬**戴氏曰潬莎也緹其實也鄭氏曰莎草也愚按爾雅潬侯莎其實緹**雚萑**雚萑當種**禪**戴氏曰單也讀屬上愚謂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祭鮪**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丁或以支取亥與**祭鮪**戴氏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也按此所謂春**獻王鮪**者也呂令季春薦鮪**榮堇**郭璞爾雅注曰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榮華也**采蘩**爾雅蘩皤蒿也或曰蘩所以生蠶**昆小蟲**

抵蚳蚳螳卵也按爾雅注疏螳子在卵者名蚳然此云昆及小蟲之微大抵皆卵屬也**來降燕**燕以其穢苗故其始生即收割也**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唐開元歷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攝桑**戴氏曰攝大戴禮作鱷曰以為鼓也**有鳴鷹鳩**黃鷹也**榮芸**芸至是華也**時有見稊始**愚按爾雅疏稊一名荑稗之草**收**愚按爾雅疏稊一名荑稗之草**乃睇**戴氏曰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睇視可為室者也按此呂令所謂玄鳥至也**剥蟬**

執養宮事此句連上文言蠶事也**祈麥實越有小旱**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於農事三月於蠶麥言之不厭其詳**田鼠化為鴽**戴氏曰鴽鵪也**拂桐芭**戴氏曰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按呂令桐始華**鳴鳩○夏四月昴則見**是時日在畢觜之間故昴則先見**初昏南門正**其時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星入角距西五度

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鳴蜇爾雅蜇蜻蜻方言蟬小者謂之麥蜇有文者謂之蜻蜻戴氏曰蜇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蜇也鳴蜇圃有見杏鳴蜮戴氏曰屈造之屬王蒭蕘按呂令注當作負秀王蒭即王瓜本草陶注云即今土瓜也蒭房九反取荼蓼荼苦菜也越有大旱此上必有闕文執訊攻駒執者離之去母訊者升之君也攻駒者教之服車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旦則參見浮游有殷蜉蝣也殷衆盛也一名渠略陸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令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為之朝生夕死鴽則鳴鴽離騷恐鶸鳩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則鴽鳴乃百草不芳之候也時有養日戴氏曰養長也乃衣仆舊注作乃衣衣試新衣也良蜩鳴按爾雅當作蜋蜩五彩具者也匪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伏云者不知其死也啓灌藍蓼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為澱蓼草名取以為麴鴳為鷹唐蜩鳴按爾雅當作螗蜩一名蜋蜩如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殺也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螗也初昏大火中心星也今則亢中矣種黍菽糜前二泰當作種黍此種當作穋菽豆也糜赤粱粟今陝西人作麻是也煮梅戴氏曰為豆實也愚按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古者飲食之用鹽梅猶今之必用醋也蓄蘭為沐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名厥草香可辟邪亦可為藥須馬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駒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戴禮秀作莠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剥瓜玄枝戴氏曰玄黑也枝若綠色也良蜩鳴按爾雅當作螗蜩螗蜩者匪陸璣云螗蜩字林狸伏獸蓋古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載於今不同者於此可以類推萑苻萑苻葦之秀也為蔣楷之也然婦人未嫁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按呂令止曰羣鳥養羞與此不同闕疑當考為鼠麥中則旦當作參見九月納火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古者季春出火夫當作所以禁火之用有不可廢者於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而火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陟玄鳥蟄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

之也蟄者玄鳥去則多蟄於島岸間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嘗載其事熊羆豹貉鼳鼹則穴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榮鞠呂令鞠有黃華是也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為蛤蚌屬冬十月豺祭獸呂令在季冬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戴氏曰烏也浴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為蜃大蛤也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冬獵謂之狩陳筋革弓甲器用之備也嗇人不從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隕麋角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十有二月鳴弋按當作鳶令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玄駒納卵蒜戴氏曰卵蒜者本如卵者也納之君也愚按納者收藏之虞人入梁隕麋角上丈重○論語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

駒賁戴氏曰玄駒蝘也賁走於地中也愚按蝘方言齊魯之間謂之蚼蠑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納

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縣子問

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乎文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人為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歷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

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
垂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
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
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
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
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
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
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
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
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
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履祥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倚而畚楫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度數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今濠州蘇氏曰有禹會村

稽古錄禹即天子位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履祥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與古者萬國畢朝于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于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與

大紀曰為銘於篋簨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事見鸞子又淮南子加詳

於此外紀同

二歲皐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皐陶薨舜已有封此或畢封其支庶○路史曰皐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皐陶之後別有舒蓼宣八年始滅初陶漁于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于皐為皐陶皐之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恩成其後世為理

以命族至紂時理徵為冀諸中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
氏逋難伊虛為李氏其後世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
注李獄官也則李理字
通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薦益於天

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

履祥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
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
矣然三聖授受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也
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書陳蕃傳曰
昔禹巡狩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
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
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
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
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
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
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
曰汪芒氏之君也一作芒守封隅之山者也封隅山在今湖州武康縣
注芒

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經世
以戮防風氏係初○太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年與國語不合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
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
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
斛因病死亡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
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又曰越之先君

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見少康紀

甲申后啓元歲

履祥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啓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況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之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二歲益避於箕山之陰

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也○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當作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越絕書曰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獻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犧於益此之謂也

三歲大戰于甘 皇極經世元年伐安國謂啓嗣禹位伐有扈今按孔傳達謂禹崩益避箕山之陰天下諸侯歸啓啓遂即天子位史記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唐虞受禪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愚按楚辭天問亦謂啓代益作后而卒然離有扈之蠻集注如史記之說故係之伯益歸政之後

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

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扶風鄠縣有甘水甘亭蓋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大勢論之不為小變矣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卿屬於大司馬夏制亦如此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不攻于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射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車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戮社釁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主陽也故賞于之社右陰也故戮于之戮辱也戮非為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也孥戮汝者謂拘其妻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御必以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楚辭天問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傳益天下去益而歸啓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扈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蠥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曰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開即啓也避漢景帝諱作開○贊寧要言曰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猛獸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廣祥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然衆物神姦之說滿蓋設辭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而併及其所產異物則有之矣為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又按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嵩山亦曰啓筮享諸神於大陵之上或曰陽翟始封之地或曰禹都馬然河南固天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與

癸巳太康元歲尸位王子卦數元年遇睽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

遂都陽夏

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為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啓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即為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所未嘗父母之

天下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也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

履祥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距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鄩道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在兗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沮滅相而夏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履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畋于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依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綸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遐棄厥司旅拒厥邑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侯之為王室倚重矣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唐大衍歷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

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應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謹疑於房星哉

履祥按虞劆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劆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盖縮之原其大致盖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歷而後世言天者執歷以求天者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歷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劆之說則合於經世之年且劆之言歷緜有活法馬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歷言歷不若以經斷歷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鼜者也故瞽奏鼓鼜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人走羲和掌歷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合於經今從之繫於元年之下有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皇極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卦用事所以其間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與羿爭諸侯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胤侯胤國之侯入為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明徵定保者即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之反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為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此正羲和之罪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鼜者也故瞽奏鼓嚚夫馳庶人走者為救日之役胤侯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歷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此戒其先時之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戒其不及時之失其爾衆士懋戒哉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為勉以逸德愛克為戒也

或問義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為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義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為辭伐罪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況傲擾天紀為始亂乎曰俶擾天紀之為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脅征之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脅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脅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脅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甲子三歲羿滅伯封伯封后夔之子也左傳所載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敬授史禹命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

乙亥后相元歲征畎夷

二歲征黃夷

竹書曰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裔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七歲于夷來賓畎夷來賓

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鉏在令澶州衛南縣窮石不知所在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龐圉四子皆羿之臣而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今濰州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外杜注曰内宮人愚謂羿所以為家衆所殺而浞所以因羿室者其原如此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愚按羿入據夏仍就其妃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澆論語作奡○窮門亦謂窮門浞因羿室家集注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衆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畋將歸浞使家衆遂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履祥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騷之言曰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慱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慱終矣況又有遊田之荒讒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

二十有八歲寒浞使其子澆弒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氏經以世以靡奔係此年足開德府濮陽縣顓帝始居此地地是名帝丘后相因之高在今德州平原

魏莊子曰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妃娠懷身也歸于有仍生少康馬按子王子卦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歸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

十餘年○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漢書集注云今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皇甫謐曰灌衛也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斟灌也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王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為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慙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饔之官賴以得除己害愚按仍牧正為之庖正皆少康為之也虞即今應天府虞城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愚按夏衆者即帝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

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帝弒隕絕四十年而少康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北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祇宮夷厲暴虐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履祥應之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摩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爾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可謂弊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況三代之世聖人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太甲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今之分也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績

魏莊子曰靡靡皐陶之後路史作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杼少康子也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伍員曰使女艾諜澆女艾太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

物○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子何子句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離騷曰澆身被服強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集注曰強圍多力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而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大紀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少子無余封於越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

鹿而給食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甲辰后杼元歲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國語曰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昭注曰能興夏道履祥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絶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不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

毅之氣蓋可想見洎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堙遠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行事之詳為可憾矣

辛酉后槐元歲

三歲東九夷來御

甲子四歲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路史註曰見紀年乃東狩于海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后泄元歲

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在位十六歲而竹書命六夷在二十一歲未詳○路史曰后泄爵命

爵命○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

六歲伐九苑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后扃元歲

甲子五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踐位

辛巳后廑元歲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路史作帝孔甲者非

壬寅后孔甲元歲

三歲

陶氏古今録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以鑄劒 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今陶弘景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蔡史曰昔有飂叔安 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 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 今滑州有豢龍氏井即劉累畜龍之所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 杜元凱曰今魯陽也按汝州魯山縣有豢龍城魏獻子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方法術也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 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 韋昭曰亂禹法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

大紀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履祥按傳稱夏后孔

聞矣或曰孔甲人名非夏后孔甲

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況其卦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

癸酉后皐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為桀

癸卯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大紀附少康甲子之紀今附于此年甲子之內

路史曰稷生臻臺一作台臺即邰字臻臺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程泰之曰慶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集傳曰詩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馬陽氏容齋洪氏路史羅氏已辯其非今不悉錄○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路史同又曰鞠生有文在手曰鞠

○大雅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集傳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方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集傳曰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篤公劉

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集傳曰京高丘也師衆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言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語其所言語無不於斯焉篤公劉于京斯依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吕氏曰既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敗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致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集傳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從之民始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之田

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集傳曰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涉渭取材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有過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之雍錄曰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新平縣即其地也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顏師古曰今豳州是也開元十三年縣改古文以為今文又特詔書豳為邠○豳詩曰七月流火火大火心星也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曉中寒極而退也豳公之時上距堯未遠歲未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火之西下矣歲差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也不數月而言日以見此月之日一陽始生即開來歲發生之始矣集傳曰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集傳曰此章前節言衣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節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節之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八月於貉葦既成之時即收蓄為來歲治蠶曲薄之具也集傳曰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之也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爾雅豕一歲為豵三歲為豜私豵小者而獻其大者亦愛上之心也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集傳曰此見老者之愛也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集傳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節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瓞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意既勤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也

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為其先公之樂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官籥章之職掌土鼓豳籥是也土鼓葦籥皆堯之遺音也而豳籥則公劉之遺音也豳頌雖不知其的為何詩而篤公劉之詩與豳雅之詩與或者顧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為最盛但載籍失傳耳其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雖當衰微之後然流風未泯商道將興篤公劉七月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儆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名之時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綿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無一語為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為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為豳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既非周公之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豳周公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豳故曰周公然周既為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不可謂之周而謂之豳焉猶晉而謂之唐衛而謂之邶廓也豳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所作與為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雅七月獨不可為雅與曰風雅固各有體矣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縣以先公之事為朴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乎兩漢文物之久而白狼之詩譯於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涼州之編甘伊之聲列於樂況豳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虛而公劉接聞文教流傳之後又當變戎為華之初為諸夏方新之邦乎故篤公劉七月之詩端為豳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列二詩於夏紀之季且述其大意如此於以考見夏商之世而周家之文固有自來矣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韋昭曰有施喜姓之國妹女也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也比伊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愚謂○大紀曰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之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位湯諡成號天乙姓子氏

商頌長發之詩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玄王契也玄王者追尊之號受小國大國與下文受小球大球辭意同蓋古者諸侯有邦交之好相朝之禮契之為國其四鄰小大之國無不交朝聘之禮而契之受之德意通達也率履不越其行事守禮度也遂視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至相土則又功烈威大至於海外諸侯亦一切慕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集傳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綏厥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集傳曰小球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綏猶結也旅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旅所綴著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集傳曰小共大共駿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厐厚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武功也○愚謂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之贄玉小共大共謂小國大國之供貢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苞有三蘖集傳曰武王湯也虔敬也秉執也火言其盛也烈烈威貌也曷止也蘖餘分也苞有三蘖言其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也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言恭行天罰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顧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集傳曰昔在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愚按書曰肇我邦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是自湯而上蓋嘗中微矣而湯由七十里起又為桀所因卒能伐桀而代之則非勢之強也以德而已○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及其卿士伊尹蓋謂與於禘者也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禘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矣○殷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愚按八遷惟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見於傳餘無所考砥石今陝州底柱商丘今應天府宋城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愚按嚳子借使嚳子不宜非也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此商人追稱之辭也故謂嚳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辭也故大紀曰從先君居以正書序及注之失亳今應天之穀熟蓋南亳也作帝告釐沃孔氏曰告本沃土二篇皆來居

戊寅三十有六歲商湯征葛據經世張氏紀年然史記載征葛在聘伊尹之前葛今應天府寧陵縣

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朱子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愚謂以是觀之則它日湯之征葛蓋熟去寧陵八十里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愚按遺之牛羊使為之耕皆以大事小之事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為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

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朱子曰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履祥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集註曰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愚按有莘氏之女為湯妃有莘亦作薾國名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

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堯舜之道蓋考迹以觀其欣慕愛樂之也）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得而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

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國（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雜書伊尹生於空桑蓋地名諸說多妄）○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

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耳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

甲申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名之曰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

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桀又殺之
暮年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
見籙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傑大費之裔曰費昌
見二日東出焰西沉問于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
歸湯

甲午五十有二歲商湯十有七祀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大紀曰桀窮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於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夫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通志曰桀有暴臣于辛陵欒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

殺龍逢

夏亡

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社槁而崩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御蓐而席隕兩日鬬五星錯行鬼哭于國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為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為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

不數其生大奸大惡亦不常見天下唯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沖有過者又誰為之亢世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為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而已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二百八十八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四

乙未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太紀論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王伐桀放之于南巢

湯誓曰蔡氏曰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亳衆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也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亡若祭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為已薄也夫湯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蔡氏曰禹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蘊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嫚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割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溪我后奚為後我觀成湯辯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仲鼈荀子作中蘬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趙臺卿曰即萊朱也誥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誥湯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為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

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禁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天下之心禁隧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心禁隧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

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孟子曰湯有諸侯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懋弱攻昧嗚條之師至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已上明天命君師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懋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得不為也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禁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天下之心禁隧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心禁隧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為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時亦任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自此下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得不為也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得不為也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九族乃離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已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為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滿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阻而謂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阻也故釋其慙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為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繩之內而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尚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承上志自滿之意而言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過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厖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為之宜其為天子也亦有得失興亡不可不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為深密讀者詳之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絕之也明矣蓋以示人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俾予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奔南巢也蓋上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絕之也明矣蓋以示人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奔南巢也蓋上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過絕之也明矣蓋以示人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皆所以綏猷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實也吳氏曰此篇湯誥之後咎讀作臯人已而言）○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愚按商之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焉馬氏曰咎單湯司空明居民之法也愚謂二說皆因名生義俱不可考路史曰咎單臯陶之後咎讀作臯）○作典寶（三朡國名今定陶其地也蔡氏曰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典寶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大坰即滎澤在衛州界）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

履祥按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左氏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帝王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史記曰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皐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昔崇伯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索隱曰又誡諸侯汝為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西令支應劭曰姓墨胎氏（一作墨台）。

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杞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大紀盡入商湯之紀今附於此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大旱

十有九祀大旱

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荀子曰桀死於亭山淮南子曰放之

歷山注云歷陽之山路史曰放桀南巢三年桀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曰玁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二十有二祀大旱

二十有三祀大旱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包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說苑所載與此大同小異又東漢書注引帝王紀有剪髮斷爪已為犧牲之說外紀取之○淮南子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註曰桑山能興雲致雨○大紀曰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史失之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春秋傳疏曰湯樂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大旱禱於桑林之社而雨或遂以桑林名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濩別名無文可憑未能察也愚按莊子云桑林之舞則桑林亦舞名也○公孫弘曰湯之旱則禁之餘烈也○鼂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禮記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蔡墨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記疏曰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春秋疏曰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王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為稷也

三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當有而卒二字）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按外丙仲壬疑太丁之子）○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為嫡子蚤卒有子曰太甲為世嫡孫以伊尹為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甲即位葬成湯於亳北（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十步高七尺上平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

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寔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卻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戊申太宗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即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亥王以下祇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即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祇見厥祖舊說謂先王即成湯則書辭為重複而喪奠亦不應言祠也孔氏曰在位次也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孔子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夏后氏之盛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此言夏禁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禁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此言太甲嗣位之初仁也敬長義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違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即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衆檢身若不及則日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已之病其病安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為戒則亦言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焉官刑之儆隔句韻語末句箴體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死之謂殉謂其以身殞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嫟近頑冥少年謏幸王近頑童窮困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況于天子乎其責正在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

尤重而迹尤危矣其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者常使瞽誦詩工誦箴諫蒙即矇也謂使蒙士誦之以為戒也或云自其為童蒙之初固已訓之以此蓋養正于初也此伊尹所即之以告幼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此承上文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行唯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為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為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故其效積至于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于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王徂桐宮居憂

書太甲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即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為保衡猶周尊太公為尚父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顧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即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為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為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為人欲所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嘗存省此天理炯然在中對越天地鬼神遂為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師衆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昧晦爽明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于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于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為重也故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顛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謹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圖其為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張漢書所謂蹶張往將發矢也括于度沈存中曰頃海州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箇家句股法以度高深書往省括于度疑此乃度也欽厥止謂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即顧諟丕顯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跡勿妄為以顛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攸行爾 王未

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顛覆非必稟賦之不善也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義習而熟之則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伊尹嘗見夏桀之為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為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為天子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蓋湯葬地使之居憂而惟慾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為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顛覆之由放廢之于此所以訓之無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此時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亦窮矣只得以桐宮為訓至于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二祀王在桐宮

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

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懌之辭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厥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心之天理與顧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于不肖而惟慾縱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為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由放廢之事悉艾之實求誨之真克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

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一節顛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于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協于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鄰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烈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悖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視不蔽于媟近則明無不見聽不蔽于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羣言之要也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三誠分言之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謹畏所以事天也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亂言事則悖道之為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照察不及即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亦惟時懋敬厥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協于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鄰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烈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悖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視不蔽于媟近則明無不見聽不蔽于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羣言之要也

臣之大戒也○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艾音乂說文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皇王大紀繫之七祀甲寅

經世以返政即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按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言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為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係諸此○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歸亳之後即告老也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丁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昔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伊尹壽年百歲

北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

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王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太甲既已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修功效自是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諶信也言商受命方新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常即一也常厥德則能保厥位而不常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章言桀以不一而亡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即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尹于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已後湯蓋其真實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于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任氣象又可見矣此章言商以一德而興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警太甲也今嗣王新服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者振作精明之謂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

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夫於此可見

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篇首言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為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為字皆從去聲大抵為臣之任其為上也為輔其德耳而非為君身之嗜好從欲也其為下也為利其民耳而非為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慎謂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謂君臣協和為貴則當咸有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蓋參會考此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于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為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而施之此時則為非而用之彼事則為是者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之效以申常德保位之語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前君之一德也官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小宅它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者矣夫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獲自盡之戒今之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皐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祭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持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

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甲子十有七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辛巳沃丁元祀

八祀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薛氏曰湯冢去亳三里夷丘西北有伊尹墳去亳十里○孔氏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愚按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然唐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子王子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畧無沮禦捍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乎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庚戌太庚元祀

履祥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襲諸弟子或爭立遂啟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甲子十有五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小甲元祀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壬辰雍已元祀

三祀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朝○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

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辰中宗太戊元祀亳有祥用伊陟臣扈格于

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

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氏曰贊告也

愚謂如益贊于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者伊尹之子雜書言伊尹有二子巫咸臣姓名言天者謂殷宣夜之法巫咸為之大紀取巫咸占繫之太戊紀以實之按書稱巫咸乂王家不在格帝之列後

漢天文志言湯有巫咸不言太戊楚詞又有巫咸豈名氏偶同或此巫氏彼巫官與故大紀所書今不敢取

○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

興諸侯歸之

三祀諸侯畢朝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

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世紀曰桑

穀共生于朝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闕與其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

生于朝意者其凶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

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甲子二十有一祀

史記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其玄孫曰

孟戲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

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新序曰大業

之後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太戊皆有明德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己未仲丁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中宗崩己未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于囂

甲子六祀遷于囂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甲子之紀祝氏經世當歲升蒙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囂史記作隞今河南敖倉在孟州河陰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河亶甲立

壬申外壬元祀

十有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河亶甲元祀徙居相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相今相州○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相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史記曰河亶甲時殷復衰

丙申祖乙元祀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耿在河中○經世曰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邢今龍岡縣邢州○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祝氏經世解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周書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

乙卯祖辛元祀

甲子十祀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沃甲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祖丁元祀

甲子二十有九祀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南庚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陽甲元祀

太史公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經世曰陽甲立諸侯不朝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子盤庚元祀遷于殷改號曰殷改號曰殷　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盤庚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殷在河南偃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　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盤庚喻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感民之以遷為憂者也五邦亳鄗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粤木生條也蘖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圮耿既來遷于茲舊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為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常安於一邦不常其邑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事去患即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絶我命矣況能從先王之大功烈承若我商家猶有生意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為天下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率籲衆感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詆之其有苦於蕩析而言遷者則又在位者蔽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

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衆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沃丁來此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為驕蹇不恭王事又利瀕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衆聽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從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于我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網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儆上之戒力穡則有獲喻勞遷永逸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申前黜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富貴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占膏腴之地擅富貴之饒享安居觀遊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知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可牽於私愛而不畏戒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也昏強也當作敗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蔡氏曰奉承恫痛憸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珍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儆上之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愚按非罰非所當罰德恩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於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古我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理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一人之作猷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近遠親疎用罪則伐之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衆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儆康險膚浮言之戒○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楹楹桓再重車宮轅門商制又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保衛也胥感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何不思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為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惟自鞫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相及矢其罔同在位曷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困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若何由自解今已遷徙半塗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腐其所載之物矣故遷徙之

此不體又很毋肯以敗耳有今謂但為一時之計罔後
君不為後日之謀何以續生理於地上乎此章言民不
體君祇以自誤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一專意於遷無
於浮言以自斃也遷徙之際人心渙散姦宄之人易以
投隙因汝遷徙之勞迂汝以不遷之見則生理滅矣故
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懷爾
念爾故如此按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謂
厚也此節言君不遷也崇
不體民之罪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
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爽亂也迪猶啟告也此
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
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害也
汝有害
政之念則在爾心耳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
慮一啟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久以申明
民不體君之罪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商俗
尚鬼
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警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
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
尚書凡弗不皆作並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
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
尚書
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
比設中石經作翕中於義為長此節勉其體君乃有
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
寓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為姦宄
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警之按左氏引此文大
同小異稱盤庚之誥然則今書篇目逸之誥二字爾往
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下篇曰盤庚既
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戲怠懋建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朱子謂書傳
所云百姓多
謂庶民非謂百官族姓也此篇
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
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
凶德嘉績于朕邦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
王將恢大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
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
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
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
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謂今日之遷亦天
意將復我祖德以

治我王家而我及奉承之耳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貴蔡氏曰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貴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遷者言也爾衆臣民有審利害以為當遷者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姦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喻民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伯此章以下喻臣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蔡氏曰相蕩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羞進也若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父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潟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者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傳之意蓋以地勢湫下又久居水災水泉潟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氏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輒謬也○愚按鄭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據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嘗議遷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決遷焉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藉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信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

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名變亂聽其所為而縱之則不可以為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為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為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奬拔新進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特尊高憑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彌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㊀子王子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為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嚚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為己利也為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

生予迪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謨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内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絶識豈不賢乎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戊辰小辛元祀

史記曰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如此則盤庚之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己丑小乙元祀

甲寅二十有六祀豐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按遷岐之事據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代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然皆年數促數該事不伸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蓋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年按詩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姜之年尚少未有泰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拔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泰伯王季爾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文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今從之

世本曰公劉詳見夏紀慶節史記曰慶節居豳皇僕差弗偽榆史記作毀隃公非辟方史記缺辟方皇甫氏謂公非字辟方者非高圉史記國語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侯牟史記缺皇甫氏云高圉字者非亞圉左傳注高圉亞圉受殷錫命雲都史記缺皇甫氏以為亞圉字者非漢書表云亞圉索隱曰上云辟方侯牟亦皆二人之名作公叔祖類世表作祖類皇甫氏云公祖一名祖紺諸盩史記缺路史號太公太公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追王太王

履祥按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辯路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詩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爾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文王乎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莊子與此文大同小異至史記吳越春秋所記文滋不及矣○又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大雅綿之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集傳曰民周人也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窯竈復重窯穴土室也豳地近西戎而土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成成王之詩也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窯竈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時而後大也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集傳曰走馬避狄難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集傳曰周地名在岐山之南膴膴肥美貌堇烏頭荼苦菜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邠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而東自南而北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集傳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板投土築訖則自下而上以相承載也翼翼嚴正也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集傳曰捄盛土於器也陾陾眾也度投土於板也薨薨眾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居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家土戎醜攸行集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焉戎醜大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集傳曰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泰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

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為居宅也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集傳曰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昆夷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集傳曰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泰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兄謂泰伯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泰伯王季維此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方言帝省其山而木拔道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泰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而不反太王歿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泰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泰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帝昭曰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有逢伯陵之後也○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五

丁巳殷高宗武丁元祀王宅憂甘盤為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為相

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為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於外史謂其自為太子時

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聲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傅說以為相總

百官資學于說

說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陰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

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為過於禮故諫之其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輕於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為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予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巖澗水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為氏云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於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修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於亂無它不以身心為急也管仲姚宋亦時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為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拳於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為高宗之知所本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遽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暨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高宗命說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痛切而說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於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徹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仗也故常反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略于人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蓋高宗以聖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它皆不遺餘力矣○中篇曰中篇傳說承總屬之命故陳立政之要下篇傳說承資學之命故陳

為學之方惟說命總百官命之以總百官此相之職也相之者人君命相固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固在于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篇多以惟起語蓋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為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敘皆憲天聰明之事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輕則起羞辱之患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于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資英毅傅說蓋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皆聰明憲天之事工文本原在君心之標表而擇官亦不可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可及爵亦不可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傅說曰慮以動動惟厥時言異而功同知通者當默會於此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啓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遷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處也止于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政事醇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於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祇所以為褻非盡善中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它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於言而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

宗知之工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統必有錯簡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今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為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微言而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傳說之言真有旨哉○下篇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宋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徂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為相蓋甘盤舊臣相武丁於初年其後復致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年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為學之始與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其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愚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遯乃訓此高宗資學於傅說也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酸鹽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教學之道貴擇乎中徵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蘗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蘗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說曰王林氏句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論為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猶云低心下意入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志又須時敏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為學之道惟此二端厥脩之葉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為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傅說始工夫極本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為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高子王子以為此章方言為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達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至于道積厥躬可謂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甘盤何如人其所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于稽古講明格致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傅說於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即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沉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

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之學造其理也此履其事也學至於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前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於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志以勉之工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傳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良臣

甲子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傳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駸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傳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正固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正固如是○愚按殷自中微外裔為患當是時古公亦方為獯鬻所逼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驩用兵於既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傅說桑而能剛正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傅說以之○殷武篇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載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集傳曰蘋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解集傳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多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它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集傳曰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集傳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而祭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履祥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聚矣而獨首歌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疆宇之患莫有大於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於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朝廷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虢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東南方之大國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瞷陳蔡此所以易為朝廷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於岐周而其風化行於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擣豫瞷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禮記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

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集傳曰玄鳥乙也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集傳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集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交龍之旂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集傳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集傳曰假與格同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同義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履祥按玄鳥之詩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

丙辰祖庚元祀

三祀祀高宗據大紀係玄鳥殷武之詩於三祀以為祀高宗今據史記附高宗彤日及訓

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癸亥祖甲元祀

甲子二祀

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

大明之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集傳曰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集傳曰小心翼翼敬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晉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浹于氾宮韋昭曰氾宮厠也少浹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史記本紀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

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無得而稱其遯隱微無迹可見也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或問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履祥按詩稱至於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甚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內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況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荊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況因周邦之舊而為之它日內周

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遜謂終以天下遜也路史謂太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蓋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愒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

丙申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壬寅庚丁元祀

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

癸亥武乙元祀

甲子二祀遷都河北經世附即位之年大紀係甲子河北朝歌今衛州朝歌縣

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

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丁卯太丁元祀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

庚午帝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為牧師

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

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伯

韋昭曰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桑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別錄曰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周召與語賢之告於文王親迎之以為公卿封于長子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外紀同

履祥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歷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爾

七祀周公季歷薨大紀曰壽百歲子昌嗣

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愚按八士南宮氏而下文又曰南宮當考南宮括也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而咨于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曰南宮括也諏於蔡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桑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史記曰公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
四者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
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為房
天子賢后妃盡道於宮壺化行乎天下為世歌美者有
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
南之風是也。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
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
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
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
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
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

或羑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誤矣

右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云爾一洗衛宏詩序之訛陋矣履祥按墨子書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於兎罝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詳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武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糾同為諧聲夫罝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約束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況文王之取人乎閎夭泰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而為妻生紂。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妾生微子中行為后而生紂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大紀論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

天下也雖然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丁未紂辛元祀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大紀曰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它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哉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在今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許氏曰鉅鹿水之大橋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諸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大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有璜臺瑤宮瓊室玉門建大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為百有二十日為長夜之飲設肉林酒池糟丘百姓嗟怨諸侯皆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作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

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

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地里志曰河内湯陰有羑里城又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韓退之拘羑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旨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程子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朱子曰大傳言河出圖聖人則之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心矣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激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可見其真不妄矣。履祥按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其意謂伏犧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始知包犧已重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固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方位非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而後定吉凶耳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別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獨為此說也。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

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邵子曰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履祥按子王子舊說謂先天圖自震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以下轉謂之順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圖以序造化之運則自震四之復歷離兌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之姤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復生則其運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按圖差易見今存之○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於羑里而作易其為人心慮者如此○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愚按此說經者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此矣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南坎離之變者東自工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艮兌始交而用事矣震巽相薄而震反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

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師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終豫利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姤女壯勿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鼎元吉亨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歸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兌亨利貞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

若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皆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木生火則把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居西南土生金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后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火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地之金肅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為意義卻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卻氏互體既濟掛一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為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為後天入用之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為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為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把二之離居南火極虛中而四隅實土分王四方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后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火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

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偶奇偶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摽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彖辭又烏乎施哉

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卜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

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

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大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矣紂國中珍寶良馬使閎夭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按諸家之說不一亦多淺陋惟大紀所載於事勢為當今從之○大紀論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

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為之甚哉。○

史記曰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閻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西伯得呂尚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

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說苑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東方朔又謂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蓋歸周二年而為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兵法首載尤淺而史記又謂文王因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令以書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為正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集傳曰帝謂文王乃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文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言舍此而取彼也歆羨言肆情以狥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然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可怒而怒之未嘗有所畔援歆羨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集傳曰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履祥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孟子所謂畢郢郢即程古文通或字誤也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史記殷本紀作飢徐廣曰一作阮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第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集傳曰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史記崇

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因西伯之臣閎天之徒求美女奇物良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墉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

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

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集傳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禡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馘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左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兄不敬長老聽獄不哀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伐之進軍其城下崇侯固守三旬猶不降西伯勒兵攻滅之 ○ 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集傳曰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南築城伊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言也言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集傳曰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纂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幹榦也

履祥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西伯立靈臺

禮疏曰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也 ○ 周易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 ○ 詩靈臺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之為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為是也辟廱有二說一則諸侯之學之名後遂為天子之學據詩意當是樂名然古人立學多以樂教豈以作辟廱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學立學名瞽宗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義也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其教辟廱之樂故以辟廱名所教之學耳 ○ 雍録曰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

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

其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皆屬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是為武王

大紀曰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丁卯二十有一祀周西伯發元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西伯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乱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

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大紀意同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偪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自史記世家稱呂望窮困年老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然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三十有一祀西伯東觀兵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于盟津是時諸侯皆叛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天命未也乃還師大紀曰先是臺有雀生鸇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益輕肆棄耆舊賁戚大臣商容微子徵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說有寵伯者性忠直數諫諍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聞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賤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園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雨日見蠭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祭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

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己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曰天子天理以不循典章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謂有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己有天命是也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蓋見紂不復可諫矣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之事其能免戮于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見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子王

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竣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絶未絶正繫于比干之殺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内諸侯之國也而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為戡黎繼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内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此微子憂悶謀于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子名

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微子紂庶兄父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忽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功陳列于工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為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為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此言殷之亂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為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為逋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旦喪亡於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殷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子自指也言紂為狂悖不可諫誨吾處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恐坐視將逃遜于荒野然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屈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此箕子答辭也自紂為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甚甚且咈逆耆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答小大草竊等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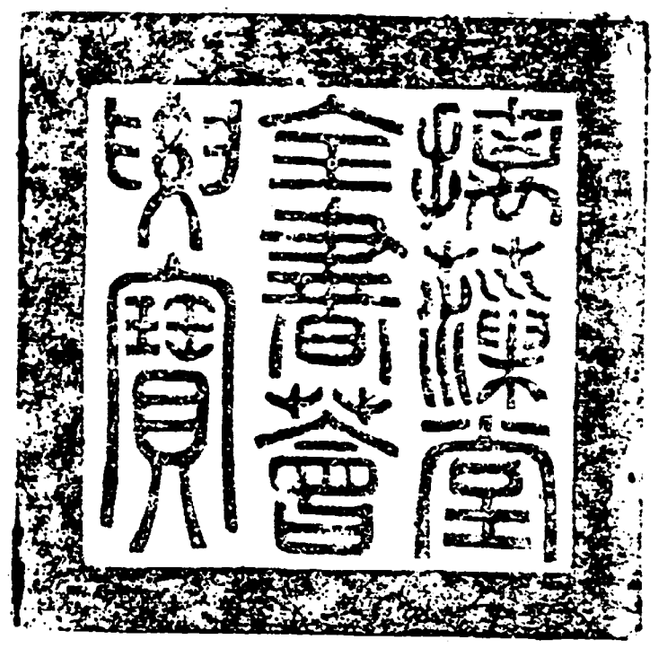
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當以出行為逋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此為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為也商今日其逐止於淪喪邪我無遠異國為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此為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問也刻害也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而任其責蓋欲諫欲有為也商今日其逐止於淪喪邪我無遠異國為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而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稱矣此答顛隮之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於先王而無媿於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意易見也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爾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集注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史記又曰微子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又曰武王東觀兵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音書傳冀曰紂之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又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

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思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遂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舂論為罪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遁未及傳也夫遁在可死而不死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揚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商七

古史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囚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為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為憾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朱子又曰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

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也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偽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文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

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為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章明為君之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剖孕婦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失為君之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為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太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太王自立家基如此爾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此章承上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況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上文言弗承天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家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為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為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禜于所宜之山川注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為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為君之責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

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次止狥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也戊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為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於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

播棄犂老犂當作黧黧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敘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籲告於天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遂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謂剥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襲會也言休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乳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諒事有必勝之理夫以紂罪之多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是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

亦勑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于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於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於此可見曷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己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下人所棄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紂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也下文詳之昕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孥戮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也已上皆敘其自絕于天之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子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迪蹈也殺敵為果果敢為毅登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于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二句亦古語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文已述紂惡類為善一類其彰著應效如此以形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一篇之内舉受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

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于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于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于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紂周文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于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

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南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蜀髳微皆巴蜀之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已以致亂亡之因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妲已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蓋從弟也不迪不離妲已妲已

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遽功亦不在於多殺愆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致丁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戒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總茲三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弗勗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為全書乎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内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不文之節制吾于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于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乃讐則為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敕其士臣之辭也非所以施于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于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黄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于家與施之商邑者弟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于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

王入商乃反商政

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意謂軍中有楯耳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聲誤解作楯者尤非也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其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書曰王紂衣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五在火不銷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黄鉞斬紂頭

懸太白之旗朱子謂未必如此今削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斿雲罕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逸周書作傳禮註謂相禮也召公奭賛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已上逸周書大同小異○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鶡冠子曰商容拘○孔子曰商容賢人紂所貶退處於私室○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柰何說苑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胥一作胥鄭氏曰胥餘里落之壁說苑作餘胥又二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說苑無此二句何如武王曰不可武王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說苑何施尚父曰殷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氓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逸周書同而民知

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歸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于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恐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于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俾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戡俾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戡俾辛亥薦殷俾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俾伕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至告以擒宣方○履祥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俾之甲申百弇俾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以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

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將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過亦幸而有管蔡之亂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康叔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 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康叔于殷東

康誥 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于此可見○蔡氏曰康叔于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最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似當在金縢之前

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于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克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

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于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殪西土之人怙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

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詰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

于天意義為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親文王子聞德言為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于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弘于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為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厥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封為侯國非富貴也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

逸于其國哉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為逸豫乃身之意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于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人之所怨俱無矣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猶云無它也汝之事已

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已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然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有敘為政固有次序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于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于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

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后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為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生為司寇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次就也承也遜順暨強慤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于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于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為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為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暨然強悍不畏刑殺故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于此其可惡又有大于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明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于如此而我為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說文曰戟也虞書戛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者惟外庶子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為惡者蓋背公行私為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其速由茲義以為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禮也不率大戛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

子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于其家人以至于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為政之義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懌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德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罔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甲乙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于民又嚴于臣又嚴于康叔此則又嚴于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蓋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甲乙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于民又嚴于臣又嚴于康叔此則又嚴于康叔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蓋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亦曰惟祭祀則于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戒勑之曰惟祭祀設耳至于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為罪耳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洒于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温清視膳灑掃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于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于祭祀之時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于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為惡然為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為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為小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耆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膳夫執膳爵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為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可以交于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福也逸燕樂也飲酒此所以信足為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恪酒之效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于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

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為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有恭謂匪外為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于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下章始言為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為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罔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述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秦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惟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用勘力也毖與詰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當勘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爾之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

史文獻在焉康叔兼之與康叔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侯治殷固必用力詰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友及其賢臣百官百宗工又可不毖詰之乎殷臣服休服采者又可不毖

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為爾之副貳又可不惩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為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敘君臣其述後王沈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劼惩之也紂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為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惩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臣皆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為武庚所醉卒陷于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究即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古者羣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羣聚飲酒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廸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為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為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戒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因酒而為汙穢之行者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商受暴德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于百姓亦罔非酒惟辜羣飲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

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陝府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受命謂聽任使也于是率以祀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

注反當為及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弢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奚鳩氏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弢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奚鳩氏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弢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奚鳩氏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弢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紇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之墟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古史謂畢公蓋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郎文之昭也史記稱公為周同姓蓋不考之過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邾季載于邻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部于雍于原于郇于豐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仲封于西虢實故夏墟叔封于東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荊楚採藥于衡山之下荊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勾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于故夏墟是為虞仲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本稱虞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之君故亦曰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岳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古史

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于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泰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郕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郕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跪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板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印召旻之詩邢嘗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之穆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郇侯為諸侯伯與郜雍酆邘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未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踆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周書謚法解曰周公啟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謂因始制文王之謚法也曰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謂人之終將葬則謚之也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已名生于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賦一作副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

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悌長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淵源通流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説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愷慈仁短折曰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

戴典禮不愜曰戴注愜過也按說文從寒省作憸即愜字也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天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愎狠遂過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早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克威惠禮曰魏克威捷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曰煬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也行見中外曰慤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生于外家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趕恐當作悍注自任多近于專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于賜與曰愛逸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轉一作失忘無傳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慊過也錫與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大紀曰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

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柴望大告武成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又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三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文耶○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推之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于不敬柳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泰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王自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未伐商而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厎商之罪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謂當有闕文朱子參訂以厎商之罪我大邑周之下劉氏謂當有遜避警戒之辭若湯誓之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厎商之罪係于此粗為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密蓋湯誓誓亳衆而未及諸侯故湯誥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與諸侯更定儀等

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之辭云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自矯揉則終于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于機為銘焉于鑑為銘焉于盥盤為銘焉于楹為銘焉于杖為銘焉于帶為銘焉于履屨為銘焉于鬲豆為銘焉于戶為銘焉于弓為銘焉于矛為銘焉于劒為銘焉于笲為銘焉于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迺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遊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懥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戒之憍居妖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少間弗恐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朱子曰強者以力自矯之謂若狗其所偏

王訪于箕子

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王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騭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斁敗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實生長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為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不畀鯀而畀禹也禹則不然故帝之所以不明也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因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疇彝倫之所以斁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橫凑合對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乂治民也明辯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令曆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傳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朱子說下去聲上上聲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放此書其下諸疇各以序之書其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于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于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為極者專本于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盡之而其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襲頑起惰故肅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于思能通徹則無不通矣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東坡蘇氏無垢張氏石林葉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歷數箕子于此特以其切于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于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有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為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古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

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狥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皇極民極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于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為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傅氏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為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常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已私之見于事也反側已私之變于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為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所以為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于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狥已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為而皆可安行于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要歸之歸此章詠歎淫泆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于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以是為常行以是為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于是訓而是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于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于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道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尚強弗友氣習之剛強也則以剛治之變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藏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著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為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冒土而出也驛木兆著卦可推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蓋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傳所謂盡之貞風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傳所謂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晦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吉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卿士庶民逆吉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僭信皆應若易之垂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雨于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外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之德也其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乂則號令順之至于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其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荼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霚注謂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燠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于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其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霚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霚注謂恒急恒寒若猶所謂泰亡無燠年盖嚴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盖一極備則一極約以類配至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增入常陰一條于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非其子之言未備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為首富有廩祿康寧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近于禽獸又何足為福哉故好德居壽富康之後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子王子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其于于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為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為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于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革面欲為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煢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趨正亦必先有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本係于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于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于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惟

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于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

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聊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于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

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于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鄭氏曰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田頑薄之俗就寬易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裔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

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蘇氏曰史記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
之卒以餓死愚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辭怨而氣弱絶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
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當貢上易啟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焉召公在武王時未為太保或者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
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謹德乃一書之要旨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焉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其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獒之為物上下皆非可以為
德矣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褻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于盛必無狎玩之失然于此或有不戒則玩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士大夫是不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人喪德之病也不役于耳目之好則百為之間皆合于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于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啟人之玩妨人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于己不貪于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獻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于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意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君如此後之人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

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克商之明年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乃屏璧與珪自為功獨以為已事也故不于宗廟郊社而為壇築土曰除土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之位也又為壇于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壁以禮神植于神位珪則公所秉者史卜史也其武王之名也責于天謂如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為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役使而其大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役使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于下地而四方畏之今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壁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爾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為吉也啟籥者啟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于金縢之匱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于是史乃納冊于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畢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王崩錯子誦踐位周公冢宰正百工

管子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曰武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輩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曰周公踐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之記而此章于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附會耳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明戴記之說雜云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卷首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七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記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徹于東序

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

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名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賈傳新書C傅職篇曰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媚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餲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宵坐而莫恃行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恢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嫺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不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餲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宵坐而莫恃行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恢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嫺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不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餲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宵坐而莫恃行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恢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嫺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

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
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
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
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況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名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孚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絶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冲子而已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複之意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績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正巫賢者咎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

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名公之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傅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業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甸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號令之事

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為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若龜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所者以殷有公正感通之道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嗣位天下降滅亡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罔敢侮鰥寡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或作周申勸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王也虢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於東虢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

上帝昌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於民升聞于天惟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以冒於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錄死勉生相期於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蓋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鴟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誕無我責謂公專委其

責於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名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攷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攸欲不為之意耆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冲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游大川予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攸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茲指上文所言商六命固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乃謀為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公臣文武之事我周受

對言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蓋人臣摠政以盈滿為懼也然此則在於益敬其德明舉賢俊以擬其後它日推遜後人于丕大之時可也今日則未可遜其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我與君奭當共承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可也

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為憂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若茲多誥蓋予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依耳此聖賢真切之語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民德猶言民情謂君亦知民之情矣人情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為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祇若茲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

○史記曰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名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名公乃說○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

以敢居外者恃名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

履祥按君奭之書子王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為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蕪稱二謚其後始定一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莫著於傳說而此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公比故言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冲子曰小子之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崩鎬肄于岐周注乃謂乃後之歲也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名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臣瓚曰汲郡古文曰畢西於豐三十里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

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注未當作勿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審於時審愛也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

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二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四海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朱子曰弗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居東都豈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金縢後敘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凡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有之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為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之謀爾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辟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足从井皆避之義○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四海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朱子曰弗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居東都豈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按朱子集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為朱子定論

履祥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二年周公居東

金縢後敘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愚按此當接上文為一章○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章須以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

胡氏寀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柯斧柄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曰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踐行列之貌舊說謂諷成王當使人迎周公之意亦通○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烏几几跋躡也胡頷下懸肉也載則也疐礙也几安重貌公孫碩膚言周公避位而出也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人情遭變則進退不能惟周公處之不失其從容雅重之度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德音令聞也瑕疵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頗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

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長也使名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朱子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不急之新造未集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集傳曰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哉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則此詩作於二年之後也

金縢後敘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集傳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巢也周公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閔今爾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集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也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集傳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蓄積租聚瘏病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至於勞苦而病者以巢之未成以此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未集也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集傳曰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

履祥按七月之詩幽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於此俱可見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則鴟鴞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躑躅之變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叅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感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其忠誠而已乎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金縢後敘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啓之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已之心固不欲瞭然户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啓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逆今本誤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即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衮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壝次舍及民居之類○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匱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絶書稱周公巡邊一年蓋書蕪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絶以暮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九罭之詩曰九罭之魚鱒鮞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集傳曰九罭魚網也鱒鮞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有九章五繪於衣四繡於裳衣上有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鮞之魚我覯之子則見袞衣繡裳之服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集傳曰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集傳曰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袞衣無遠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分無以我公歸分無使我心悲分集傳曰承上二章而言又願其且留於此集傳曰東山所征之地慆慆言久也士事也行陳也枚如著銜之有繼結項中以止語蠋桑蟲似蠶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衛枚之事矣及其在塗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集傳曰果贏栝樓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町畽舍旁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集傳曰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灑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集傳曰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縭婦人之褘母施衿結帨是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陳賈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作大誥東征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理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猷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閉有所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誼將葬而誼此云寧王或舉初誼或尚存二誼

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避而不為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即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為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為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敢經紀殷之衰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啓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為予助以敉寧大難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為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

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挺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悊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沖之人永思其勢之艱大為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東征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予所為蓋天使之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越予沖人不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悊為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為責勉邦君羣臣之語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既惟卜是用今日天意其相民況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悊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悊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閟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

人蔡氏謂即上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閟塞艱重乃我寧王之圖功而成其寧王之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悊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攸終天亦惟用勤悊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閟塞艱重乃我寧王之圖功而成其寧王之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悊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閟塞艱重乃我寧王之圖功而成其寧王之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於東征也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昔者朕即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堂基況能造成其室

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室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凡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厭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厭養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天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真知天命於難謀之中蓋於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況今天之降戾於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　予曷

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為終於卜用而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為況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而征徐以離其勢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並興起也　善敝乃甲冑敜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外蕃之於中國每觀釁而動伯禽免於師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敘皆不可紊自敝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所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敘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昔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牛馬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衺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名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顧籍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呂氏曰戒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芻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類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賤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又曰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而豢於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遂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跡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跡則誠跡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跡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

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絶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泰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宅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馬於國曰君臣馬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管叔之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爲殷後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

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脩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實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為客是也凡此蓋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敘微子恪謹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拯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意見於言表東夏謂宋於商畿為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謨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洶矣周公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余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慙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氏曰致辟者誅戮之也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

奔管叔霍叔緊乃囚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云霍叔緊必傳聞之誤康叔宇于殷蓋以殷都益封康叔而徙居之也○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叔後扞禄父之難又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伐管蔡以其民益封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康誥之上爾

履祥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緊而致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四年周公作立政大紀係四年今從之

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謂用咸戒于王也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至於此後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惡德弗行往時先王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七無後也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越粤通亦越者繼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儲三宅之用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論也嚴密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粤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嚴惟

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於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嗚呼嘆而言之蓋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暋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諸醜行者也言紂之宅準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疎之意如此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華夏而法商革夏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閑廐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內都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為在內百司此表臣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大胥大師典同之類則司槀其長非人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凡此衆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之命於天子者或天子使監於侯國

預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象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

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諉至其衆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蒞之或於庶言猶有所預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慎文王則罔敢預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原與得人之多皆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掇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以而乃用儉利小人者蓋儉利之人沾沾便捷以才陵惡則國家政事日入於鑿竒以昏戰繼自今成王其勿用儉人其惟吉之以勉助我國家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士用勤相我國家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克宅之克由繹之竝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周文王之立政其於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為國罔有於立政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蕪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蕪有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面之事皆至美之言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謂徵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猶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為一章告孺子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豈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

我所傳受於人者已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為今日守文之主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慎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已蕪知之事煩力獨易於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

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

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凉隆冬乍燠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天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於君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為司獄之法蘇國名公名忿生為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脉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絶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馬閑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內外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蕞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九州之地棄之外蕃者中外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國家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疆宇之患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守故周公告召公謀之 ○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蔡氏曰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

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五月丁亥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即謂之宗周爾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尸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周公秉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爾而於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於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尸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蓋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然不知覬覦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絕之禍此言所以殺武庚之故一說謂是諭武庚故臣為殷侯尸民者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誕大迪蹈麗依也民所依以為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憤怨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為肆逸且不肯加憂慼之言于民則其不憂矣而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為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為得天之本其積亂于其民始則妹喜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衆於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憤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為斯民之無主而求能主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故言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為無罪其禍所以如此大者固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于百為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失民非惟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罪謂天不畀夏桀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殛殺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為爾多方所簡

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明德則民化於善慎罰則民不為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愍赦當其情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於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蓋深歎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歎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章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為淫泆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為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得以間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於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昔其自取喪亡爾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縱之謂克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蓋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為一或前此欲伐商而又遲之後又封植武庚不為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子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為不善天終絕之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承上文言商既罔民主於多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而爾多方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饑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為神天之祭主故天啓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畀殷命尹爾多方焉吕氏曰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

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昌不順我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忱于正此章責其從武庚於叛爾乃屢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以為正也凡爾所為既不自愛又唱為予復之說是又欲詿誤宅人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丈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遷之於洛猶放殛之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者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閔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即所謂比事臣我宗多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奔走臣我監五祀者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也胥教職也黨正縣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所置教之官也此即名詰所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為邑之邑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丘甸之類皆殷士為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忌古文作詹即暮字為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不可受欺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於是喻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三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粵置胥伯小大多正以掌教治爾當以為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是為爾之克勤其職然不可為頑民凶悍所欺誑而從之也非我有周而簡閱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畀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乎爾矣啓拔於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采於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自此章以至篇終五峯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簡而子王子斷自此章以下皆為多士之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黜殷之後再為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洛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詹與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士字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多士也篇首既詰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誥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為縱逸為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警戒以終之謂今日為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為乖亂則我將別有誅戮乃爾自取也子子謂多士多方之終俱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此當共為多士篇之終○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名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碱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厖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通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嘯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

為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内也流言之變徧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詰多方於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叙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

蒐于岐陽

左氏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外傳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

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篇當在多方之後諸侯在九州之内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為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

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致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為聖人與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勑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大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於建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内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

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特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於已求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此以下頒周公官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極此所以導君心也經則密比經理之謂燮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經邦所以變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弼此公孤之分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例有專主矣徒人眾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眾也故曰地官治眾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莫急於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大於祭祭莫切於宗廟宗廟不敢不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禮也宗伯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眾也即謂六軍之眾也平謂使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事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於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為惡也至於刑則加之矣聖人立刑蓋禁於未然至於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亂易見直刑之難知故曰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興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謂地官之屬疑司空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

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六服者連要服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為要服聖人詳內畧外杜其釁端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於五服焉王者安全人民不務遠畧於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頖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頖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內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頖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一見則六年而六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仕尊德重不待戒勑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勑然王者立法非為一人一時也故於定制之初詰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命

太保先周公相宅

召誥篇曰惟二月既望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於已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名公也○淮南子曰周公曰不可今

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許氏曰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迺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左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史記曰武王

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

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按文多不解亦出逸周書○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它書又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七○周官大司徒篇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康成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履祥按二鄭之說本周髀之法詳見周髀筭經然天有歲差故古今日景亦自微差尺有五寸之景周在洛陽漢在陽城唐在浚儀宋在岳臺

三月戊申太保至于洛卜宅

名詁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粤同粤若發語聲也来三月猶言明月也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三月

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太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乙卯周公至于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

名詁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饗之此其饗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饗之朱子曰此間當有告卜語

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名詁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即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為書詰命庶殷故下文名公又曰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王命告庶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其叙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多士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於是周公

以三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為明年之書失之矣周公營洛至成王丞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矣奚為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為周公營洛與初政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重故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為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也弗弔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

者言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天寔為之聖人固不得不為也謂不幸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勑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繳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剪商之心也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之治下民秉為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天之理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於周之於商也而一毫之私意不與存焉

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而商士未釋然于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為力強其未喻而告之也難為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篡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啟商武庚之稱亂宜民之未服也若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聲氣習如此迹其攻位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周家奚為屢告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孚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以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安之也故凡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際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禁為淫泆而善其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聞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畧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諸天下者周流公溥無不配天其澤意故施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
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今後嗣王
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況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為樂也是以誕淫厥泆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棄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為淫泆雖天威之臨民亟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棄之罔顧克庸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棄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為之至於國亡而身為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命以有事于商也豈諄諄然命之予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勑于帝武城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予我予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爾其不可惟我之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草夏之事矣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草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矜爾非予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存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是利而得商非公也以此示民民得無有怠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勸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予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頊稱矣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戾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減爾民之死命所

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逖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習為多遜夫移爾遐逖罰之也比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離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為不幸而豈知其為甚幸也哉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蔕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今予惟不爾殺惟之為辭明示以恩意也之書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予惟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而業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褒賞加焉天之畀矜也不克敬則棄廢家亡而身為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為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間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諄勤反覆之意則同○呂諸篇曰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命侯甸男邦伯書曰梓材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為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之書考定乃以為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為洛誥之文以集厥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叙見於名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即多士之書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之書是也其叙即康誥之叙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誥之叙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為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叙冠梓材之首合為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叙冠梓材之首合為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為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既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前而今文古文躐於名誥之前繼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叙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叙也藴氏知其不可冠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

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治者也藴氏所謂洛誥之叙也朱子亦嘗以為然夫藴氏既以康誥之叙為洛誥之叙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為宅洛之書矣今以康誥之書考之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暴于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既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於為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舂豪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

命皆為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咸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為喻自此以下既字為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名詁洪大詁治也周家營洛之事凡此已上所謂總叙於名詁而又各自為書各自有叙其後備名公之詁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往復之辭成王往来之事周公留洛詁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詁前大詁爾多邦一大詁也此乃洪大詁治又一大詁也前既名大詁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詁而以篇内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詁之叙逸在康詁後大詁之文名為梓材者合為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無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太保作詁

名詁篇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朱子曰傳以為王與公俱至洛下見王無事故諸侯公卿並覲于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此陳氏以為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在洛以幣陳于王王事故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東帛加璧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覿大夫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名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名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名公之詁達之王履祥謂周公在洛既以王命詁庶殷及諸侯名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公以達故曰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專達之意也詁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蔡氏曰欲詁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也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籲呼也天既絶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

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眷命又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簡和也言祈和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考其意也皆未知是否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今皆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遺況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嗇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也用顧畏于民嗇者嗇晉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朱子曰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名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名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之蓋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名公述周公宅洛之意履祥謂名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之蓋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于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為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幸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為御事使之佐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于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幸之而已履祥按商乃今日之化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

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氏曰名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德也履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有休美之功者不可嘽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德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習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祈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以德保天而已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乂名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寔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

譬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保受王之威命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譬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士也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名公憂其間尚為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災祀上下而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洛誥篇一時之言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洛誥內非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又如有復於王者如願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攝王至此復辟為王莽簒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

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予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基址以為君臨天下之地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卜黎水卜澗東瀍西舊云卜王城卜瀍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為已卜殿既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為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賢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瀍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人不爾為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三者皆不吉而為洛之食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眞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周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吕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于已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益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為周配答上天之休也知周公則知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

孺子其朋其往此百工即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百官往洛邑也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為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即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與也又命之曰汝受君命益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視此記功之籍不可自隳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悉自教工又戒其恃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為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慎其往無若火始厥敧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敧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敧敧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遏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燄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予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惟以在周

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王以所從于周之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鄰往即就其僚秉之事浚明奮揚以成其功而惇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于後世矣益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無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為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于世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

王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謂公明保予沖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久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沖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毖謹奉祀而已自餘非我所能及也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

王棐輔民彝之道固亦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頒我所不暇者聽我所教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為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繼叙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往彼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方歸之不待言者歿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功已至然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王歸宗周

洛詰曰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即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敉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

大之二後字皆謂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即

君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尚未底定則人心亦豈能久

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導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衆與百工誕保文武受民治為四方之

輔朱子曰四輔猶四隣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朱子曰此王與公訣

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蓋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祇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

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乂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吳氏曰前漢書多

引公無困我當是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

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而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

洛邑蘇氏謂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尸宗廟之禮莫重于祼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寧周公曰

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

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

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

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以此二卣禋于文

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

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
命周公後作冊逸詰在十有二月戊辰十二月日也王
爾丞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為周公留
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逸也成王
時大典冊皆史逸為之此祝冊所告惟告王歸周而周
公在後治洛餘無它辭賓迎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
也咸格諸侯羣臣皆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祼
鬱鬯以降神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詰
上冊祝冊也此冊冊命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逸詰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年舊說惟七年者即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名誥相為始終然惟洛誥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為王留洛而相勉叙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于亂雜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為定亦或於此失之

清廟之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集傳曰言於穆
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朱子曰

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為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西土岐周通為圻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鄙以衆士治國家以大夫得當作治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不相雜交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

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凡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苞覆苴裹土封之為社也乃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據注元字下合有重廊二字重常復格藻棁移旅盈蔡常畫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屋也常畫係也復格三禘也藻棁畫梁上之柱也巫屋曰移旅別也蔡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為之也內階玄陛堤塘山謂以黑石為階塘中庭道堤也山雲應門庫臺玄閒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矣又以黑石為門限

八年周公分正東都

命蔡仲邦之蔡

蔡仲之命篇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蔡氏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逐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它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威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王若曰小子胡惟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名仲字言仲循文祖之德改蔡叔之行能謹其所行之道故侯爾于東土仲往之國益當敬之呂氏曰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又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蓋前愆孝也順王命忠也常言孝則可以為孝遵王命蓋自流言之後移忠為蔡仲言忠則可以為孝遵王命蓋自流言之後成王既知周公之德必有戒諭之命而管蔡卒挾武庚以叛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上文言其改行而已

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庸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亂非但不為蔡叔之為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為而止也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上言治亂此言差失亦推言遷迹垂憲之意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蔡氏曰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中則無過不及本聰明者舉動必中自不亂舊聰明而強為聰明者以私意亂之以側言改之人言之側非視聽詳審不可而詳視聽者亦惟無作聰明者能之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大紀

日八年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于已者可與處也

履祥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之遠王命也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而至于鬬閱之事辭愈詳事愈下而感嘆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九年封弟叔虞于唐國語曰董因謂公子重耳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大紀從之而唐歷志逐言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今按諸歷各有短長年數不同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在鶉火則十六年歲在大火至成王九年歲復在大火太初歷間以周公攝位之年則成王九年乃為三年歲次甲午星在大火此國語所謂歲在大火是謂大辰唐叔以封也歷志以甲午為丙午二字誤或歷不同爾今係之成王九年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史記曰唐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傳曰成王滅唐遷之於杜○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子干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稱先王明事厥辟云云又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翦桐之封非實錄

殆不可信○秦穆公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謂成王滅武庚定四國之亂也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管蔡啟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遠王命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按祝鮀言王之封建舉武王成王時事不復論前後其分殷民諸侯族則或東征以後之事不可考矣

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大紀附此年

書無逸篇曰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躭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諺俗語也皆謂其為遊談誇誕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為後嗣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者乃逸之時其為不善

王懼而首援此以為戒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于中也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為已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年壽蓋可知矣其在高宗句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於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乃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讜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即位之初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謹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為小民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稼穡之艱難惟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人之依所以惟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軀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皆伐性之斧斤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于此皆伐性之事也周公以是為傷生之蟊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厖者爾然而禍亂隨之如商辛是也其患有甚于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和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故享國之久亦考之理也祖甲之無逸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敷悉陳其年謂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

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後者縣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徯桑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文王為詳蓋成王所聞見為尤近也抑畏謹畏嚴敬也即就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即教民稼穡之事如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闕梁無征之類是也徯桑則即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則自朝至于日中昃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小民之中有鰥寡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其生意蓋郁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安暇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敢盤於遊田蓋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諟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戕擾民耳以蓋文王為西伯則西諸侯咸聽命如師能左右之曰以恭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為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蓋文王壽九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者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為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民惟正之供蓋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以正應之無皇曰皇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過自寬曰且今日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即此一說已不足以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間斷也況於此隙一開日復一日此必將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沈迷昏亂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為

成王戒蓋深警之也雖然為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讒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範之教訓傳傳之德義者與譸張以俗語誇誑之也猶上文乃諺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正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也保惠猶云保也者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範之教訓傳傳之德義者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為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苟人則必有稟之為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恕小人之

依而為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迪哲

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心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大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怒之微也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譸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為必是不永念其為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譸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譸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為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茲承上文警戒以終之○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之時蓋以見周公之所以為周公者其本在於無逸而其效至於如此也讀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篇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蓋切眞周公丕殺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敘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為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祇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為圖左右觀省也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書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

公也○蔡氏曰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也而此又以為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愚按周公治洛或此時偶以朝覲在豐耳○古史曰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邢凡蔣胙茅祭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禮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鄧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組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朱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羣公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君陳篇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克施有政論語作施於有政君陳令德孝恭惟孝于兄弟而言陳氏謂主東都王城而言則其孝則在內能友愛于兄弟在外能施於有政蓋本立則善推之也成王營洛邑為東都此云東郊蓋主鎬京下都商民所居謂之東郊尹正也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洛師教之保安之周公以德教安其民民方思之君陳治洛但率循其治勉明其訓則其民自治不必別有作為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人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至治馨香四語呂氏謂周公精微之訓蓋成王聞諸周公者也治道之極和氣發達感通神明謂之馨香非黍稷薦祭而謂之馨香也蓋清明之德則自然精華發達無非和氣至治言其效式時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與由聖之本也明德言其本戒皆勉君陳以明德之事也君陳達事周公令德昭聞但患其間斷則為人欲所昏又患其玩於見忽於行則

明德不續矣無常人之情雖莫不有好德景行之心而少有克已蹈道之力以周公聖人不問今古孰不願見而不可得然當時親見周公者亦不少而少有能學為周公者蓋特有聖人所玩於習見而省察克治之功不能自加此其所當戒也

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

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此即至治馨香之謂故必謹所以感之者是以圖厥政不可不艱難謹重也故於政事廢興之際出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有以度之此政之所以善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出入則與僚友共虞度之師衆之言同則繹此已下告之以至治之事也爾惟風下民惟草

厥中上文述君陳善則稱君故此又勉君陳以執法揆理勿狥其君之意也中者審其輕重隨其時措之宜無過不及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終上文辟宥之意刑不泛加凡懲一而可以止百者則刑之闕係者大而所犯者細小懲而大誡不可宥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承上文用刑之意而又以寬和終之君陳之治東郊不惟殷民凡殷士之在官者與凡庶正之官皆屬焉無忿疾于頑指民也無求備于一夫指官也頑者所未化者有所成就量必有所容則德乃廣大修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溫純於職業則無簡其修廢使人勸功於行誼則進其賢者以率化之則人勵行**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斯民之生理無不具可謂厚矣但誘於習俗為物所遷耳然其心不從上之命而從上之好今欲教之以

惟良顯哉葛氏曰成王始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與○愚謂此成王因師虞之訓而述君陳之素行也君陳前日必嘗為親近之臣獻納之任其為人如此故成王嘉之然人臣如此固為良德而人主不可示此意向也下文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其諸以此章之意勉君陳之所未及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弘周公之訓以訓民不可執以禁民而用之則又必有寬制從容於法之外者君陳言此蓋勢者我之所乘而法者我之所執一以喜怒之私加之即易為威虐故上之人常欲忘勢而論法常主於與民則庶無此過寬而有制

復其所本厚則不惟在於政教聲色之末而實在吾攸好如何敬典者厚典庸禮深信篤好之意在德者躬行心得之真攸好如此則民心觀感時乃罔不變化其氣習物欲之蔽而允躋於大道之中矣章首明德惟馨之意蓋如此○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庶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六卿百執之長各書其人太保畢公毛公皆三公周禮三公無職蓋六卿進無或三公下無六卿蔡氏曰平時則各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故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呂氏曰呂公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彌亦甚留連也嗣者立元子嗣位之事審重詳也成王其時年四十有九古人多壽故未及言太子嗣位之事或嘗言之而至此又詳審言焉重其事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拜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蔡氏曰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麗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謂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其觀時義者精矣

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畢公衛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

王名元子者正其統也成王在位雖四十年天下太平然先王終而嗣君立乃一時艱難之運昔者成王幼沖親罹其禍四國相延而起王室幾危故成王之終以弘濟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為託然合遠近大小

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蓋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蓋相傳以為立身之本也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此固元子釗所當自治然左右大小之臣俱有保傅輔翼之責不可苟投其君以為非之幾也夫當時諸臣固非引其君於非者然或幾微而大將自是滋矣此人主之所甚畏而輔君者不可不謹也○呂氏曰甲子之命去崩才一日耳猶盥洗而致潔冠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為能歷病疾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為能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又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復書**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天子七日而殯癸酉即殯之明日也既殯始傳顧命殯前以送死為重也伯相即太保也太保以西伯為相故謂伯相士者凡幕人掌治士也材物也凡朝廷所須器物如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是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舊說須材為供喪者與上下文不相入**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祭統謂樂吏之賤者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設張之事者即幕人司几之類也黼白黑為文畫如斧形古畫文之圓而相糾者謂之黼以象雷也文之方而四銳腰兩旁曲內首尾曲外者謂之黼以象斧也即今銀樣畫也扆以繒為之設黼扆幄帳如成王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篾觀諸侯之坐古者前為堂後為室室中以東向為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南戶牖之外為堂以南向為尊其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南故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扆之處也此所謂牖間南嚮之坐也天子之席三重篾孔鄭諸侯皆謂桃枝竹席黼純以黑白文繒為緣也華玉黃玉也仍几因生時所設黃玉飾几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朝夕聽事之坐也爾雅東西牆謂之序蓋古

者宮室之內以墉牆為隔猶今以壁隔也東西牆猶言東西壁壁之外即夾室故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自堂言之則東西壁為序自夾室言之則牆乃夾室之廂故夾室亦通可謂之廂矣賈氏注禮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蓋士惟東房有東西夾郭氏曰序於房間為中房前東壁為序序東有夾惟天子諸侯則有東西房有東西夾以至戶牖間者必先由序故謂之序猶云次第經由處也庶者蒲席也綴雜彩文貝車渠也**東序西夾南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莞席也畫繪五彩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天子之屋四面為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維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為阿个也今此書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向與當扆同又越玉五重

綴衣虎賁綴衣掌王之燕衣服與其寢具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以行軍旅會同賁奮也言其有威武奮擊之士也**王麻冕黼裳**麻冕十二旒天子祭祀之服黼裳白與黑相間如斧形**由賓階升即位**賓階阼階之西也**大保受同**大保召公奭也同同瑁所以合諸侯之信符也**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太史掌邦國之典籍秉書執書也隮升也**御王冊命**冊命策命也**曰皇天上帝**皇大也**改大邦殷之命**殷正也**茲予其明農哉**農勉也**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其能奉恆農**恆常也**王義嗣德答揚文武之光訓**義宜也嗣繼也德升也答揚稱揚也光訓謂文武之訓典**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路寢門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諸侯之在西方者也**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名高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皆布乘黃朱**乘四馬也黃朱黃馬朱鬣也**奉璧琮**璧圓琮方皆玉也**由賓階隮**隮升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暨及也芮伯畿內諸侯也相揖入門而左右分也**皆再拜稽首**再拜稽首拜而頭至地也**王義嗣德答揚文武之光訓**義宜也嗣繼也德升也答揚稱揚也光訓謂文武之訓典**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路寢門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西方諸侯諸侯之在西方者也**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名高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皆布乘黃朱**乘四馬也黃朱黃馬朱鬣也**奉璧琮**璧圓琮方皆玉也**由賓階隮**隮升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暨及也芮伯畿內諸侯也相揖入門而左右分也**皆再拜稽首**再拜稽首拜而頭至地也

綴衣虎賁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升即位大保受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天上帝改大邦殷之命茲予其明農哉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其能奉恆農王義嗣德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奉璧琮由賓階隮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

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槩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詈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麻冕蟻裳入即位 齊升也由西階未敢為主也蟻玄色卿士邦君皆同服亦廟中之禮即就位也位者平日侍朝之班次也呂氏曰麻冕蟻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班列不可紊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次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 彤纁也祭服也介圭王之大圭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也

由賓階齊 齊升也 **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齊瑞信也蔡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秉書書即冊也以成王之殯在西階之上故亦由賓階升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御奉持也此即丁卯所作冊也呂氏以此即為冊命之辭蔡氏以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則太史口陳之辭也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按下本從升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為禮或云大弁即謂天子之冕謂服天子之服以朝也惟有此命故康王冕服見諸侯行顧命也此數語亦必別有勑康王之語若此冊所云者史書前後互見故不屢書耳若本無其語而虛為此冊則是後世遺詔儷語不情之言非古人所為也

王再拜興答曰耇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耇小而如也顧命有敬迓天威之語故此亦有敬忌天威之說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受同以祭受瑁以為主宿肅也祭酒也咤噗也王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命也祭告受命也祭訖以同授太保三咤噗也親沒而始受顧命雖不敢死其親用祭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情則不可遏也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同白虎通作銅盖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畢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畢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畢同必銅爵之名太保受同則王三祭以同授太保可知降反同于篚又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祭也祭畢 罕九

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在太保攝飲福所以受同祭而飲福嚌者至齒而已方在喪祭告王不飲福故歆神之賜而不能甘也宅亦當作咤疫雖有司徹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名廟也俟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告諸侯蓋在廟門內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讓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王出畢門則立應門之內蓋外朝也周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沒畢公繼之故此二公各率其方之諸侯入門而左而右亦各從其方布陳也乘駟馬也黃色朱鬣陳之以為庭實賓諸侯也稱舉也圭守圭幣籍幣以薦圭也曰一二者明非一曰臣衛者謂諸侯蕃衛王國者也讓奠謂以土地所出為奠贄也皆再拜稽首於地以致敬義審宜也王審宜以在喪而嗣先德朝諸侯宜答拜也王答拜故太保芮伯咸進贊相王揖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以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特之基命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上文再拜稽首贊見也王答之二相進贊揖遜故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亦進戒也羑若藴氏謂羑里之厄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矣蔡氏疑即下文厥若謂其所當順從者皆非也按字書羑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羑或作誘羑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耳此其受命之原亦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惟新升遐之王又能盡協文武賞罰之公而戡黜武庚伐淮踐奄以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後人有此休福今王其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特之基命六師無廢壞我高祖寡命即謂天子六軍之制猶言萬乘也張者弛之反六軍王之制天子之事耳然武備乃承平易弛之事故諸公又特言之國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猶云張舉天綱之常制張則不弛其備皇則不輕其事故諸公又特言之與蔡氏曰召公此言若蕘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康王在喪故稱名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惟言文武蓋未忍言成王之遺事又方述求助之意而諸公皆文武勳舊又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故惟述文武以感之而不及成王也丕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去其貪暴使人各得其養也不務咎者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為務而取咎於是也厎至也按字書羞進善也即今誘字說文羞或作誘羞若蓋天誘其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不盡其實也誠之所積固自不可掩齊信者隨事所處無所以用昭明于天下然所以戮力創造王室者又皆勇銳之士忠實之臣之助用是文武能正受其命於上天而上天亦順文武之道付之以天下文武又命封建侯國立為藩屏其意正在於衛輔我後人今予一二伯父指同姓大諸侯也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指太保以及其餘不屢數也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欲顯諸侯胥及天下之諸侯觀守爾先公之所以臣服于先王之道雖身守國於外而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我一人以憂其所當奉行之事其無遺我孤子之羞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前相揖益以王答拜而贊揖也此相揖益太保諸公相率揖而退也王釋冕反喪服處喪禮之變冕服亦不宜久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而失禮則不可以不辯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名畢諸侯之戒于宅憖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

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
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
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
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
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
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朏
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
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
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
於文王之廟也保安全之釐者疏理之呂氏曰保釐
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謂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
康王之意而命內史修飾之也嗚呼
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
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叙
此周公之事故敢以命公呂氏曰
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
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
安厥家毖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
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敬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
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
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
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旌別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
道污蓋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故為政
者當視時俗而為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
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寬之警之至君陳之
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漸治之至畢公之時
世變風移老死少長熏習滋變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
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蓋不善其善則民無所
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為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
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
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道之用也呂氏曰畢公天下
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
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敬於事者
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觀之詳察之審而善於形容矣又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昭著小大之臣罔不祇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望之孚養之者蓋非一日之積矣蔡氏曰休嘉之績多於在先王之時故我小子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都化商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草者莫大於此其宅里以彰為善者之閭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者之風流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為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蓋使之畏疎斥之醜而慕為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蓋因表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因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因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夫郊甸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歷歲久則溝澮易堙分畫疎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澮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設險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畿甸諸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章又明化商之要不徒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政當以渾厚敦朴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衰幣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耳此古人之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為安危所係不恃其治不忍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容姦此化商之所以為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為德之允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草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處俱至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效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時雖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踐

成終之命哉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總上文立風聲草舊俗申畫謹固而成其終皆所以為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尊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戒又有民寡之戒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固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而廢也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或以商民之難化為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或以商民之蕞爾而忽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謹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盡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通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無包弁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滛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滛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矣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奉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靡靡之俗喬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為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

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践位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大紀曰康王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内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揚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今傳不合而揚雄又以闕雎為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后晏朝闕雎興刺其説與

魯煬公薨子宰嗣是為幽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書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二百九十三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九

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奭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儀禮黃氏傳取之今附其畧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本世作微公

履祥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濵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大紀係之三年

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

書君牙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噬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

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敷考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裂面龜手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勞故怨咨蓋小民乃安矣夫艱也思小民之為艱難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之艱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告皆其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啓以烈

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又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冏命篇曰冏古文作冏囂史記同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

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羣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遠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得失之機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愎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射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魯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中於寔寔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昵

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導君於愆者或以淫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意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

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益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陋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祇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曰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益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

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目眩心怠耳浮屠善幻多技益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

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扶晝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愕疑蹙亡變化之極徐疾之問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貿耳觀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固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不存遂為所迷耳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騄古華字駬而左綠耳右騕褭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爵爵音泰丙字林爵作酉赤驥而左白蹊古字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禹貢渠搜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竹用反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詣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畧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末有自悔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驊騮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

徐徐不忍鬬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叙為稍詳密○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諡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紀係此年

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注曰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謂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於邰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辛紂名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夏曰甸周曰畿此云甸服者古今通稱也故周襄王亦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自侯服至衛服皆賓服於王者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祭祀享貢之名王則世一見王皆朝貢之者是所謂終王也日祭在甸服者供貢無時或時日貢之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

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為近荒服者王今穆王以地近責其享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頻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

呂刑篇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為甫猶邾之為鄒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為五罰之制謂之呂刑至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命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為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晚年不無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為姦慝暴亂者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之末榆罔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為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寇殺人之賊鴟張為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此上下或有缺文謂聖人始制為刑以矯正虔劉之蓋黃帝既制兵以殺蚩尤又制刑以矯正虔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撟虔吏因執以侵暴撟音矯文意與下文同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堯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淫為劓則椓黥凡麗于刑制者更不差等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無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舜於是哀矜衆庶無被戮之非辜既立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竄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之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諫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乃命重黎

絶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吕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黷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愚謂自蚩尤為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祝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為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　羣后之

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為亦惟羣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雖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巫祝之興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彝

此篇所述則三苗之威斁氣習其始為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醇朴蚩尤始為亂而民始有為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為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威斁氣習得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羣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皋陶定為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皋陶始傳所謂皋陶之刑也蓋以其為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為五虐之刑以殘其民其民又為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繼作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皋陶不與三后之列為聖人容於刑官失其指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為害於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復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為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絶地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穆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穆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皋陶為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為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皆可為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惟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皋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乎有苗觀

訖絕惟與忌畏也謂當時為典獄之官者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賂遺而已且能以敬自將以理自畏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皐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絕而當時為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為樂祖祭于賚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繫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穆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絕私懇德上配皐陶耳亦通**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為監以苗民之用刑為懲四方司政典獄孔

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詞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為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為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為重責也今爾何所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為刑之道蓋憲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為威勢之狗奪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遁其罰遂至於絕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教命之內也日勤孔氏作曰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為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責戒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為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盡也爾罔或徒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君臣為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謹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畏也勿以為畏惟勤而已雖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為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故無小所以成其剛德罪疑惟輕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刑者不祥之器謂之祥刑者則以其為禦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連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連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兩造具**

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謂羣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簡核其實孚者無所疑也正猶漢書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辭麗于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於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于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為之病者則私也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求干請託為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總結上文審者盡其心克者盡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重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近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墨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每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文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贖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小於此則金作贖刑若今罰直耳穆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虐貧富者可贖貧者難免雖穆王申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罰或不實其罪則正於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二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為贖刑之法又制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言用五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為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更定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減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用權合經之謂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文論罰有司以論贖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軀命所關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

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辯給也不可以辯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猶今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聽獄之要訣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因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折之明啓刑書與羣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得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述之人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承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喪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晚復哀矜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聽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天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狥之心則偏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貨此貨非寶適以藏諸罪狀耳報應之理衆罪悉至則一時之得有永久可畏之罰是非天偏治鬻獄之人亦惟人自致其禍罰之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王曰嗚呼罰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總上文詔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疆場之事之屬適也謂適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良民之衆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此為要語不可不明聽之大抵哲用刑自有無窮之譽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蓋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雖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受王良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雖不免設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陵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

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寬犯死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忠厚之風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緊扈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祇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蓋指司馬以諷王也陸氏曰招常逆反刑左氏作形家語作刑朱子謂當作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古諸侯也愚謂後漢之亾其證亦然謠諑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因財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亾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

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商均之後也奉孤以專命者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者之事此與成王周公反矣位均勢敵也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錮職專權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命在強壯者也不知命則足以亡也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亾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謡臣曰賞貴功曰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鄫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鄫君以亡公族有公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為犯難不果為疑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據注疑作比而戾民取民自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貴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有位無祿取民自成民不堪予求尤而罪之好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毅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愎狠也類戾也國勝破以刑為業也外國相援毅

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榮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此篇諸本不一今以蜀本刊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

乙亥共王元年

三年

國語曰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十有二年王崩子囏踐位

丁亥懿王元年徙都槐里

大紀曰自王為政王室始衰徙都槐里

二十有五年王崩共王之弟辟方立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按詩之時世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以為刺幽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考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哀公之詩隸之然不可考矣）

壬子孝王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用大紀例以甲子為紀今附此年此周太史儋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史儋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按別者謂秦併周也）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

旁皐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玄孫也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中行生蜚廉狂狂生熊繹熊繹生熊渠熊渠生子成為適申侯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

大紀曰孝王之世大雹江漢氷牛馬死

丁卯夷王元年始下堂而見諸侯大紀附元年

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下○經世曰國自此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寖衰自是永為例矣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大紀係此年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今書有鬻熊子載其事疑偽書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左傳俱服事康王熊繹生熊艾艾生熊黜黜生熊勝勝以弟揚為後熊揚生熊渠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晏曰今江陵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今武昌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十有六年王崩子胡踐位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

祈王身○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

癸未厲王元年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終前）八年（夷王）楚事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是為）立（頃侯）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即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慶伯立慶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按史記自頃侯始有年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非夷王之世）古史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以召公為召伯而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但以爵稱非以賂故得侯也

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喜立

十有五年燕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

蔡厲侯薨子嗣（是為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

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弒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按史記獻公立在夷王之時以年表考之當係此年）

二十年齊侯徙治臨菑

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

宋厲公薨子舉嗣（是為僖公○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微仲卒子宋公稱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滑公

共立潘公卒弟煬公熙立潘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
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擧立

晉厲侯薨子宜臼嗣是為靖侯

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正義曰唐叔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改曰晉侯晉
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
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

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子秦侯嗣

二十有四年陳慎公薨子寧嗣是為幽公

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皇羊立
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
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薨子嗣是為僖侯

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子壽嗣是為武公

三十年以榮公為卿用事

國語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
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

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
也所怨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
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
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而
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史記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卒以
墨子曰厲王染於纏公長父榮夷終
士用事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世家曰熊渠長子毋康早死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
弟熊延弒而代立

三十有三年殺言者

國語曰厲王虐大紀有曰時荊楚寇於南獿狁寇於北
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歛數起虐用其民民不
堪命聚議而興謗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史記又曰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子仲嗣

三十有六年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滅犬丘大駱之族

詳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内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古今人表謂入為三公○按此事經傳皆不言及今從史記

庚申三十有八年共和行政 史記自是事始有年稽古録稱共和

九年

晉靖侯薨子司徒嗣 是為僖侯

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子嗣 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

甲子四十有二年王在彘

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弟彊立是為幽伯

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子孝嗣是為僖公

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子閴嗣是為惠公

五十有一年王死于彘周召二伯立太子靖

左氏曰至于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履祥按周自夷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苟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剌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彘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子熊霜嗣

甲戌宣王元年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以尹吉甫為將北伐玁狁至于太原

秦紀曰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小雅六月之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集傳曰六月癸未之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北狄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集傳曰比物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也凡大事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也三十里一舍也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懷而佐天子耳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集傳曰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集傳曰茹度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寇織幟字同鳥章鳥隼

之章白旆繼旄者也央央鮮明貌戎戎車軍之前鋒啓開行道猶言發程也言獵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獵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集傳曰輕車之覆而前軒車之却而後凡車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太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衎簞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集傳曰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朱子曰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燕惠侯薨子莊嗣是為僖侯

二年以方叔為將南征荊蠻

采芑之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集傳曰鳥鉦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集傳曰鳧疾飛貌隼鷂屬急疾之鳥鉦鐃也鼓以動之鉦以靜之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顯允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鉤膺鏤鍚鞗革金厄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集傳曰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鈐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之芾皇猶煌煌瑲瑲玉聲葱蒼色如葱珩佩首橫玉禮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集傳曰鴥疾飛貌隼鷂屬急疾之鳥鉦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

旅而誓告之陳師鞠旅亦互文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闐闐亦鼓聲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集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旅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集傳曰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大邦猶言中國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命召虎征淮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　卷九　四十

大雅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集傳曰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在淮上者鋪陳也事言行者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集傳曰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集傳曰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病之非急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集傳曰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康公奭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集傳曰釐賜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叙王錫召公策命之詞言錫

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集傳曰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王伐淮徐

大雅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集傳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美之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周大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王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蕪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必言南仲大祖稱其世功以美大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集傳曰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集傳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繹連絡騷擾動也夷屬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集傳曰進鼓而進之也闞奮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集傳曰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集傳曰猶道庭朝同違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真公薨弟敖立是為武公

世家曰魏公濳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真公濞立

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

三年齊武公薨子無忌嗣是為厲公

五年晉僖侯薨子籍嗣是為獻侯

六年大旱大紀連年書旱

大雅雲漢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集傳曰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哉而懼側身修行欲消

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叙作此詩以美之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猶何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集傳曰蘊蓄隆盛蟲蟲熱氣也郊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集傳曰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推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集傳曰沮止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思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集傳曰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集傳曰蘊蓄隆盛蟲蟲熱氣也郊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集傳曰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推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集傳曰沮止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思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集傳曰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秦國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集傳曰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人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見於詩如此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集傳曰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楚熊霜卒弟熊徇立

世家曰楚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以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史記曰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太子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又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覜土陽癉丁佐反墳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韋昭曰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也孟春日月會于營室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祓祓監

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音伐）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誡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狥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狥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

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廢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是為文公）誅弒君者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有五年衛甯侯薨少子和嗣（是為武公）

世家曰甯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甯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甯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甯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稽古録曰衛僖侯薨大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毋也天只不諒人只
集傳曰髡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益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也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它心毋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獨母在或非父意耳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蚤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録

○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修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堅自誓之操武公亦有修革之學復康叔之政輸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少相掩也

十有六年晉獻侯薨子所事嗣是為僖侯

二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

二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外紀係此年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功為周世宗

封弟友于鄭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鄶號之間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者為南鄭是為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史記凡穆侯或作繆

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子說嗣是為成公

二十有六年晉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愚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漸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桓公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子嗣是為哀公

二十有八年宋哀公薨子嗣是為戴公

楚熊狥卒子熊咢嗣

三十有二年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

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子賾嗣是為莊公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子嗣是為頃侯

楚熊咢卒子熊儀嗣是為若敖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國語與不籍千畝同事非也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地名也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注謂即姜戎唐固曰南陽也乃料民于太原太原即今原州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協考比也孤幼也終死也司商協名姓今音姓氏是也古者置官別生分類官謂之司商者沈括曰商者人聲也故以律協民姓名者焉司徒協旅協民衆為師旅司寇協姦考比罪隷刑死之類牧協職物色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革場協入知粟數廩協出知用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即下文籍田蒐狩畢時是則農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于籍禰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四十有三年殺杜伯

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此說似怪見國語注大紀取之○傳注曰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湦踐位

稽古録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羣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固邊圉復文武之竟土周室中興焉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攷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止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

庚申幽王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

陳武公薨子說嗣是為夷公

三年始嬖褒姒湮渭洛竭岐山崩按國語以為幽王三年獨

史記拘於國亡不過十年之說係之二年今據國語為正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

幽王三年入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國語曰幽王
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周將
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
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韋氏曰鎮為陰所鎮笁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
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
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
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
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
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
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四年陳夷公薨弟燮立是為平公

秦莊公卒子嗣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
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卒
襄公立

甲子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之生子伯服

服為太子

史蘇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
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
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小雅
白華之詩曰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傳曰幽王娶申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之子斥幽王俾使也我申后
自我言白華為管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英英白雲露
猶之天步艱難之子不猶集傳曰英英輕明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
騰者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猶
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
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管茅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
碩人集傳曰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
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
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
碩人實勞我心集傳曰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
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
慅慅視我邁邁集傳曰慅慅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慅慅而反視我

邁邁何哉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集傳曰鶖禿鶖梁魚梁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三其德集傳曰戰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二三其德則鶖之不如矣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疵兮集傳曰扁卑貌疵病也履之者亦卑然而卑之石則履之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疵也

○小弁之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集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弁飛拊翼貌鸒雅烏小而多羣也提提安閒貌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小弁之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集傳曰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弁飛拊翼貌鸒雅烏小而多羣也提提安閒貌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集傳曰蹙蹙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也假寐疢猶疾也蹙蹙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怒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永嘆憂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集傳曰桑梓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集傳曰菀茂盛貌蜩蟬也漼深貌淠衆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集傳曰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而人莫之知也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信讒如或

壞傷病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雌譬彼壞木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信讒如或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集傳曰投奔行道墐埋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君子如祉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集傳曰祉猶是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則其秉心之忍又甚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集傳曰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

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集傳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小雅十月之交篇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集傳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畫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畫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外蕃侵邊塞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集傳曰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集傳曰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

也山頂曰冢卒崔嵬也高岸崩陁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儆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

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亦災異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亦災異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亦災異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亦災異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亦災異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集傳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煽妳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豔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集傳曰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集傳曰孔甚聖通明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

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辟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鄀敝補丹依嚻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莘國也主米騩而食溱洧米騩山名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幕舜之先所謂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者也韋說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鄅鄀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二千五百家為州對曰其民昏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郊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昏

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七體七竅也八索八體應

八卦九紀九臟也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穌樂如一夫如是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講校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固陋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

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下有褒神化為二龍藏蔡於櫝三代傳之厲王發之化為玄黿入于王府童妾遭之遂生褒姒之說怪誕不取褒姁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晉鄭乎晉鄭同儕也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

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
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
之偶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
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
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
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
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履祥按史伯之言該矣周之士大夫大率多賢能守
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大夫在於其職而
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大也史伯之言紀録者亦
或有所附會其論和同謂幽王不能用衆而外專於
虢石父內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寄孥於鄶虢蓋陰
為取國之計而史謂鄶虢叛鄭鄭武公伐滅之夫寄
孥賄以誘之伺隙而取之是術也而史不悟何哉於
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鄭在春秋亦無世無晉楚之
爭矣

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戎弑王于驪山之
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
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致之不笑幽王
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
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
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
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
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鄭世家曰犬戎殺
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
公○衛世家曰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
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秦紀曰周
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
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履祥按史遷不考之於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

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與舊史
不同

辛未平王元年王東遷雒邑始命秦列為諸侯
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錫命晉侯鄭伯東
取鄶虢十邑國之
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大紀謂鄭武公收其父
散兵東迎平王于申
○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雒邑○本紀曰平王立
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
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
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
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
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
禮○經世曰平王錫晉文秦襄命秦分岐西晉分河內
○書文侯之命篇曰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
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德指
言明指知而言一說謹德指行而言明德指知而言呂
氏曰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
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老師宿儒之傳尚無差也平王徒
舉其語而不能察爾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
矣蔡氏曰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
也愚按晉侯初名仇師服以為異今曰義和或其後改

之也父猶尚父之謂蓋尊之也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
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先正指文武之臣小大謀
猷猶云文武之道大者小者皆肆遂懷安也言文武以大德受命亦惟先正之臣又
能左右之昭事之凡小大謨烈皆遵守而不失遂使成
康以下先王得安厥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戎我國家紙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
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
在位造作愆譴殄紙純大伊誰也平王自言嗣位之初
自造天之大譴言父死國敗由己致之惟資澤竭
於下民故犬戎得以侵伐我國家之大此戎禍之由也
適我執事之人無有耆壽俊傑之在職者而予又無克
乃祖唐叔也肇始刑法也謂文侯能昭光唐叔之功文
武之道已墜而自文侯始能刑法之用會合諸侯立已
以紹周之統使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能修補扞衛我于
艱危之交若汝文侯子所深嘉益平王望諸侯而不至
故深有感於文侯也當時秦鄭衛皆來救而此獨歸
於晉曰用會紹乃辟必文侯首倡大義會合之也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

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秬黑黍也香草以香草酌中尊諸侯受錫命嘗之亏矢乘馬皆所以賞之簡謂閱士恤謂愛民○大紀曰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傾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盧弓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

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履祥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頹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公與西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讎其勢亦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為已不獨為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予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則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為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其後有曲沃之封晉之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為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為已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戊申之志則其依鄭之心可推也想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其柄任未必在是況周自中葉以後其公卿之士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奉辭伐罪以討不庭可以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鄭武申好之國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鄭武之助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復中興也

秦祠上帝於西畤畤者峙土為高也

史記曰秦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年表曰立西時祠白帝）○太史公曰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膺於郊祀君子懼焉

二年魯孝公薨子弗湟嗣（是為惠公）

四年燕頃侯薨子嗣（是為哀侯）

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子嗣（是為文公○太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鬥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酆錫公秦之幽宮鬲藏於中）

宋戴公薨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詩序曰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嗣

七年楚若敖卒子熊坎嗣（是為霄敖）

九年蔡僖侯薨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史記曰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薨子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是為穆公）

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揚嗣（是為莊公）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懿即今大雅抑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包曰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側董氏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楚霄敖卒子熊眴嗣是為蚡冒

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子終生嗣是為桓公

十有五年秦作廓時

史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廓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廓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子圉嗣是為文公

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陳氏曰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后始有史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本注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左傳後序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又改歷矣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

本紀曰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

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蔡戴侯薨子考父嗣是為宣侯

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子力嗣是為宣公

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子伯嗣是為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左氏曰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注衆子也得立此官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詩揚之水篇曰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集傳曰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椒聊篇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聊且遠條且 陳與可曰椒指晉昭也彼其之子指曲沃也聊微畧之語也謂椒之微小其蕃衍不過盈升而已而彼其之子則碩大無朋椒之聊小乎其能遠條乎以比晉昭之微弱而曲沃之碩大如此晉其能久遠乎序義失之

陳文公薨子鮑嗣 是為桓公

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子寤生嗣 是為莊公

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莊公初意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理莊公因此乃有養成其惡之意

三十年衛公子州吁阻兵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載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為父者本非欲納其子於邪寵過而驕此子之所由邪也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而不憾憾而能畛者鮮矣 畛重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楚蚡冒卒弟熊通弒太子而自立 是為武王

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其僭王在春秋之世語見世家

三十有二年晉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曲沃

成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潘父伏誅
世家曰昭侯元年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是時年五十
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
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至是晉大臣潘父弑
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
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
誅潘父子平經世大紀皆作弟世家稽古錄作子為是

三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是為桓公

三十有八年衛州吁弑桓公自立

世家曰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祿甫嗣是為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是為曲沃莊伯

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是為穆公○大紀

附正考父三命事

燕鄭侯薨子嗣是為穆侯

四十有四年鄭叔段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左氏曰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四十有七年晉曲沃鱓入翼弑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郤是為鄂侯

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曰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夫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荊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荊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

於諸侯作西畤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記禮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子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窜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則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閱何以辭備物之享窜武子何以致譏於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倘自史角之事之外別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紀豈獨遺佚乎

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子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嬰兒之生其手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而假鬼神以自重其說以證仲子之正桓之嫡而文其弒君之罪耳左氏不辨其誣而錄之妄矣○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皆桓子孫立為是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

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履祥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內官防夭折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均立賢賢均立長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賵之非正矣於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為非也惟有遜國而已矣隱公不敢自以為正攝位君國將以予桓莞裘之營未畢而卒遇弒為善罹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九十四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　卷十

己未周平王四十有九年　魯隱公元春秋始此此後編年紀事自有春秋左氏經傳今特舉其事繫王室與闕於天下之故者而后書東遷之後諸侯放恣春秋例書卒唯魯書薨蓋削諸侯也今不敢違例並皆書某公卒

子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賵平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會也

鄭伯克段于鄢寘其母姜氏于城潁

左氏曰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履洋按莊公曰制巖邑也它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莊公其初未有它意也然不為置良師傅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亦日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曰可矣故莊公之私亦日長莊公於此始有執其罪而取之之意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天王紀法之宗家宰紀法之守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矣○左氏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陳氏曰緩且子氏未薨以下疑後人增益之雜記有大夫士訃於他國之君之禮則不但同位外姻也且文九年秦人歸成風之襚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則贈不及尸弔不及哀非禮也與文公傳自相違今不取

履祥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賵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賵之其曰不及哀尸謂賵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此例之則歸賵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弒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祗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憾於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祭伯如魯

春秋曰祭伯來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杜朋黨之原為後世貳於君者之戒也此義不明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强藩為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

五十年鄭伯始見其母于大隧

左氏曰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吕氏曰物之逆其天者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潁絶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黄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舍肉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説俾莊公闕地及泉隔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者亦考叔也向若莊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為鄭之莊公哉○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鄭人伐衛

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

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隱元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五十有一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王崩孫林踐位

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

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何貶曷為貶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履祥按尹氏卒左氏作君氏謂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非也古語氏猶今云家也君指公也國君之母卒而云公家卒則不詞甚矣故當從二傳然是時魯亦有尹氏隱公之獲於鄭也因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則魯亦固有尹氏也春秋所書尹氏在周在魯不可知惟以為君氏則不可爾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鄭伯為周卿士君之於臣賢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武氏子求賻于魯

春秋曰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穀王未葬也左

履祥謂平王於魯猶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於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際乎

武氏子之求在周為是為
屑然魯之不臣甚矣殤公

宋穆公卒立宣公之子與夷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后書齊鄭合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履祥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蓋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邾入許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胥命與鄭謀紀與鄭伐衛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邾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僖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繻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壬戌桓王元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宋

陳蔡衛伐鄭

左氏曰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履祥按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役也衛為之而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於鄭

春秋之時綱常不振淆亂彝倫甚於後世即節義著聞簡策所艷稱者亦多涉於偏激好名非大中至正之道皆由教化不明人心陂僻不可徒諉之氣運也

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弑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魯翬帥師會宋陳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曰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履祥按魯隱公唯不以君自處故諸大夫專擅非公命而為之者有矣如費伯城郎公子豫盟邾鄭作南門皆諸臣專之是以帥師雖大事翬或固請而行或不俟命而先行也諸臣猶不可以翬凶逆之性則其欲除桓而卒弑隱宜肆然不以為難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衛人立晉是為宣公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君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

二年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氏助翼翼侯奔隨隨晉地

履祥按晉文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于翼是為哀公

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履祥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于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為州吁所誘今鄭又為邾人所嗾宋志在於去馮故為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時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爾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一事也

甲子三年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

鄂晉人謂之鄂侯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輸平於魯

魯侯齊侯盟于艾

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宋人取長葛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蔽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履祥按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當助曲沃伐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利政權又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事情也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嗣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孫嗣是為寧公

五年鄭伯歸祊田于魯

公羊氏曰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蔡宣侯卒子封人嗣是為桓侯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爭政之由
桓王伐鄭之故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垂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温盟于垂屋以釋東門之役○穀梁氏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陳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者矣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垂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鄭伯以齊人來朝

六年王使南季聘于魯

胡氏曰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是未嘗朝也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以為不正乎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諸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正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時勢積漸使然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于魯魯

侯齊侯會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履祥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以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伐荡社三年滅之

七年鄭伯齊侯魯侯會于中丘魯羣帥師會齊

左氏曰春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郜歸于我鄭師入防歸于我

履祥按三國伐宋取郜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利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予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齊人鄭人入邾

八年鄭伯魯侯會于時來齊侯鄭伯魯侯入許

左氏曰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瑕叔盈以鑾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於許

履祥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酬其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於爭故曰況敢以許自為功又曰其能久有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

鄭國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德量力無累後人或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與鄭人溫原絺樊隰

鄔攢茅向盟州陘隤懷之田

左氏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履祥按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郜為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俘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詐御詐者矣

魯公子軌弒其君隱公而自立是為桓公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公羊氏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賊不討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履祥按鄭以祊田易許田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耶或者廣狹肥磽之非均也桓弒隱而立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餂賂鄭也

九年魯桓公元魯侯鄭伯會于垂卒易祊田盟于越

履祥按鄭伯以祊田易許田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耶或者廣狹肥磽之非均也桓弒隱而立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餂賂鄭也

左氏曰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燕穆侯卒子嗣是為宣侯

十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其大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為莊公

左氏曰宋穆公卒名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殤公
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
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
公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
皆有賂故遂相宋公魯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
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
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
昭其度也藻率鞞鞸鞗革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
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
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宴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

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
不忘諫之以德○公羊氏曰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
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
形於色矣

履祥按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
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
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
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於鄭唯
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弒之殤
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于失諫
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為正

魯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成宋亂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
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
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諒親為之服役終春
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

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為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魯侯迎婦于齊

春秋曰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曰公會齊侯于嬴成昏于齊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履祥按魯桓與翬弒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為之逆桓又親為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於諸侯求援于大國者為謀亦至為禮亦恭矣而桓以姜氏人力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十有二年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毋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晉曲沃稱弒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

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之弟

十有三年陳桓公卒文公子佗殺世子免而自立

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履祥按周衰篡弒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賕

其母矣至是弒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于魯非唯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暮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于魯如此豈禮其能弒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于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王伐鄭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令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而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著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於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

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郛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莊逐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乎

十有四年　楚子熊通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左氏曰楚子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　卷十　二十六

履祥按史記所載當是薳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馮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薳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

紀侯如魯

左氏曰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履祥按北戎伐齊至乞師于鄭求戎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為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為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十有五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曰何以名失國也

履祥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朞而大敗於楚此鄧穀之君必為楚所逼去其國而來者故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固為強國紀有齊難穀鄧侯吾離至魯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稱王

之不恤其民也惜也周衰不足以茲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晉曲沃稱誘弒其君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十有六年王使家父聘于魯

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

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杜氏曰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

秦寧公卒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十有七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十有八年曹桓公卒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履祥謂使其大夫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左氏傳事始見十四年先書齊侯王爵也

十有九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者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而不爵

鄭莊公卒世子忽嗣是爲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傳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

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賤之也突賤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名失國也

衛侯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

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朔也）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詩新臺篇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集傳曰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二子乘舟篇曰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宏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二十年魯侯會宋公盟於穀丘又會于虛丘龜

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魯侯及鄭師伐宋

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履祥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軌弒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陳厲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

衛宣公卒朔立是為惠公

二十有一年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敎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侯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宋衛燕師敗績

履祥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至於失國也

二十有二年魯侯鄭伯突會于曹鄭伯使其弟

如魯盟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

齊僖公卒子諸兒嗣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燕宣侯卒子嗣是為桓侯

二十有三年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王崩子佗踐位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入

履祥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為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為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為忽其後雖見弒而春秋不書以為不能守國者之戒也

昭公見弒在莊王二年

鄭伯突入于櫟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袲伐

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弗克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

乙酉莊王元年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宋

魯衛陳蔡伐鄭伐忽納突

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事首見桓王十九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立公子

黔牟惠公奔齊

二年魯侯齊侯紀侯盟于黃魯侯邾儀父盟于

趡魯師及齊師戰于奚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履祥按春秋於正月丙辰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而五月丙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為紀衛謀哉春秋書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而於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則趡之盟何為也左氏曰尋戮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戮盟之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罪不言而著矣

蔡桓侯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蔡季自陳歸于蔡

胡氏曰季字也歸何以不有國劉敞曰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近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葬蔡桓侯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爾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鄭高渠彌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昭公之弒

不見於春秋今據左氏經世書之蓋此所編欲著首尾不敢自同於春秋也

三年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搚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

左氏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史記謂渠彌亡歸經世從之

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黑肩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儀即克也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四年魯莊公元使單伯送王姬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履祥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禮也然莊王豈不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即又恐魯以桓公之讎怠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即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之而又以是和齊魯爾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天下而其所褒錫者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齊師遷紀邾鄫部

陳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履祥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昏姻爾王姬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苑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

五年齊王姬卒

宋莊公卒子捷嗣是為閔公○史記凡閔字或作湣

六年五月葬桓王

穀梁曰改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公羊氏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燕桓侯卒子嗣是為莊公

七年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於師子熊貲嗣是為文始都郢

史記曰周名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左氏曰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濯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齊侯魯侯狩于禚

春秋曰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卑公刺釋怨也

履祥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讎其事情皆有自來姜之諗為文諒必有秀慧之質晨雌之才自其家而僖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送之可知已雄狐之事諒必已久鄭子忽之辭婚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搖亂為二國患夫自桓公已不能防閑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矣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狩耶與齊侯狩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齊襄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讎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非惟狗其母之謠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於防于穀也而已亦有禚之狩有伐衛之會有圍邾之會焉蓋制于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不讎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濼立其子同可謂得其情矣

八年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逆天王之命也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黜牟來奔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黜牟于周放窜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氏曰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十年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班固曰西虢

十有一年魯侯及齊師圍邾成降于齊師

左氏曰師及齊師圍成邾成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齊無知弑其君襄公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奔魯

十有二年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蔇

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葵齊襄公

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取其傅管夷吾以歸為相

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于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則其言咙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

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管子作苧蒲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管子作慝其秀民管子作才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管子作士農之鄉十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案界也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以上參用管子○管子書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官山

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讋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公曰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為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

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鄉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公曰伍鄰若何曰相地而起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穀牲不畧則牛羊遂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是故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治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公曰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美以鑄鉏夷斤斨試諸壤土甲兵大足○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此三者且可則可且不可則不可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兌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荷忕音逝荷容忕習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正荊之則也與荊俗同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

剛桑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人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國語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於紀鄣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

履祥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苟子其是非不待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弒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讎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葵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邪而管仲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直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讎桓乎故謂猶今叛者既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答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宜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弱魯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于是小白已久且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之說而不知其義者也今取其內政諸說著于篇以見王制之變霸業之本而不取其傳會之說云

十有三年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

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履祥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為所弱矣至是曹劇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其實亦以示敗也

魯侯侵宋

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於是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于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是東周之大變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譚子何以不名國滅而後書奔以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

十有四年魯侯敗宋師于鄑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共姬杜氏曰魯主昏齊侯來逆不書不見公也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履祥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他國又可知矣

宋萬弒其君閔公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二百九十五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一

庚子周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兵車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子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齊人滅遂齊侯魯侯盟于柯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

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皇極經世曰齊會于柯遂復其侵地曹沫劫盟故也

履祥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獨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獨詳焉然終春秋之傳晉楚事獨詳於諸國蓋其時晉之乘楚秋竝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畧豈齊之史策有未備耶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爲平宋邵氏以爲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爲北杏之不至史記以爲魯之獻邑邵氏以爲取魯之邑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爲曹沫之劫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爲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爲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畋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滅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爲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常曰南伐以魯爲主反其侵地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劫不見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攷

二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胡氏曰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履祥按宋有弒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攷也

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陳之妻鄭忽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弒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公入遂殺傅瑕

荊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氏曰宋服也

履祥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必不止於為宋也是以明年桓公自主鄄之會而齊始霸矣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曰齊始霸也

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侵宋

晉曲沃伯稱滅晉弒其君緡

四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鄆鄭人間之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

荊伐鄭

履祥按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故齊晉之霸而常與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有曰新鄭之境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伯諸侯然春秋被兵之頻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為地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東有齊北有晉欲伯諸侯其勢不容於捨鄭南有楚西有秦必得鄭而後為伯是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川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名也五伯何敢跋扈嘅強於後先哉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也○林氏曰衣裳之會四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秦武公卒弟立（是為德公）

史記曰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滅之○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于我之治亂反謂係于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疎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許下至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加兵而唯急于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有可乘之釁而不憂顧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之風偏于天下齊人滅譚晉人滅虢書于諸侯之策矣國有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宜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蔦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左氏曰初曲沃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蔦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至惠王立復之○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王卿

士辟子國之難

邾子克卒子瑣嗣

杜氏曰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挟為附庸居邾自挟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甲辰五年 秦德公元年 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于魯

晉武公卒子詭諸嗣 是為獻公

王崩太子閬踐位 是為惠王

秦徙居雍

史記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

時楚文卒子囏嗣 是為杜敖按左氏惠王二年楚文卒今從經

乙巳惠王元年三月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

人

履祥按曲沃賂周而伐晉必虢公實為之請故釐王亦使虢公命之虢公為王卿士不侯旅朝此蓋導晉也晉之朝王以曲沃始列於諸侯而詭諸又新為諸侯也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

履祥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咸在亟為逆昏非禮矣

秦德公卒子嗣 是為宣公

二年萬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王子頹作亂

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人燕人入寇立

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收膳夫石速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

師伐周冬立子頹

履祥按為國為子頹之師僖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齊人宋人陳人伐鄭詹鄭詹自齊逃來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蔡哀侯卒子肹嗣是為穆侯

三年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

杜氏曰南燕伯為伐周故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齊人伐戎

履祥按是時為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鄙王室可謂騷矣齊桓方霸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霸者之心蓋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夫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救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名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宜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于幽之後中國無事者十數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四年虢公鄭伯胥命于弭春奉王復歸於王城殺子頹王與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鄭厲公卒子捷嗣是為文公

履祥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國忽不書馬忽固自失突蓋終有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揜然諸侯受國於天子承國於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況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諸假鄭伯突以示褒與

王巡虢守

左氏曰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玨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鐸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五年秦作密畤

史記曰秦作密畤與晉戰河陽勝之

晉伐驪戎獲姬以歸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娣俱愛幸之

○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奔齊

史記曰陳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左氏曰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史記曰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二十一年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左氏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齊懿氏卜妻敬仲史記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魯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

其後亡也魯哀十七年成子得政

楚熊惲弒其君杜敖而自立是為成王

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

六年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以使也○陳氏曰聘未有不稱使者此私相為好也自魯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莊僖崩葬乎史記曰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二十一年

蓋不見於春秋而莊僖之際諸侯來聘乎盟主矣

楚人脩好于諸侯使人入獻春秋止書荊人來聘王賜楚子胙

史記曰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履祥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人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王久矣熊惲弑其君兄而自立故脩好諸侯入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包茅之不入則位定之後

跋扈如故可知矣

曹莊公卒子羈嗣

七年魯侯逆姜氏于齊以入使宗婦覿用幣

左氏曰秋丹桓宮之楹春刻其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履祥按魯莊公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譏況娶者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是可婚齊襄之女乎莊公於是年三十有七矣制於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也而後娶文姜薨葬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貶然擇婚可以自制矣而汲汲昏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女之幣遇於穀盟於鹿皆為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公之所以死乎至是將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桓公丹楹刻桷宗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侈亦非以誇姜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甚矣至於使宗婦覿而用幣此則誇媚哀姜也誇媚之則必驕縱之慶父叔牙之通閔公之弑蓋有自來矣

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

郭亡 三傳皆曰郭公左氏缺文二傳謂郭公赤歸於曹按郭無公爵而經有梁亡之例當作郭亡為是

胡氏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先儒或以為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八年衛惠公卒子赤嗣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侯盡殺羣公子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履祥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偪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九年晉始都絳

左氏曰士蒍城絳以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經世曰責內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十有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履祥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亦立然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於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霸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名伯賜命且命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邾子瑣卒遽葴立是為文公

荊伐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讎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于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

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子元歸自鄭而處王宮又明年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

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履祥按楚以戲興兵齊以微救惠此春秋所以狄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詘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初晉獻公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申生既是世子則齊姜當是元妃左氏所載或失其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及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史記晉獻公十二年生奚齊當是十一年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或曰二當作北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夷吾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卒諧羣公子而立奚齊

十有二年鄭人侵許事不見於傳許在當時必尚從楚也

十有三年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於京師

左氏曰樊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皮號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陳氏曰自齊桓公不以王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齊人伐山戎俾燕修貢於王

左氏曰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人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閔人犖自牆外與女公子戲子般鞭之公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魯一生一及成季曰是將為亂乎使以君命酖僖叔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卒立叔孫氏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閔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氏履祥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為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平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自魯莊之貶也此齊侯亦人之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伯主攘夷保夏之大略也

秦宣公卒弟立是為成公

十有五年魯人殺公子牙而立叔孫氏魯莊公卒子般嗣慶父弒子般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啟立是為閔公

履祥按魯自隱公將予其弟桓而桓公弒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於齊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

又婚於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狄伐邢

曹僖公卒子班嗣是為昭公

十有六年魯閔公元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齊人救邢

履祥按左氏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則是閔公亦豈慶父請之耶閔公立而即為慶父之亂矣而卒戕於慶父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趙夙於耿畢萬於魏

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謗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履祥按晉獻公方滅耿滅霍滅魏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夙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

十有七年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娶氏慶父皆出奔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僖公取慶父於莒殺之而立仲孫氏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使卜齮賊公於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

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履祥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夫仲孫之於魯非不知慶父之當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卒存慶父以亂魯國弑閔公雖魯誅慶父齊殺哀姜不其費力已乎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

○又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擣机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齊魯之事多闕不詳攷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具若閔弑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狄人殺衛懿公衆潰濟河立戴公以廬於曹

卒齊人立其弟燬是為文公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公子頑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弟任好立是為穆公

十有八年 魯僖公元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逐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於夷儀狄圍衛衛遷於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楚人伐鄭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於檉謀救鄭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為季孫氏

十有九年諸侯城楚丘以封衛

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左氏曰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穀梁氏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

燕莊公卒子嗣是為襄公

甲子二十年徐人取舒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於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散而為奇也次陘大衆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守境按兵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於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為犄角之勢明矣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二十有一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許穆侯卒於師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

及諸侯盟○公羊氏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穀梁氏曰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怗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怗荆也僅鼂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

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蓍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脱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及之畢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畢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黄人伐陳諸侯侵陳成歸轅濤塗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

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二十有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閔之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

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史記曰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左氏曰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禮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

王世子會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首止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

履祥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他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虞執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二十有三年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履祥按左氏此下敘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於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乎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乎洮之盟則左氏此說於經旨事情皆無所於當且所引徵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

微子已遜於荒武王入殷面縛非其事也
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二十有四年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齊侯
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毋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
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秋
盟於甯毋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齊侯
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

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
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
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豈
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
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
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
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曹昭公卒子襄嗣是為共公

二十有五年王崩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鄭伯乞盟太子鄭踐
位

左氏曰僖之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難懼不

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春盟於洮謀王室也鄭伯
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胡氏曰王人下士
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
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
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
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訐者止錄其名不以其
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
之上不以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

特繫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庚午襄王元年宋桓公卒子茲父嗣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履祥按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爾

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

傳曰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名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盟諸侯於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履祥按宰孔後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為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與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晉獻公卒奚齊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嬖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死之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

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辛未二年春魯侯如齊

林氏曰魯始屈于大國此魯侯朝齊之始也

狄滅溫溫子犖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

晉公子夷吾為晉侯是為惠公

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郤芮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郤稱出告大夫盍請君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哀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

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甿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於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

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國語記左氏

厥祥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釀晉亂者十五年於此孟子惡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而置君一唯秦之聽亦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

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履祥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然與其殺二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踣弒逆之名於後惜哉

三年王使名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左氏曰晉侯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氏曰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於王

四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夏楚滅黃

履祥按黃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陳氏曰以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履祥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陳宣公卒子款嗣是為共公

五年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左氏曰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

鹹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為戍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

六年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蔡穆侯卒子甲午嗣是為莊侯

七年楚人伐徐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諸侯之大夫救

徐

五月日有食之

齊師曹師伐厲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於婁林

齊大夫管仲卒

管子書曰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

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

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

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

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

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

與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

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

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

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

仲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

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

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

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甯

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

而不能以足恩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

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老泉蘇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者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桓公聲色不絕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伯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履祥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外則救徐而徐敗內則牡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西則與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君以歸桓公於此皆未如之何矣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令乘異產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衰絰跣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兼用

左氏

晉侯夷吾自秦歸於晉

左氏曰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衆說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十一月晉侯歸○史記曰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八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狄侵晉王以戎難告於齊齊侯徵諸侯之師入戍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會於淮

左氏曰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戍周會於淮謀鄆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履祥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鄆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畧於此見矣

九年齊人徐人伐英氏

報婁林之役英氏楚與國

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立無虧世子昭出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卒巳夜殯

十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鄭伯始朝於楚

魯人救齊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立公子昭是為孝公

子昭孝公

狄救齊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齊桓公邢人狄人伐衛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

履祥按齊桓公卒而鄭伯始朝於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為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

事固可知矣宋襄狃於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為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耶伐衛則與齊俱人之桓公殺而狄復盟邢則與人之桓公殺而狄重稱人夷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伯圖之盛也

十有一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豐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人魯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春秋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胡氏曰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曷為沒公而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入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

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之君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於鹿上至會於盂遂執宋公以伐宋於是列位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也

梁亡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氏曰梁亡魚爛而亡也○穀梁氏曰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

十有二年鄭人入滑

齊人狄人盟於邢楚人伐隨

左氏曰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十有二年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左氏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執宋公以伐宋魯侯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左氏曰諸侯會宋公於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氏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迎襄公歸○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而蠻夷執其會主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然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欲主盟於諸侯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不隱所以深貶之操縱大權自楚人出其事已慎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穀梁氏謂不與楚專釋是也○陳氏曰楚初爭長也

十有四年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左氏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侵祥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阻險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甸戎人肆威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子圉自秦逃歸

王召叔帶於齊

左氏曰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於京師王召之也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

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逼女器楚子入饗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庶畢夜出文芈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

履祥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

十有五年齊侯伐宋圍緡宋襄公卒子王臣嗣是為成公

左氏曰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胤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左氏以名穆公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呂成公謂舉已成之詩而作樂然考國語則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則左氏文蓋誤其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名穆公亦云則是自救其前之誤也）令節其文如此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名穆公亦云令周德既衰於乎又渝周名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晉惠公卒子圉嗣（是為懷公）

左氏曰晉太子圉為質於秦逃歸惠公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名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令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十有六年晉公子重耳入於晉以立（是為文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

傳曰初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左氏）狐偃曰吾來此也非以狄為可以成事也

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矣戾久將底誰能興之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管仲沒矣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國語）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怒子犯曰天賜也（左氏）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而載之（國語）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左氏）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告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曰吾不動矣姜曰不然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昔管敬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公子弗聽（國語）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浴薄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反必得志於諸侯得志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左氏）負羈言於曹伯弗聽（國語）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左氏）民以土服必獲此土受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左氏）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名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國語）秦

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享之趙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敢不拜左氏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國語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左氏○國語曰晉人殺懷公於高梁而授重耳○經世曰秦人殺晉懷公入公子重耳於晉　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無二三及君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左氏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乏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昏籍孤箕藥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皁財用不匱國語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

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之且禮所以觀忠

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德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音刈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鄭

左氏曰大叔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大叔以隗氏居於溫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於氾而後聽其私政

王使告難於諸侯

左氏曰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

宋公如楚

左氏曰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二

周襄王十有七年衛侯燬滅邢

秦伯師于河上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取帶殺之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王城晉侯入朝王賜晉侯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賁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衛文公卒子鄭嗣（是為成公）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胡氏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春秋之責中國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以禮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魯侯衛子莒慶盟于洮

十有八年魯侯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魯西鄙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

左氏曰公會莒茲平公竇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伐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履祥按自齊桓公之殁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楚方西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微晉文之霸則楚遂爭霸諸夏矣果爾庸非魯導之與是行也臧文仲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十有九年齊孝公卒弟潘父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魯侯及諸侯盟于宋

左氏曰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陳氏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予楚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竝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于頓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而已矣故雖序於諸侯之上而人之

二十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氏曰晉侯將侵曹假道于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于歡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魯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

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因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視之病犨東胷見使者距躍曲踊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為戎右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亡其讎我曲楚直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戎翦車乘敬翦君事詰朝將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矣為不可曰楚人嫂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方之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卒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曹伯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謫矣得臣雖從晉師不過請復衛封曹臣亦釋宋未有必戰之意也及晉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楚請戰矣春秋書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荊楚恃強憑陵諸夏久矣以至執中國之盟主今又戕穀逼齊合兵圍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陳氏曰城濮之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也宋公也則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與晉以霸也楚得臣何以稱人楚未有大夫也○左氏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文公為之也曹伯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曰楚師既敗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蒍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衛侯出奔楚

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諸侯朝于王所

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歐犬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而哭之歐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立公子瑕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公羊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

履祥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其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衛侯也公子歂夫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則先驅何以殺叔武之遽哉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末減衛侯也

二十有一年王子虎盟于翟泉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

履祥按杜氏謂翟泉在洛陽城內洛陽去今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王室而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為者宜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

二十有二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鄭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竇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治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厘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

履祥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玉免此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而歸名之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

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
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亦去之

履祥按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憂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

陳氏曰自桓王以下周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重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夷周於晉也

履祥謂夷周於晉猶未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二十有三年晉侯作五軍　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作五軍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履祥按齊桓公之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晉文公之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劣見矣

二十有四年楚子使鬬章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

鄭文公卒子蘭嗣是為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晉文公卒子驩嗣是為襄公

履祥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槩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為迂

穀

二十有五年秦人入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師勞力竭遠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帥天下諸侯以繼齊而為盟主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侯敗稱人然則善秦歟自韓原秦師無君大夫則非善可知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

晉人敗狄于箕

魯僖公卒子興嗣是為文公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

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人伐陳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鄤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二十有六年魯文公元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使毛伯錫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

王所愾則有錫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敝冕圭璧然後歸令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能初見也何為而錫命乎

晉侯來朝于溫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拜

衛人伐晉

楚世子商臣弒楚成而自立是為穆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以宮甲圍楚子請食熊蟠而死弗聽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二十有七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敗也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文之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魯公孫敖盟于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為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于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乖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二十有八年晉人宋人魯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以其服於楚也

王叔文公卒王子虎也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秦伯師還誓于師

書秦誓篇曰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穆公首拔古人之言盤難艱凡四語三韻盤如盤樂怠傲之盤人惟多盤所以樂放恣憚檢束喜邪忌正不能受責公引此意主受責而多盤其病源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穆公悔多盤之失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古今謀人猶云前輩後輩也前輩謂未可輕為乃反忌之於後輩則苟焉親信之此穆公悔其不能受責也雖則云然前過雖不可追後來尚可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復思用古人之謀也）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勇夫諞言皆今之謀人也既不欲用此勇夫矣又悔用諞言之舊失懲創之深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此因古謀人良士等而上之又思好賢樂善之人蓋兼有受責如流之美者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反上文而言蔽賢疾能之人蓋不但責人無難而已此善類之所以散而國家之禍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總言國家安危之效蓋由所謂善惡之殊而思得君子以終之穆公之意悠哉）○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間之皆為垂涕

履祥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為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爾

楚人圍江晉以江故來告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胡氏曰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二十有九年狄侵齊

楚人滅江

陳氏曰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

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履祥按伐滅西戎益國十二此非一時蓋史記總敘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大戎之難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之秦自大夫而為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武子聘于魯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履祥按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甯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羣公之廟賓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久矣而武子獨譏其不然魯之君臣亦慢不知省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甯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三十年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

會葬

三十年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使召伯

秦穆公卒子蓋嗣是為康公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曰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子王子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戎翟之俗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泰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習以為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為可歎耳

晉襄公卒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郢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履祥按晉自文公始霸後世賴之公子雍親文公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偪於穆嬴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其後靈公不君穆嬴卒以欲殺趙盾見弒而盾亦卒被弒君之名見義而為之不終惜哉然則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為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固有

此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三十有二年魯取須句

杜氏曰絕太皞之祀

宋成公卒子杵臼嗣（是為昭公）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晉趙盾立世子夷皐（是為靈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

左氏曰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履祥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焉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率可見矣況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衛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為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狄侵魯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之

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

春秋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内專廢置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何也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魯自是日益衰矣○陳氏曰晉始失伯也

三十有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踐位

晉趙盾魯公子遂盟于衡雍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魯使公孫敖入弔不至奔莒

曰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麐
謄録監生臣孫悦祖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三

癸卯周頃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二月葬襄王

魯侯使叔孫得臣來會葬

祥按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有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為已褻也

楚人伐鄭晉人宋人魯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非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曹共公卒子壽嗣是為文公

楚侵陳

左氏曰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燕襄公卒桓公立

二年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禱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蘇子盟魯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之

三年楚子伐麇

晉人魯人會于承筐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侯叔夏御緤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驂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搚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

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彭班御公子
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驅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
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
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四年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
子遂圍巢

秦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
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
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
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
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
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
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
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
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
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
曰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
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
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

履祥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秦康之戰
伐狄之人之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馬惡
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楸後
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
封至穆公始丈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
魯主晉而重違秦故厚賄之非徒以其丈也

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淳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履祥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戒是以交人之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於河曲之戰其甚見於邲之敗益一輳也

五年陳共公卒子平國嗣是為靈公

邾文公卒子貜且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晉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是為莊

左氏曰楚莊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

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六年王崩子班踐位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尹氏聃啓如晉

左氏曰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齊昭公卒子舍嗣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聘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鄭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趙盾為之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

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

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秋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穀梁氏曰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為齊人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著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己酉匡王元年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孫如魯盟曹伯朝于魯

履祥按魯晉宋曹之交畏齊楚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自齊反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人侵魯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齊人侵魯遂伐曹

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蔡莊侯卒子申嗣（是為文侯）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儳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宋人弒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是為文公）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世家云襄夫人使衛伯殺昭公）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

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薄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脩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甘歜敗戎于邲垂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左氏赤作惡

秦康公卒子稻嗣是為共公

齊人弒其君商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

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履祥按宋昭公不能其君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弒君之賊故邴歜閻職不書盜而二君皆稱國人以弒商人書君罪齊人嘗君之也

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

是為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紀公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履祥按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秋之法弑君而變置則立者為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不能為季友次不能為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取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五年魯宣公元　齊侯魯侯會于平州

田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自齊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

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履祥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為商人所弒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為遂所弒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弒舍惠公之為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既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已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充羞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之齊外為強齊所抑內為三家所專何樂於為君而為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胡氏曰楚晉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晉之取賂為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而亟病中國何義乎○陳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定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氏曰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敗解揚晉人乃還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履祥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傅而徒強諫此宣子之失也

六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甔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

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弊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鬬椒將攻楚子遂滅若敖氏○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曷為貶稱人以晉為甚不競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栢棼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之庸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晉趙盾弒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鬬且出提彌明死之靈輒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注謂靈輒亡當是宣子自出亡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

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履祥按左氏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非夫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鬬而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何怨於公而為此是必有所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為是言乎而反為趙盾謀也且盾成弒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弒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十月王崩弟瑜立

乙卯定王元年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伐陸渾之戎于伊川世為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屢興兵草誰之咎也以楚子伐戎為窺周則秦晉遷戎不亦逼周之甚乎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之伐戎未必非周室之幸也王城洛邑今河南之河南縣陸渾所居今河南之陸渾縣戎逼郊甸壤地蓋相入也則其觀兵于疆未必如秦師之過北門也而其問鼎亦未必如楚靈之求九鼎也亦不過以其為三代相傳之器諸侯未見之實因語及之遂為王孫所警爾王孫滿之

言蓋王室防制之意夫鼎實九州圖籍嫁言神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周室之意也治春秋者當以經為斷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經無貶辭愚以是說當時楚莊之心或無罪也且天下之罪莫大於逼王而楚國之利莫大於得陳鄭楚莊他日尚能縣陳而復陳得鄭而赦鄭而謂其首有逼周之師此必不然矣春秋誅心之書楚莊無是心宜春秋不以是為罪也

楚人侵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即晉故也

鄭穆公卒子夷嗣是為靈公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是為桓公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靈公弟堅立是為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鄭七穆所以盛）八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子伐鄭

三年魯侯朝于齊齊侯止之為高固請昏

左氏曰宣公比年如齊春秋皆致之蓋危之也夫以篡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至是如齊而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以定其位是以得此辱也

楚人伐鄭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五年河徙

西漢書曰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諸侯盟于黑壤

左氏曰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燕桓公卒宣公立

六年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盟吳越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鞻田若藝饘粥不致館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閒霜而冬衣其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倚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疇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賓國之賓至則以

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賓國之賓至則以賄之

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七年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使仲孫蔑入

聘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成公卒于扈子據嗣是為景公師還楚子

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柏梦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君將不言帥師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帥師則知其非與之也

衛成公卒子遫嗣是為穆公

八年齊人歸魯濟西田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衣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告二子遂殺洩冶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王使王季子聘于魯

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抑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偏惠以和民則

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

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叠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九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迎靈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

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

於齊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而又使陳人用之故春秋外二人於

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如何潴徽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甲子十年楚子圍鄭

左氏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爵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徂入盟子良出質

履祥按楚莊之於鄭國之甚久然入而不取也故春秋罪其圍而不罪其入以楚莊為善於此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孤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乘

子曰不可晉所以霸諸侯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欒子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欒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叔孫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聶子以為謝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聶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聶子不可士季使鞏朔趙穿帥七覆于敖前趙嬰齊使其徒具舟于河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逢大夫射其左越以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楚子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告唐惠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右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

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其大夫先穀即彘子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

史記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為莊姬

程嬰即程子也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新序

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名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趙氏之禍左氏謂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育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程嬰杵臼匿趙氏二說不同而史記之說人多不信以左氏所不載也獨邵氏經世歷書之履祥按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趙莊姬譖殺同括又一事但史記以為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則傳聞之失遂與左氏謬庚爾

楚子滅蕭

左氏曰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胡氏曰楚莊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一年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履祥按鄭之師士會欒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不幸而為鬬子之謀所敗為晉計者亦盍知所懲艾息民脩政於國而布德加禮於諸侯庶為可耳顧汲汲於討貳又使鬬子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救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謂伐陳不宋可以免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十有二年曹文公卒子廬嗣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無畏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十有三年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宋人使樂婴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為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故曰以王命殺也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之所以傾也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徵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以徇晉侯命晉士會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徇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 國語作聘

左氏曰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是為景侯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氏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郤克盟于斷道討貳也辭齊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欬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成其悔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郤獻子為政

魯侯之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春秋書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弒而非之也非

之則胡為不去之凡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六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貙

于緡

楚莊卒子審嗣是為共

魯宣公卒子黑肱嗣是為成公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堂壇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踊奔齊

十有七年（魯成公元）晉侯使郤犨來聘

如晉王季子伐茅戎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魯作丘甲

陳氏曰丘甲丘自為甲也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卒出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為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休少而從征多矣

十有八年齊侯伐魯敗衛師于新築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

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閒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及士燮欒書韓厥將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師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師陳於鞌郤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衛師衛師免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按二傳同叔子即笑郤克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王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賕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敢不唯命

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宋文公卒子固嗣是為共公

左氏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衛穆公卒子臧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於三吏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睦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勿籍

楚師鄭師侵衛遂侵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葬

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鯀救乏赦罪悉師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十有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討邲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鄢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作六軍

杜氏曰僭王也

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霸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于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履祥按鄭之可狄久矣獨於是年敗敗必於甚者是歲也覆諸夏之師於鄢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

楚再動干戈于許於是狄之以為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死襄公於是終於為狄矣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

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昭公立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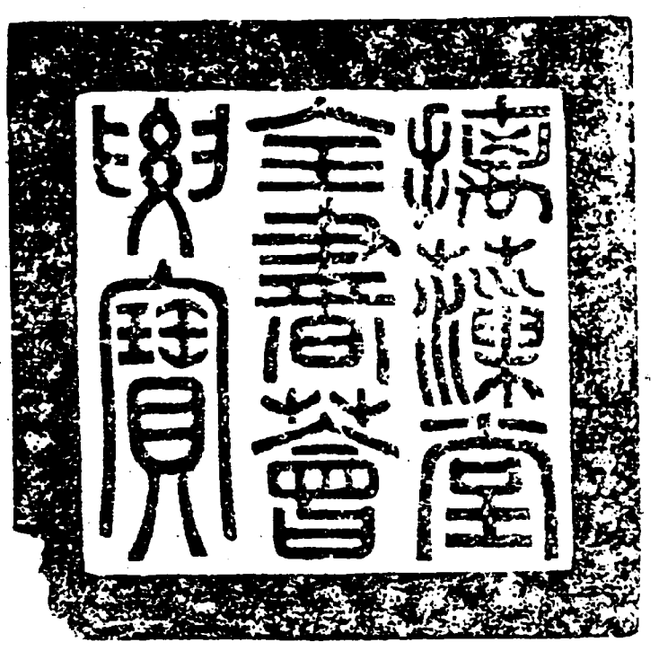
王崩子夷踐位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伯與許男訟馬子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懇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宋公辭以難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是為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吳傳弟仲雍卒子季簡立歷叔達周章熊遂柯相疆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凡十九世吳始益大稱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四 史部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晉遷于新田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謂韓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遷于新田

鄭悼公卒弟睔立是為成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鄭從晉故也晉師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軍師之欲戰者衆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侵沈獲沈子揖

吳壽夢來朝

吳越春秋曰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按年表吳與魯會鍾離當在簡王十年

二年吳伐郯

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

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同盟于馬陵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入州來

左氏曰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楚子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楚子楚子問巫臣對曰其信知螢之父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楚子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圍宋之役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謟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於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后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后至吳之為蠻夷不書至是以始大通於上國○陳氏曰吳楚之交兵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而賜命乎春秋罪

履祥按春秋吳入州來州來楚邑也而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也州來今淮蔡之地入州來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是始矣書吳伐鄆吳入州來以為此皆諸夏之憂也言春秋者謂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天下之辭此類是也

三年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從姬氏畜于宮此即史記所謂景公與婦嫗謀匿之宮中也

王使召伯賜魯侯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愾也何為而賜命乎春秋罪

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晉人齊人魯人邾人伐鄆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鄆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鄆　胡氏曰吳初伐鄆季文子固憂之矣然當其時晉弗能救及其既成豈得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自立亦可知矣

履祥按晉方通吳教之伐楚而已有爭鄆之役結夷狄以謀夷狄者亦不可不戒也然則晉之於鄆宜如何救之於前卹之於後其全中國之義乎

四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至

履祥按蒲之盟內則為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則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齊頃公卒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鄭秋鄭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

子重侵陳以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初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明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侯歸楚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左氏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五年晉使雟茷如楚報使

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是為厲公以會齊侯宋

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繻夏鄭人殺繻立髡頑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立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

澤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晉景公卒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武程嬰請死

史記曰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辟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勿絶○左氏曰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六年周公楚出奔晉

左氏曰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命王季子單子取鄔田于晉

左氏曰晉郤至與周爭鄔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蕃恣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蕃
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
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
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七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晉楚交聘

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
既許晉雠筏成而使復歸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
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脩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
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
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
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
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按晉楚之盟不書於春秋

而史記年表亦不見一二年間兵交自若今不欲削去存之以備參考

八年魯侯及諸侯來朝遂從王季子成子會晉
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
立是為成公成肅公卒于瑕
左氏曰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
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
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是年晉侯使郤錡如魯乞
師三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

我襄公迭我敝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則是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倘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

瑩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事又見檀弓）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逝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履祥按秦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惠公至於見殺皆以責賂獨文公待之得宜而秦穆亦不敢以待曳吾者加之然穆公恃恩而私鄭襄公忘好而敗殽自是以來秦晉之交兵亟矣至是晉假王靈率諸侯以伐之呂相之辭蔑秦之功獨背令狐之盟於秦為曲耳春秋不書劉成之出師又不書秦師之敗績以為晉假王命而劉成不與戰秦晉交兵而勝負不足書也

九年鄭人伐許

衛定公卒子衍嗣（是為獻公）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為太子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桓公卒子嗣（是為景公）

十年晉侯魯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諸侯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

時逆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葬曹宣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公懼告罪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宋共公卒蕩山攻殺太子肥華元出奔歸而殺山立公子成是為平公魚石奔楚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曰始通吳也陳氏曰齊桓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也

許遷于葉

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一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

軍子反子令尹將左重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君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賙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躁合而加躁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後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賙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子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子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耦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筏欒鍼見子重旌請曰彼其子重也曰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搆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止之弗及而卒

晉侯齊侯魯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會于沙隨尹子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人執魯季孫行父郤犨盟于扈而歸之

左氏曰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是以後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遷于制田晉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請止行又而殺之我斃魯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嬰齊魯之常隸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僑如奔齊

釋曹伯歸于曹

胡氏曰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實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

左氏曰晉侯使郤至來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二年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左氏曰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國語曰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讎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譜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今君逼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侯弑於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曰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定公卒牲立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燕昭公卒武公立

十有三年晉弒其君厲公來逆公孫周于京師

立之是為悼公

左氏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未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攻郤氏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殺溫季於其車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辭召韓厥

辭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詛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其稟不材孤之答也國語入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之屬　二月用厥也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史記曰晉襄公少子捷號桓叔桓叔最愛生惠伯談談生周○國語曰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詛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左氏曰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其稟不材孤之答也國語入　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之屬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國語曰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呂相也曰郤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子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最嗣士魴也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亂季犀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魏頡也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郤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士渥濁也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戎御知荀賁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

惇惠荀櫜文敏黨也果敢書之子無忌鎮靖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使則偏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公知和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供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賛僕○左氏曰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魯成公卒子午嗣是為襄公

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伯盟于

虛打

左氏曰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十有四年魯襄公元晉欒黶宋華元魯仲孫蔑衛甯

殖曹人苕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晉韓厥帥師伐鄭齊崔杼魯仲孫蔑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於是為宋討魚石彭城降晉晉人以五大夫歸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齊太子光為質於晉晉韓

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東
諸侯之師次于鄔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鄔之師侵楚
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
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九月王崩太子泄心踐位

欽定四庫全書

乾隆御覽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

乾隆鑑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五

庚寅周靈王元年正月葬簡王

壬戌曰五月而葬速也

鄭師伐宋鄭成公卒子髡頑嗣是爲僖公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荀罃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會于戚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魯仲孫蔑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會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曰鄭伯侵宋楚令也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矚我鄭伯卒於是子孚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

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二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人伐楚

單子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

左氏曰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秋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氏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后大夫專盟矣大夫專盟自宋始

三年陳成公卒子溺嗣是爲哀公

左氏曰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春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左氏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通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四年王叔陳生如晉晉侯使士魴來京師

左氏曰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會于戚

左氏曰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諸侯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齊侯滅萊

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鄭伯許男滑伯秦伯會于鄢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鄢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鄢及鄫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鄫隱之也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鄫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五年莒人滅鄫

齊侯滅萊

六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鄭伯許男滑伯秦伯會于鄢鄭僖公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鄢公子騑實弒之而立其子嘉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鄭僖公將會于鄢及鄫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公羊氏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鄫隱之也弒也不言弒爲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鄫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

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氏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履祥按鄭僖公之卒春秋不以弒書疑獄也獄之疑霸主之不明也明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殺之其冬子駟卒建從楚之策然則弒僖之獄非疑也夫以霸主在焉諸侯皆在焉而鄭僖之來其卒不明從其瘧疾之赴以是爲晉悼諸侯之病也春秋書會于鄀鄭伯髡頑如魯未見諸侯卒于鄀蓋憐鄭伯之志以責於晉悼及諸侯也先王之禮喪于朝魯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僖公加於人一二等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七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晉侯鄭伯齊人宋人魯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魯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左氏曰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禀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楚子曰吾既許之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諸侯伐鄭魯齊宋之大夫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曹邾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師于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鄭服也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且要盟無質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夫人卒楚子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履祥按秦將伐晉乞師于楚楚子囊言晉之不可敵可謂審矣然而歲有爭鄭之師何也益助秦則秦彊而得鄭則楚彊是以雖明於拒秦而昧於爭鄭也於是晉饑不能報秦而亦急於爭鄭益報秦不過得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得志於中國此又晉悼之大略也所以伐鄭而歸急於息民出積亦以饑故爾

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

左氏曰會吳子壽夢也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郤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辜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救宋

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圍之門于桐門衛師救宋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使鄭皇耳侵衛衛

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秋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尉止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子王子曰天下之形勢亘古今猶一也非有人以用之未必不反爲亡國之資虎牢之險鄭實有之鄭不能用晉城虎牢而鄭之勢遂窮犨牲玉帛待於二竟鄭之頑計弗能支也形勢之不可失也如此

以單子爲卿士

左氏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單門閎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旌之盟曰世無失職若單門閎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單門閎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年魯作三軍

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大夫良霄石奚如楚告將服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彊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園鄭觀兵于南門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放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軥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殷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胡氏曰程子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十有一年吳子壽夢卒春秋作乘長子諸樊立

史記曰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

王使陰里聘后于齊

左氏曰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有二年晉作三軍

左氏曰荀瑩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履祥按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爲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爲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

馬謖善謀孔明使爲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楚共卒子招立是爲康王世子出奔吳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宅宅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大

吳侵楚敗績

十有二年晉士匄齊人宋人魯季孫宿叔老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

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戍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逿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貴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陳氏曰向之會悼德衰矣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不親事於會者矣有伯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於是始悼公爲之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晉荀偃齊人宋人魯叔孫豹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若社稷何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荀偃令曰鷄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報櫟之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舍新軍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昃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歌之以怒孫子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太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衛人立公孫剽孫蒯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国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胡氏曰甯殖將死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諸侯之策則晉乘魯春秋之類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從其

淫虐以失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王使劉子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旧敬之哉無廢朕命○杜氏曰因昏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士匄宋華閱魯季孫宿衛孫林父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會于戚

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其定衛以待時乎會于戚謀定衛也

十有四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齊侯伐魯圍成

左氏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魯南鄙晉悼公卒子彪嗣是為平公

左氏曰邾人伐魯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襄十一年十三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晉人執邾子以歸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齊人之朝夕釋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君之未禘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圍厲丘毀其瓶重丘人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高厚逃歸於是諸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鄭伯晉荀偃魯叔老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齊侯再伐魯北鄙魯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十有六年邾宣公卒華立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魯北鄙圍防邾人伐魯南鄙圍厲丘毀其瓶重丘人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
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侯伐
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臧孫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
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
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之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邾人伐我
南鄙爲齊故也

十有七年齊師伐魯北鄙晉侯宋公魯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
圍齊曹成公卒于師子滕子髡嗣是爲武公楚公子午帥
師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綵繫玉二穀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
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
濟冬會于魯濟癸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

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
自其鄉入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
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
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
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
鼓下苟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郤
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
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
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

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
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
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
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
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
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
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逐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

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
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燕武公卒文公立

十有八年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齊靈公
卒子光嗣是爲莊公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

子如晉拜師歸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戴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王賜鄭大夫公孫蠆大路以葬左氏曰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產爲大夫

十有九年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曰范鞅以其亡怨欒氏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

桓主而專政矣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其黨羊舌虎十人囚伯華叔向籍偃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會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

庚戌二十有一年晉人徵朝于鄭

左氏曰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崩厥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魯于沙隨

左氏曰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

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鄭大夫公孫黑肱卒

左氏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伯張卒

孔子生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掌委積之官）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讀為樴見周禮與栽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也○又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泰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本姓解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共和行政武庚於朝歌武王

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于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鮒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

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二十有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

魯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左氏曰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賜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欒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晉入絳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線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賂之以曲沃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夭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也申驅次軍也曹開御戎公車也晏父戎為右貳廣公副車也啓左翼也肱右翼也大殿後軍也自衛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弗聽崔子曰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追之獲晏氂魯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陳氏曰自哀妻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

穀洛鬬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大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愼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章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惟儆懼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以逆天休將焉用飾宮以徵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二十三年齊人來城郚魯叔孫豹來賀城

左氏曰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杜氏曰郚王城也於是穀洛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

鄭伯如晉齊楚交聘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虎牢

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擇取其尤精者以與鄭人鄭人重賂晉大夫皆有賄晉侯以爲貪也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

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躁致楚師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燕文公卒懿公立

二十有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杵臼

欽定四庫全書

是為景公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伐齊齊慶封如師諸侯同盟于重丘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齊崔杼伐我以報孝伯之師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崔杼娶齊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鞫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八人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死於崔氏申鮮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嬰不踶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乃受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晉侯使逆衛侯將使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使趙武爲政

左氏曰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祭立

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史記曰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二十有五年衛寧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衍復歸于衛

左氏曰襄之二十年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以吾故也子鮮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喜告遽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

穀曰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太叔文子聞之曰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即剽無謚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

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慙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慙于晉

魯侯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晉人執衛侯

衛甯喜

左氏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執之而囚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齊侯賦藋蕭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侯言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侯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許靈公卒于楚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襄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志欲報之）大夫往獨鄭伯自行故許

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晉侯使士起入聘

左氏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左氏在明年經世在此年）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聚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屬之而

立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弗予成與疆告慶封曰夫子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慶封以告盧蒲嬰盧蒲嬰曰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疆殺偃無咎於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嬰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盡俘其家其妻縊遂滅崔氏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

二十有六年晉趙武楚屈建魯叔孫豹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許之告於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文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楚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自陳子木至自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
信太宰退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季
武子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

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曰諸侯歸
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
固必有尸盟者乃先楚人晝先晉晉有信也宋公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
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
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鄢陵而齊主諸侯至皋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喪之如税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乃使文子爲卿

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七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朝于楚楚康卒子麇嗣是爲郟敖

左氏曰宋之盟故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令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公如楚及漢楚康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人使魯公親禘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楚郟敖即位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

王崩大子晉母弟貴踐位

左氏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又曰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逸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遂巡而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鞫就復與之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願聞須一言王子曰吾聞太師將來吾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其成不驕自晉如周行不知勞王子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施門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曰如舜者天舜盡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者聖勞而不

居以利天下好善取與與必度正是之謂聖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延夫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其儀此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辯名命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尚王子曰人生而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君能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荒皆至無有怨訾乃登為帝師曠肅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成務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已王子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民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請入數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曲名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

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學也王子
曰汝不爲夫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
不柔志氣麤麤取予不疑以是御之師曠對曰瞑臣無
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
爲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知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
于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且吾問汝人之年長
短告也師曠對曰汝聲清汙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
曰吾後二年上賓于帝所汝愼無言族將及汝師曠歸
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大子晉之賢觀於諫壟穀洛可見
此篇雖淺陋亦或附會然存之以
見其夙慧
而早夭

燕懿公卒子欵嗣是爲
簡公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六

丁巳周景王元年夏五月葬靈王

夏四月葬楚康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皇覽曰靈王

冢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王生而有髭而
神故諡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絕

衛獻公卒子惡嗣是為襄公

闍弒吳子餘祭弟夷末立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闍以刀弒之

晉荀盈會齊高止宋華定魯仲孫羯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
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
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

吳子使札聘于魯齊鄭衛晉

春秋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
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
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
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
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
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遹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其名成尊於上也

履祥按吳季子之賢也而不書公子猶曰吳無公子也而亦不書季獨名之夷於秦衛楚椒焉夫子何以不賢季子與曰此所以賢季子也夫子之所賢宜春秋之所以責備也胡氏曰以其辭位避國不成父兄之志而終以成亂故貶之也夫季子宜立而又辭在夷末之卒爾此方夷末之初立也春秋安得先事而致貶貶必於夷末之卒因事而後可見也然則此夷末立使扎聘於上國杜註謂餘祭使之至魯未聞喪非也吳至魯不為遠餘祭弒則赴至魯矣為季子安得猶未聞也通嗣君也則昌為貶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而此行則越禮多矣夫當喪未君踰年而後即位禮也餘祭以弒殞厥臣子之至痛曾未踰

時而出聘如常時猶曰夷未之命也而請觀於周樂雖為博聞好學於禮固未為得也豈夷狄之俗猶未盡除與然則夫子雖賢季子而於此行則未可也

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左氏曰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宋災宋伯姬卒

公羊氏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然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蔦逐成愆成奔平畤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翬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明年春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奉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韓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穀梁氏曰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外蕃外蕃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胡氏曰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

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穆叔趙孟向戌子皮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

履祥按城杞之會為悼夫人也澶淵之會為宋災也二者謂非恤小救患之舉則不可然蔡般之事亂臣賊子之禍則又有大於此者而晉不之問以有弭兵之盟也蔡即楚久晉人以為討則懼有爭蔡之嫌再啓兵端若夫楚則圍為令尹亦將般矣此般之所以不討也存弭兵之小信而忘撥亂之大義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斯之謂與

鄭使公孫僑為政

左氏曰鄭伯有耆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朝者皆布路而罷既而朝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殯之而行印段從之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子石入皆受盟于子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晳氏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飲而殯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盟而復歸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

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三年魯襄公卒于楚宮子野立而卒稠立是為昭公

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衛侯如楚

左氏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寇盜充斥是以令吏完客所館高其閑閎厚其牆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藉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鄭子

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胡氏曰信斯言也則子弒父也春秋有不書乎故趙氏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其後傳寫誤以之為以字爾

魯仲由生

四年（魯昭公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

頼

左氏曰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壯讀舊書加于壯上而已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楚令尹圍設服離衛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邾悼公卒穿立是為莊公

晉荀吳始用卒敗狄于大鹵

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楚子麇卒令尹圍實弒之而自立是為靈楚公子

比奔晉

左氏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楚子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疾縊而弒之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子干出奔晉子皙出奔鄭鄭墓楚子于郟謂之郟敖楚靈遂即位遠罷為令尹啓疆為太宰荀子曰以冠纓紋之

杜氏曰以瘡疾赴

履祥按楚令尹圍弒其君麇而代之春秋不書弒而書卒舊說曰從赴告也夫弒君自立者必不以弒赴也而春秋正其弒此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於天下後世所為懼也何獨於圍而從所赴曰春秋之筆微顯闡幽弒其君而以薨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弒書之若夫圍之弒天下知之久矣號之會諸侯大夫皆料其篡於未弒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其徇於已弒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偽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槩論也雖然楚之無君臣父子久矣熊通弒其君自立是為楚武傳子及孫至此四世商臣又弒之而自立者凡弟子孫爭國而自相賊殺而莫之或討也然其為楚成已而其子孫能自立是為楚穆傳子及孫至此四世者僅存而無遺類矣聖人於此亦投畀有昊而已

五年晉使韓起聘于魯齊衛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氏曰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繇尸諸街加木焉

蔡漆雕開生

六年鄭游吉如晉齊晏嬰如晉

左氏曰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為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

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廛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

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氏曰前年冬鄭伯如楚春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是以先

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曰諸侯其來乎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其餘君之所及也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德遠而後興秋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滅其族將戮慶封椒

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使速殺之遂以諸侯臧賴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枝民不堪命乃禍亂也

鄭作丘賦

左氏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魯有若生

甲子八年魯舍中軍

左氏曰畢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以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是為哀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曰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陳氏曰初書越而稱人越驟張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

者楚謀之失也

孔子志于學

論語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九年鄭人鑄刑書

左氏曰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

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楚公子棄疾如晉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伯勞諸相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愿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楚蓋罷帥師伐吳吳人敗之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可也明年春齊侯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璧玉檟罕耳而還

十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衛襄公卒公子元嗣（是為靈公）衛齊惡來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子如衛弔追錫命

左氏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圉

十有一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哀公

卒楚師滅陳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憩之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十有二年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鞫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左氏曰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

左氏曰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

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臧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闕田與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有三年齊陳氏鮑氏逐欒施高彊

左氏曰齊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以如鮑氏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盡用其幣

宋平公卒子佐嗣是為元公

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蕴利生孽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子山而反棘焉子商反其邑子周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子山子商子周高氏所逐辜公子事在襄三十一年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晉平公卒子夷嗣是為昭公

左氏曰魯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孔子生伯魚

家語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會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憖王使單子命事於會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將往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弊幣重言甘誘我也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肹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栾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楚其有咎乎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對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罰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滅隣國而執其世子以歸殘之已為不仁乃以為犧牲而用之於冏山其殘忍刻毒無以復加矣

履祥按蔡般弒其君而立列於諸侯者十三年晉不能討使楚得借是以滅蔡而晉為請之名義皆不正矣何以復霸

單成公卒

左氏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襦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無守氣矣十二月卒

十有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鄭簡公卒子寧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徙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問乃曰不忍廟也將毀矣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墉弗毀則日中而墉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遂弗毀日中而葬

齊侯魯侯衛侯鄭子如晉魯侯至河乃復魯公子憖遂如晉

子憖遂如晉魯公子憖奔齊

左氏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初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莒慰于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中美為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氏南蒯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侯使鮑文子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 卷十六 三十六

履祥按春秋凡以地叛雖微必書而內叛不書內叛必有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蓋欲張公室亦公意也忠有餘而知不足以至此爾左氏專以勢利成敗論人故其形容南蒯之叛獨詳而不知春秋所以不書之意季氏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左氏不以為非昭公不以為悖而反譏昭公之不善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大罪也左氏與當時之言如此則人心習俗之變久矣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弒甘公過

左氏曰周原伯絞虐其輿臣輿人逐絞絞奔郊甘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殺甘悼公○杜氏曰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其無辱社稷是主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鐵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

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賀許圍蔡洧有寵於楚子楚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為楚子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楚子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楚子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即比）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蔡公使須務牟史猶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為司馬先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剿師及訾梁而潰楚子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子曰余殺人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沿夏將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求之以歸楚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干王曰人將忍子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殺囚衣之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蔓成然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國語曰陳蔡及不羹之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履祥按程子有言觀春秋者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昭定哀之春秋自楚靈卒以來考之於傳則於春秋筆削之意多有可議如公子圍公子比許世子止之事則春秋於亂臣賊子其誅舍若可疑者或左氏所傳不盡得其實與今考公子比之事如傳所言則經當書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公子棄疾自蔡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公子棄疾弒其君比而經書乃云爾者是或有可疑也蓋當反覆思之春秋

愛其子也亦如子乎可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矣棄疾歸罪於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監矣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同盟魯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水道不可吳子辭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

地叔鮒求貨於衛淫婁蒞者衛人饋叔向羹與錦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公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吉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苕人愬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

履祥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南蒯之謀公子慭從昭公如晉豈不欲通此意也而以鄆故辭公取鄆正季孫之罪也公子慭又獨往而意又不達以歸遂出奔齊至是執意如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脅魯矣又明年復以鄆故止昭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故胡氏謂當按邾莒所訴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由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家之民則方伯之政修矣乃不能然卒使季氏復強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為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令未

是有也戰國秦人之辭氣盱乎此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楚平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吳滅州來

左氏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共公立

十有七年晉釋魯季孫意如

左氏曰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曹武公卒子須嗣是為平公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卒子僚立

左氏曰初吳子夷末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陰諸樊闔戮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若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嗣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史記曰餘昧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之子僚

履祥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記所言則餘昧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蔡朝吳出奔鄭

左氏曰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禄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子怒曰余為信吳故實諸蔡且徵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王太子壽卒王穆后崩

左氏曰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

焉用之

十有九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左氏曰齊侯伐徐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晉昭公卒子去疾嗣是為頃公

左氏曰前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季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晉昭公卒平子如晉葬昭公曰子服氏有子哉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二十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鄭子朝于魯

左氏曰鄭子來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晉侯使屠蒯來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晉荀吳帥

師滅陸渾之戎

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陸渾子奔楚其衆奔丼鹿周大獲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昭公之春秋莫辯於吳楚也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二十有一年毛得殺毛伯過

左氏曰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曹平公卒子午嗣是為悼公

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昭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鄭裨竈言於子產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徼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

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不與亦不復火

使原伯魯如曹葬曹平公

左氏曰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

許遷于白羽楚遷之也

鑄大錢

國語曰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亂國也天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燕共公卒平公立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葬許悼公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穀梁氏曰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虩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氏曰許世子弒其君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履祥按古今亂臣賊子弒其君者蓋亦多故有以藥物弒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弒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又立此法其諸以示萬世之防也與

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
左氏曰楚子生大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欲譖諸楚子曰建可室矣為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曰晉之伯也遍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乎魯
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履祥按史記孟僖子屬其子事仲尼時孔子年十七而云僖子死然僖子死之年孔子年三十四蓋孔子

年十七時孟僖子相魯昭公適楚不能相禮以此為病其後使其二子師孔子非必在是年亦非必在其既死之後也所以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然適周亦不知何年但史記載孔子自周反魯乃與晉平楚靈同時則當在孔子二十歲餘又史記結語乃曰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則又似在昭公二十年之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蓋孔子觀周在之宋之杞之後故齊侯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以孔子備考三代之禮故也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

左氏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問伍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楚子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楚子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入魯問禮於孔子

史記曰齊景公與晏子狩因入魯問禮於孔子

鄭大夫公孫僑卒

左氏曰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蔡平侯卒子朱嗣

魯冉雍生魯冉求生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國語作二十三年蓋單穆公之言乃在二十三年也）國語曰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耳之察窮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窮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窮利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窮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窮平之聲則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窮而視正聽窮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敢不則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窮窮從平聲以窮樂律以平聲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有蕃殖之財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窮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左氏曰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聲和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

樂寇則不咸嶡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嶡矣
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
水

蔡平侯之弟東國攻蔡侯朱朱出奔楚東國自
立是為悼侯

魯顏回生齊高柴生

二十有五年王崩子猛踐位葬景王王室亂劉
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入于王城冬王子猛
卒是為悼王母弟匄立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盆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
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景王既殺子猛
之傅下門子國語併注補入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侍
者曰惲其嶡也遽歸告王曰鷄其惲為人用乎人異於
是人嶡實難已嶡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劉子摯
卒單子立劉盆五月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
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
殺單旗不捷劉子如劉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
殺還及羣子子朝奔京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
鞏簡公敗績于京茸平公亦敗焉單子欲告急於晉以
王如平時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
盟百工于平宮鄒肸伐皇大敗獲鄒肸梅伯諸王城之市
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
反伐之冬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
之師以納王於王城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王子猛卒立其母弟王子匄敬

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晉人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衛端木賜生

壬午敬王元年蔡悼侯卒于楚弟申立是為昭侯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憊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左氏曰正月壬寅二師圍郊郊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旄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鄒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取西鄙攻劉劉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郊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嚚以毛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毛氏又往矣對曰何害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子朝入于郊

晉侯使士景伯來鄭伯如晉

左氏曰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乃徵會諸侯期以明年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三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左氏曰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宋元公如晉卒于曲棘子頭曼嗣是為景公

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姒之諧殺申夜姑公若為之請不得怨平子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脩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於公為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侍人僚相告公以戈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

伐季氏殺公之子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若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欽定四庫全書

繻繻從公無通外內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若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孔子如齊

史記曰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

乎魯○論語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履祥按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夫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嘗削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為正他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四年王使單子如晉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以師至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左氏曰往年冬尹氏涉于鞏梵東訾弗克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官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

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顓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

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覬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楚平卒子壬嗣是為昭

左氏曰楚平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乃立昭

五年吳子使季札聘于晉吳弒其君僚諸樊之

子光立是為闔閭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吳子吳子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堦戶席皆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遂弒吳子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履祥按僚稱國以弒春秋不以光為賊也吳諸樊凡弟相傳凡以為季子爾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之子之國也僚恃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弒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弒罪讐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弒君為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初昭公之孫于

齊也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

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

猶之人高齮賈子猶齮以錦示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

之百兩一布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宋元為

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君

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而繼

之無成君無辱焉從之秋會于扈宋衛皆利納公固請

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不獲君弗克而自出

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

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

賛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

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

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

辭小國而以難復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

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

以君出

曹悼公卒弟露立是為靖公

楚人誅費無極

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無

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

必觀從以酬之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乃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孃之國人弗孃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國言未已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晉籍秦來致諸侯之戍

六年魯侯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鄭定公卒子蠆嗣是為獻公

晉六卿殺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七年殺召伯盈尹固及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鄸以叛陰不佞討敗之皆子之黨朝

八年晉頃公卒子午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有豐有省不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楊焉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九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吳伐越

左氏曰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王使富辛石張如晉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苫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鞏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魯昭公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是為定公

左氏曰昭公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以公衍為大子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苟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

君使躁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躁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謂季孫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鄆十有二月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曰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十有一年 魯定公元 晉人執宋仲幾

左氏曰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郯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十有二年盜殺鞏簡公

左氏曰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夏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楚囊瓦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

十有三年邾莊公卒益立是為隱公

衛卜商生

十有四年陳惠公卒子柳嗣是為愍公

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諸侯盟于皋鼬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履祥按自二霸以來未有盛於召陵之會皋鼬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尊王於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為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春秋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左氏曰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

州犂之孫郤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陳于柏舉夫槩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吳句卑到而畀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楚子奔鄖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無令名非知也鬬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楚子所在而後從之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

楚平殺莫成然

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明年申包胥以秦師至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穀梁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曰楚平伯嚭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嚭伯嚭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拋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

王乃復○左氏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言偃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一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七

周敬王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

於越入吳於越猶言邾婁筍子有於越作于越者非

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魯陽虎囚季孫斯

左氏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

左氏曰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將嫁季芈季芈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燕平公卒簡公立

魯曾參生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寇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冬王處于姑蕄

左氏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天王處于姑蕄辟儋翩之亂也

十有七年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

齊侯鄭伯盟于毬

左氏曰齊侯鄭伯盟于毬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陳氏曰此特相盟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毬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國夏伐魯西鄙

左氏曰齊人歸鄆陽闞陽虎居之以為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王入于王城

左氏曰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
曹靖公卒子伯陽嗣
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是為閔公
史記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
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
衛君者涉佗成何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拔衛侯之
手及挩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
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
曰癸巳至公飲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備諸以壬辰為
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
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違之徵死桓子曰而能
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
楚怒馬及衢而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
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
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
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
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
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
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宓不齊生

十有九年公山不狃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張氏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爾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履祥按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以知其不可也抑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已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也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

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鄭獻公卒子勝嗣是為聲公　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

魯閔損生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左氏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曰景公歸謫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侵鄰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皆叛

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

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及齊師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子盍圖之對曰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駟赤謂侯犯以郈易於齊必倍與子地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郈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

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氏曰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偪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之民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

正卯墮三都為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郤意茲曰鋭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諸大夫之軒唯郤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履祥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矣而其君輕率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與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晉趙鞅謂郤鄤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十一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郤鄤令欲從著已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郤鄤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

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梁嬰父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史記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

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參用家語○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朱子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四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履祥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孔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

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亦謀所以為靖亂興哀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邾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欲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桓子捨己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哀敗之餘籍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桓子豈甘於終絀者縱桓子甘於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何懼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為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湎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膳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為女樂孔子為魯司寇於此而特發於膳肉耳孟子之言曰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於大夫是昭然踈郤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是為執

史記曰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至

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二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吳闔廬卒子夫

差嗣

左氏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

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齊宋會于洮范氏故也

王使石尚歸脤于魯

衛世子蹦瞶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蹦瞶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蹦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戲陽速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孔子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

史記曰孔子遂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匡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曰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締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論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履祥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二十有五年孔子去衛過曹

史記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實

左氏曰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定公卒子蔣嗣是為哀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適宋及鄭至陳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履祥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爭於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懼也

也有子魯子之門人曾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為此類也

二十有六年魯哀公元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曰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哀也曰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

齊侯衛侯伐晉救鄆鄆

吳侵陳事始見十四年

左氏曰脩舊怨也○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

嘗問焉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禮記人名互誤今正于此○左氏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罷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十有七年衛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氏曰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履祥按公子郢之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亦賢者之過間嘗思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不命之於朝廷之上而言之於郊野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於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意也而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歿夫人立之也郢立於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為矣況正犯蒯聵之所以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為賢也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

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予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援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縶之吏詰之御對曰疝作而伏衛太子禱曰魯孫蠲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孽討之蠲瞶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逢蝀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逢蝀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鄟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蔡遷于州來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遷于州來

燕簡公卒獻公立

二十有八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係

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胡氏曰崩曠前稱世子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崩曠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魯桓僖宮災

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

殺萇弘

左氏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

履祥按周之衰也受制於諸侯其益衰也受制於諸侯之大夫然周之益衰亦天子之自取也夫以萇弘之賢足以振起王室應對諸侯天子不能用之而使為劉子之屬劉范世姻於是乎右范趙鞅敢以為討而天子又殺之以說趙鞅之意噫此周之所以益衰與

魯季孫斯卒

左氏曰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使召冉求

晉趙鞅圍朝歌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

秦惠公卒子嗣是為悼公

二十有九年盜殺蔡昭侯昭侯國人立其子朔是為成侯

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

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三十年晉趙鞅逐荀寅士吉射奔齊

左氏曰晉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史記曰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

齊景公卒少子荼立

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齊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三十有一年吳伐陳楚子自蔡如葉按世家孔子遷于蔡

歲

左氏曰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史記曰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魯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履祥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兼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於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存之　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史記作七百里朱子謂恐

無此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顏回卒按顏回卒當在三十年內但孔子自陳蔡至葉乃在此二年之間雖因春秋書於吳伐陳之下而其交聘酬酢則在前矣顏淵之死當在陳蔡之間正合顏子三十二歲而卒之數然子西止昭王之辭猶以輔相有如顏回之說則是顏子尚存也顏子之死或是在塗或是歸省而死於家皆不可考今以事相次附三十一年之下

論語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履祥按顏淵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於予而夫子幾於吝然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於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間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之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椁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魯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殁已有喪予之嘆後六七年反魯荅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為好學且有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之說然則魯子非邪蓋魯子之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其齒最在諸弟子之後當孔子對哀公之時方二十有二耳下逮孔子歿魯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乎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魯子之學孟子稱其詩讀其書而必尚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其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楚昭卒羣臣立其子章是為惠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

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禜諸郊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來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已率常可矣

履祥按史記昭王病於軍中云然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蓋是言乃在軍之初時孔子在陳聞之此孔子所為從楚之聘也而卒不遇是亦楚之不幸也

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句踐之女楚昭之姬也楚昭謁遊既驩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閽死為榮不敢聞命楚子嘆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之於狐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薨於軍子閭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塗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為惠王

孔子自楚反

按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者楚之縣也論語載葉公問孔子於楚昭王之事史記皆在蔡葉之間但史記於在衛之事蔡葉之事皆重出而不考今姑畧之

史記曰其秋楚子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按歌鳳史記莊子皆不同今以論語為正於是自楚反

史記自楚反衛今考之衛

世家四年
方至衛

齊陽生入于齊是為悼公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氏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鼂不可以二鼂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殺諸野幕之下事又見公羊氏傳

三十有二年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魯侯會吳于鄫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

經世曰吳會魯于鄫以伐齊○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氏以此二句為孟氏之言　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三十有三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不救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柞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三十有四年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也吳城邗溝通江淮

三十有五年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齊人實弒之而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左氏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氏曰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孔子自陳復至衛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

為季氏宰於魯何以得問子貢益魯衛地近冉有或請間省其師或以聘問出疆或未與其政事皆不可知○朱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曰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益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又曰夷齊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事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慨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之事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始末請于天王告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而子路不悟故卒死孔悝之難而不知食其祿之為非也

履祥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於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以度日是謂君子於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或待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返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於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三十有六年齊國書帥師伐魯魯侯會吳伐齊
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
左氏曰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
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
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
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
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
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
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
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
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
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
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
吳子伐齊克博至于嬴陳僖子謂其承書爾死我必得
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
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
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
戰必死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
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吳之

將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履祥按義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於檇李而死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之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可謂有復讎之志矣僅有夫椒之敗而遽受其平今又受其豢子胥之諫利害雖明而復讎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讎於宗國獨不能使其君報父讎國乎夫差舍復讎之義而好大喜功爭衡上國訖為讎所乘以斃爭衡者血氣之用事也忘讎者義理之不明也子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

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史記世家曰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論語曰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履祥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皆是也而夫子荅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者固亦克已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荅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荅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諭曉之可謂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既歿之後也說又見前

孔子敘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讀

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履祥按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篇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弟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百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

皆出孔子朱子嘗引漢書以證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太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殁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為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慎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

而幽厲傷之又終於從魯而祔郊祔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以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孔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燕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槩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辯其非也不然孔門之諷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繁纓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邪至於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象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實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為證或未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末引子曰以為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邪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文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死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文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文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為

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之

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聽○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履祥按魯自宣公初稅畝而田賦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敘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畧之

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橐皐

左氏曰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緩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三十有八年單子晉侯魯侯會吳于黃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吳及越平

左氏曰夏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

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因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太宰言於夫差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吳越春秋曰黃池之會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之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相逐於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開溝深水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七千三百二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八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

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孔子作春秋

史記世家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

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

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

履祥按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止作為史記猶網羅遺聞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佚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如楚子麋卒之類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為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為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同功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為之說則又鑿矣

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

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馬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者殺之而逃陳豹為子我臣與之言政說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將擊之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劒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謀弒其君不克入于曹以叛自曹出奔衛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

左氏曰宋桓雕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雕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雕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雕之兄向棄也至告之故對曰雕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馬以命其徒攻桓氏雕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雕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向雕奔衛公文氏攻之奔齊向巢奔魯宋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論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集註曰牛之兄向雕作亂牛憂其為亂而將死也○左氏曰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向雕出於衛而奔齊陳成子使雕為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杜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履祥按向雕之亂司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氏病其意圖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掊致史所愛愍然何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所以敬而無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驁是為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履祥按弒君之賊人得討之孔子告老久矣而兩言從大夫之後則見音見大夫當何如也不敢不告猶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然兩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為齊弱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於夫子則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子暮年有此一事又不得為而天下迄不得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聖人有為之略深可歎哉

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履祥按哀公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饑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蓋且對年饑一句以寬民力為重也及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是因盍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之意謂國家以民力為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欲獨足其誰與守之則是有國者當以民力為重而已

四十年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東萊呂氏大事記解題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平出奔元王五年犁丘之役無平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曰田始食邑也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晉趙鞅嘗納蒯聵于戚此師其為蒯聵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

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視其為蒯聵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謹與闔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願也乃歸成

熒惑守心

史記曰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四十有一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為莊公其

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鄄臧來告

左氏曰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名獲奉輒奔魯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鄄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而行出奔宋

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巳丑巳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孟子曰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瓠覺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柞枌雜籬安貴五味毚檀之木不生荊棘刺人之草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奔宋又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建也）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

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潘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不可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克則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使寬為司馬子期子期而老於葉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四十有二年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國語曰越子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于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

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越子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大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腊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吳子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

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子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子起師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於沒呂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圍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圍吳以大夫種始謀考之必姑結成而退至於再舉始圍吳也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

左氏曰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椋之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戰乃還

楚滅陳殺陳湣公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帥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滅陳○史記曰楚惠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

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其君瓘賕瞶而與晉平晉立公孫般師莊公死于戎州已氏

左氏曰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吾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輿殺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馬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吋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齋馬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欲逐石圃未及石圃因匠氏攻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齊侯魯侯盟于蒙

左氏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甲子四十有三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復石魋與太叔遺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

史記曰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子嗣是為厲公

四十有四年越人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

師不及

左氏曰越以誤吳也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呂氏曰報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

吳伐楚

呂氏曰為越所驕也楚世家書吳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魯叔青來京師

丙寅元王元年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

左氏曰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氏曰晉公室卑

吳子殺公子慶忌

左氏曰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呂氏曰慶忌以勇聞於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為正

越圍吳

國語曰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斁往從其所剛彊以禦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牡益左以為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在管子十五卷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初為管仲范蠡之學

者潤色之然圍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蠭之謀也

晉定公卒子錯嗣是為出公

晉趙簡子卒立其次子無恤襄子○按世家趙武生景叔景叔生簡子簡子鞅生無恤

司馬公通鑑曰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以無恤為後在敬王二十年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國語載此事在鐵之戰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也

蜀聘于秦

呂氏曰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秦之俗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荀瑤智伯也○通鑑曰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在前今以荀瑤初見於史故原其始

二年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大事記在元王元年按史記世家在

襄子元年則元王之二年也

左氏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請

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煩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又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曰宜哉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夏屋山在今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乃北方之險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山在今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所載死事甚詳與此不同見史記正義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呂氏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至于陽穀

成其善是安得為繼志之孝乎

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

左氏曰越人始來杜氏曰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

左氏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與蹈叶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書與憂叶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三年越人納邾子益於邾太子華奔越
左氏曰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華奔越

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越圍王臺夫差懼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句踐弗忍將許之范蠡進諫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句踐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句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注曰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泰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世家曰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呂氏曰徐州即舒州也字从人音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為伯

世家曰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吳

越春秋曰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越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

世家曰句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外紀曰越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赴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懲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履祥按左史倚相見於楚靈之末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舊云左氏傳丘明所作前儒非之謂左丘姓而明名其人於夫子年輩為先此左氏非左丘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楚左史倚相之徒為之其信然乎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

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及至五湖辭於句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句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句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加誅於子子其圖之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史記曰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四年晉荀瑤告伐齊

左氏曰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馬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犖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吕氏曰知伯賢於人者五犖丘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彊毅果敢也告於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魯叔青如越越諸鞫聘魯

蔡成侯卒子産嗣是為聲侯

楚人聘于秦

五年晉侯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馬能進是黷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為夫人荊為太子

左氏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

左氏曰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太子名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臧賓如辭之乃止○吕氏曰諸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為首誅而又寵

秩之其不終伯也宜哉

履祥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左氏傳宰嚭復見於越為魯納賂二書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為正句踐謂欲赦吳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句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伯之罪人也

義渠聘秦

六年衛侯輒出奔宋

左氏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為夫人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衛師聲子竊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衛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遣諸其室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魯侯自越反

左氏曰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鼠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鄙子士請禦之

七年越皐如后庸宋樂茂魯叔孫舒伐衛納衛

侯輒衛人賂之不克納衛人立黓是為悼公

左氏曰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文子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

衛人使司徒期聘於越

左氏曰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以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遂卒于越

屢祥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聵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為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亡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於孔子不失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妄也是不然惡莫大於拒父其他小事則輒年齒尚少聽於孔叔而孔叔又聽於季子所以其惡未著耳

宋景公卒大尹立啓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公遊於空澤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名六子曰君請六子晝至以甲劫之曰無為公室不利大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

是為昭公

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孟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

王崩太子介践位

晉荀瑤城宅陽

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冉攻魏芒卯于北宅乃此地屬滎陽

癸酉貞定王元年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越人使后庸聘魯且言邾田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

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名曰固將名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左氏曰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名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顏庚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楚滅陳此証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壓齊師之門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

衆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履祥按陳常智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學者當考其所以得失成敗之故也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魯人立其子寧是為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古史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歸於有山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履祥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薨於其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弒而實弒也

二年魯悼公元今本年表在四年大事記辨云在二年經世同

三年晉地震

四年燕獻公卒孝公立

越滕執卒子鹿郢嗣是為鼸與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滕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鼸與

履祥按勾踐太子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鼸與當以左氏紀年為正鹿與適語訛爾鼸與必其號猶勾踐之號滕執也滕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即華言德云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虒蠆晉士也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

六年晉人楚人聘秦

鄭聲公卒子易嗣是為哀公

晉河絕于扈

八年秦墜阿旁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十年越鹿郢卒子不壽嗣是為盲姑

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為已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晉荀瑤滅夙瑤

大事記曰夙瑤狄國也戰國策作亦由知伯欲攻夙瑤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瑤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瑤亡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而專其政

史記曰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紀年作敬公

忌善知伯早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蔡聲侯卒子嗣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於藍臺

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

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南文子公孫獳牟也）○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詆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蜩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

晉河水赤三日

秦伯帥師與縣諸戰

十有三年晉取秦武城

史記秦紀曰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平公卒子積嗣是為宣公

陳成子卒子盤代（世家自陳完至成子恒七世）

大事記曰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田盤世本作班

履祥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興其意蓋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荀瑤之譏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他

十有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

國語曰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矣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經世）

通鑑曰知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知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

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知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知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知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知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知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知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此下通鑑雜取國語史記戰國策而文不同今一以通鑑文公所節為正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

通鑑曰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産黿民無

叛意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

通鑑曰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知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

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知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殺知伯於鑿臺之上）○左氏曰趙襄子懼於知伯之命乃使張孟談潛行見韓魏之君而與之謀反期以甲子之夜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於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國語此事繼簡子之後外紀係此恐非然別無考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

大事記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首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於左傳魯襄公十一年秦記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自為制度不用禮故官名異於他國

衛悼公卒子弗嗣是為敬公

蔡元侯卒子齊嗣

十有九年燕孝公卒載立是為成公

二十年越盲姑卒子翁嗣是為朱句

越人迎女於秦

履祥按此越子翁立而婚於秦也

二十有一年晉知寬奔秦

大事記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率邑人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史記自蔡仲至侯齊二十四世

大事記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周武王克殷封之於杞自東樓公至簡公春凡十九世楚惠王滅之○史

記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契之後為殷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為秦項羽滅之垂夔龍後不知所封右十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古史論曰宋杞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遺失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惟義渠猶在內餘皆徙居於外焉

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年表失其月

秦厲共公卒子嗣是為躁公

二十有八年王崩子去疾踐位弟叔弢之少弟嵬殺叔而立

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公

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

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酈道元注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躁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歟今屬興元府

辛丑考王元年

二年晉哀公卒子柳嗣是為幽公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史記曰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年表失其月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

八年彗星見

九年楚惠卒子中嗣是為簡

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衛屬于晉韓趙魏氏

世家曰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

十年楚滅莒

大事記曰楚世家簡元年北伐滅莒杜氏釋例曰莒國嬴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也十一世茲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四世楚

滅之

魯悼公卒子嘉嗣是為元公

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履祥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譏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其初為人如此魯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弟立是為懷公

秦紀曰懷公從晉來享國

十有三年晉桃李冬實

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踐位

衛公子黔弒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

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色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周矣

履祥按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而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而立然而少弟揭在焉使揭而復迹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為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丙辰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

浣為後獻子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於代是為桓子

史記曰襄子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呂氏曰汲冢竹書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管子云狄滅邢衛齊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按五鹿在魏州元城鄴即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後云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亦在牟山之側也

秦庶長鼂弒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是為靈公

大事記曰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秦記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秦記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共公卒子已嗣是為幽公

晉韓康子卒子啟章代武子○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萬自萬至康子虎九世魏桓子卒子斯代是為文侯○世家畢公高之苗裔孫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八世

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

史記曰襄子弟桓子逐獻子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以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子

三年晉韓啟章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

四年秦作上下畤

大事記曰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六年盜殺晉幽公魏斯誅亂者立其子止是為烈公

大事記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蓋有脫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子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威烈

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韓啟章都平陽趙浣城泫氏

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泫氏今澤州高平縣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少梁

越滅郯

大事記曰郯少皞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太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郯實司之至於戰國二皞之世獨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臧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嘆也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秦城墊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

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魏猶沿其習俗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為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與

十年晉趙氏城平邑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履祥按魏城少梁而秦墊河瀕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而自立是為慎公頹敬公之孫也

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為簡公

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

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

諸侯於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傅會其世系歟

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敗于鄭下 秦敗也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圮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為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

履祥按河壅龍門至底柱此西河東圮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則河患始大

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大事記曰世家作伐魯莒及安陽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今宗州楚丘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越朱勾卒子翳嗣

十有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 年表作取都

十有六年日有食之

王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是時三晉自

通王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卒子顯嗣是為穆公顯世本作衍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齊田莊子卒子和代是為太公

禮記曰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大事記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其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履祥按禮記所載則田莊子之卒當在魯穆公立之後而大事記書在前一年今姑改書於是年而悼子之有無長短又有所不暇考也

十有七年魯侯薨禮孔伋孟子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劒

大事記曰佩玉三代也佩劒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秦記七年又書百姓初帶劒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

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澄城縣界

晉韓武子卒子庚代是為烈侯景侯趙獻子卒子籍代是為侯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山

外紀曰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縣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盂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摯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傳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通鑑目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大事記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索隱之說亦然

履祥按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異時中山所以復強與

秦堅洛城重泉

大事記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括地志云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於七年今按洛城蓋以

上洛水為名
上雒漆沮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滋甚質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敢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

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嵫嶇於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畀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于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熾魯於是乎失菩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成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之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成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為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於百六十年乎

秦初租禾

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

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雒陰城在水南合陽洽水之北括地志云合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

楚簡卒子當嗣是為聲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古杞國

鄭城京

大事記曰備韓也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于卜子夏友田子方敬
段干木（史記年表在此年世家在安王二年通鑑總在二十三年）
通鑑曰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
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
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
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
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
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
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大事
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
史記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
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
敬之蓋得其實○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
而軾之其僕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
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
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君請相

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
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
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
敢攻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大事記曰括地志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
屬河南府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齊宣公鄭繻公）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大事記曰毋音貫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
里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上地
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通鑑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
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
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

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為將拔秦五城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為上地守外紀載李悝事於威烈王十四年今并見於此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為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忽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

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

齊宣公卒子貸嗣是為康公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吾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

舊作相國公仲連相國非當時之官後人追書也年表書此事於威烈王二十四年以番吾君之言逆數公仲初相之歲當載於此

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子購由嗣是為悼公

大事記曰按外紀昭公當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知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魏韓之滅知伯又推其始以及知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

2752217 Z121.5/Y74

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1991年 09 2 4日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